



世界文學名著

蘇后馬麗慘史

杜馬著
魏易譯

THE TRAGIC STORY OF
STUART MARY, QUEEN
OF SCOTS

By

ALEXANDRE DUMAS

Translated by

WEI I

世界文學名著

蘇后馬麗慘史

蘇后馬麗慘史



天下事有不可理解者。如某姓某名。歐洲君后中有以之爲姓名者。大都無好結果。先就法國論。法王之以亨利爲名者。類皆不得善終。例如亨利一世是中毒而死的。亨利二世是在比武場中被敵人槍殺的。亨利三四兩世都是被人暗殺的。亨利五世現正在位。就其以往之經過而言。可算得凶多吉少。將來如何結局。祇有上帝可以預先得知。我輩凡人。便無從猜想了。再說到蘇格蘭國。他們的君主凡是以司徒爲姓的。亦都不得好死。司徒氏第一代開創國之君名叫洛渤德一世。享年不滿三十。便得瘡癩而亡。洛渤德二世。要算是這朝最有福氣的君主。然而也曾下過地牢。後來又得雙目紅腫之病。到死也不會醫好。洛渤德三世。祇有兩個王子。後來一個夭亡。一個被敵人所擒。自己又悔又痛。竟至一病不起。自他死後。因無的嗣繼位。這王統便傳給約各一世。這位國王。一日遊幸某處道院。爲仇家刺死。約各二世與敵人交戰時。飲彈殞命。約各三世和敵人戰敗以後。藏

避在鄉間某磨坊。他的侍從追尋至此。而他已被人殺死。訪拿凶手。亦無下落。約各四世。亦是兩軍陣前死於非命。約各五世是爲兩個兒子雙雙戰歿。一痛而絕。約各六世名義上雖是君臨英蘇兩國。實際上他的母親馬麗「卽本書之主人」死在斷頭台上。他的兒子卡而司一世。兵敗被擒。被革命軍首領克林威爾斬首徇衆。像這類國王。還有什麼生趣可言。一生戰戰兢兢。可算得和淚度日。他的兒子卡而司二世。大半生活都在放逐之中。他死後無嗣。國人尋得王族中名喬治者舉爲國王。在英國稱約各八世。在蘇格蘭則稱爲約各三世。他的末路。尤其可笑。別人是兵敗逃亡。在他則兵並未敗。已成爲去國王孫。後人每說到他。莫不笑爲過於膽怯。他的兒子卡而司愛德華。自從大貝及克洛登兩次戰敗以後。祇落得無處容身。躲藏在深山窮谷之中。後來被法國漁船救起。已是衣履不全。漁船上人將他渡至意大利之佛羅倫司。竟成了個末路王孫。形同乞丐。直到臨命之時。路人看見了。尙不知其爲金枝玉葉。說來煞是可憐。他的兄弟亨利白乃的德。便是司徒朝的末代國君。名雖一國之主。實際上不過每年得英王喬治三世英金三千鎊的乾俸。藉以維持生活。後來他臨終之時。將王室貴重寶器。遺命傳給韓奴佛「繼司徒的國君之姓」一姓。從此國祚易姓。

司徒氏的子孫。便永與王冕長別矣。

至於司徒氏一姓王后之中。其遭遇最慘的。無過於女主馬麗。他在十九歲上。已是父母雙亡。他的第一個丈夫。法王佛蘭素二世。亦於是年薨逝。馬麗雖是少年寡婦。可是身兼兩國君主。在法國是攝政王后。在蘇格蘭竟是當陽女主。他十九歲這年。正是西歷一千五百六十一年。這年八月。蘇格蘭文武大臣因法王已死。女主宜乘時歸國親政。特派大員駕着兩隻樓船。前來迎后歸國。馬麗舅家亦是法國王族。這年八月九日。他母舅幾斯大僧正。幾斯公和公夫人。度梅爾公等。親自護送甥女赴凱來海港。蘇格蘭迎鑾大臣梅味容。早在船中預備一切。馬麗到凱來後。一時不忍和親人作別。在此勾留六日之久。但是千里送行。終須一別。待到那月十五那天。馬麗祇得和淚登船。他與梅味容共乘一舟。他舅家親屬和法國護送大臣等。同乘一船。這日海上風勢甚微。不便張帆。梅味容即命櫓工打槳相助。船方離了海口。向西緩緩駛去。

馬麗本是歷史上著名的美人。這時候素裝淡服。輕掃蛾眉。尤覺斌媚不可一世。見着他的。莫不驚爲天人。我們讀他歷史。在他容貌上送命的。先後何止數千百人。當時各國詩人。詠他美麗的。

亦不計其數。當日馬麗上得樓船。見他穿一套縞素衣裳。襯着他鮮潤如玉的雙頰。較之平日。更覺飄然欲仙。啓旋以後。他立在船梢。舉目望着岸上。一手揮着素巾。向送行諸人作別。那時兩行珠淚。簌簌下流。正在這時候。忽聽得一聲響亮。隨着就有多人大聲呼救。馬麗縱目看時。只見有商船一隻。正欲進口。忽然碰着暗礁。撞了一個斗大窟窿。眼看着那船漸漸沉入海中。馬麗此時驚得面色潔白。呆若木鷄。自己的船。又不能上前救助。轉瞬之間。船身已沉入海平線下。有幾個身體活潑的。拚命攀登桅桿之上。然而亦不過延長數分鐘的工夫。到了仍是一死。不過一餐飯的工夫。連那桅桿亦沉沒不見。初尙見海面漂着幾星黑點。後來連這些黑點亦不見了。馬麗看到這裏。覺得兩腿無力。站立不住。將身一倒。坐在身旁椅上。掩面歎歎。抽抽噎噎的說道。偏我這苦命的人。纔下得船。便見此慘痛之事。就此一事看來。我此去凶多吉少。隨又舉目望着法國大陸。揮手說道。「我可愛的法國。我從此不能再見你了。」接連說了幾句。說罷淚如泉湧。馬麗且想且哭。不覺天色漸漸黑下來了。侍女們上來請他到艙裏進膳。他祇是推託不去。並且指着朦朧夜色。向空哭訴道。「你這懷妒忌的黑夜。我不過欲將我可愛的法國海濱。多看些時。你竟不容我看麼。」說畢。又對海濱揚

手顫聲說道。可愛的法國。我與你從此長別了。我今生永不復能見汝了。說罷。始緩步進艙。那些男女侍從。個個前來用好言安慰。馬麗一句話也不答。祇是頻頻拭淚。一時晚餐撤去。馬麗命人設榻於船梢後艙。又囑咐侍女。明日晨光一露。卽須催他醒來。以便再得望見法國海濱。也算馬麗運好。次日黎明。他一覺醒來。見碧海波平。霰霧不起。法國海濱。猶依稀可辨。他這時纔露笑容。但不料五時左右。海颿忽起。舟人拽起滿帆。那輕載樓船。便如飛的向西疾駛。轉瞬之間。那法國海濱。便如煙銷霧散。不復可見。這一來。馬麗面色頓然改變。口中還在那裏說永別不能再見這幾句話。

論馬麗做人一世。要算在法國這一段時光。最是稱心如意。他落地時。正值國中。新舊兩教競爭激烈時代。那時全國之中。彷彿被愁雲慘霧罩住似的。及至稍懂人事。又逢着他父親去世。他這幼年時代。可算得都在憂患之中。後來到得法國。猶如撥開雲霧。重見天日。他在襁褓之時。就有人傳說馬麗在母胎中。就帶有殘疾。一時朝野之中。無不信以爲真。他母親深以爲憂。要想乘着大衆聚集之時。當衆辨明其事。一日英王亨利八世。派他駐法大使。前赴法宮替英太子求婚。馬麗母親以爲這是絕好機會。親自抱了女兒。脫去衣服。教大衆觀看那赤條條的女嬰。這事效果甚大。果然

從此以後。便無人再說馬麗是有殘疾的了。馬麗九歲上。他父親去世。照例傳位於他。當時舉行加冕大典。他母親慮他小小年紀。便做了蘇格蘭女主。恐被英王暗算。就將他藏在斯德林堅堡之中。在此軟禁了兩年。仍不斷的有人前來行刺。於是又將他遷到孟帶斯湖中一個小房之中。這島上有道院一所。就是馬麗安身之地。選了四個幼女。做他的近侍。這四個侍女都名叫馬麗。後人稱他們爲女主的四馬麗。這四個馬麗。立誓永遠不離女主左右。這四八一姓佛來明。一姓李文登。一姓比登。一姓西登。馬麗在這道院內。一住多年。後來法王亨利二世。着他太子前來求婚。經蘇格蘭國會許可。他纔離了本國。前赴法京。法王派來迎太子妃的專使。名叫白來西。他帶領幾隻頭號樓船。靜候馬麗起程。英王對於蘇法聯姻。懷忌甚深。他知道馬麗遣嫁之時。必須取道英國海峽。所以密派海軍。在海面偵探。馬麗船東駛時。英海軍卽揚帆緊緊追逐。幸而法船駕駛得人。竟被他逃脫虎口。於千五百四十八年八月十五日駛入白雷斯德港口。其時和馬麗同赴法國的。有他異母弟三人。中有一人名叫司徒雅各。這人後來背叛公教。並且謀篡他阿姊的寶座。演成家庭慘禍。這是後話不題。馬麗船抵白雷斯德海港。法王亨利二世。親自前來迎迓。先送他到某道院中肄業。他是個

極頂聰明的女子。在此不多幾時。學業猛進。不但是尋常婦人應有的學問。他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。連那些很深的科學。當時祇有碩學博士所曉得的。他也無所不習。他十四歲這年。公然在羅佛爾宮中。操着拉丁語。對法國滿朝君臣講演女學的重要。他說女子和男子。原無優劣之分。不應限女子專習些酬應功夫。把那文學和科學劃歸男子專有。諸君試想。十六世紀中歐洲女權尙未萌芽。他竟能發此空前大議論。其胸襟自非常人可及。自是以後。馬麗竟被文學界推爲女中詩聖。果使馬麗生在尋常朱門之中。憑他這點學問。已足留名千古。偏老天使他生在帝王之家。後來又叫他做了當陽國主。祇落得身首異處。豈非命中注定。這位馬麗可合得古語所云紅顏薄命。他到法國以後。夫家因他貌美才高。很是看他得起。不料于歸未久。亨利二世因要保存古人尙武之風。在巴黎大開校場。不但國中貴族均須一一比賽武藝。他自己亦要加入。冷不防。爲仇家一槍刺死。馬麗雖從此做了王后。然而素服登基。已非吉兆。接連又逢着他母親喪事。母喪淚眼未乾。他丈夫又被人暗殺。少年夫婦。情意本深。况他又是能詩善咏。將這離鸞寡鵠的悲思。一一託之吟咏。他的悼外拉丁詩詞。至今猶留在人間。爲人傳誦。當時法國朝貴中。有人名叫邦都美者。說起這少年孀

后的容貌。真是令人情移神往。他說馬麗的膚色。和他障面的素巾。正不辨誰比誰白。要知素巾雖皎如白雪。終是人力所成。那敵得馬麗的天生麗質。膚色白而帶潤。常人只知拿雪來比美人的膚色。其實像馬麗那樣的膚色。世上沒有能和他相比的東西。馬麗自喪偶以後。在法國還住了十八個月。他自己常說。寧死不願回蘇格蘭的話。無如這時候蘇格蘭國中。新舊兩派教徒。仇視日深。全國騷動。國人固願他早日歸國。鎮壓一切。他的母舅之中。亦有勸他速歸故國。親裁政事。免得近支王室。覬覦非分。馬麗不得已。只得和淚登舟。前書業已載得清楚。馬麗登舟後。只希望半途遇着英國戰艦。被他們截回法國。偏偏這日海上大霧迷天。雖有英國戰艦。在中途守候。却望不見敵艦帆檣。迨至霧消日見。這邊梅味容等。已能遙遙望見蘇格蘭海濱。不久就有領港員登舟。將樓船導入來斯港口。國中大臣。不知馬麗已到。並無一人前來迎迓。還是附近一帶居民。聽說女主登陸。約齊父老前來拜見。一面搜羅幾匹老馬。幾輛破車。伺候女主前赴愛丁堡國都。馬麗一見了這些敵車羸馬。眼眶中不斷的落下淚來。他想起當日在法國的時候。每一出門。無非是香車寶馬。俊僕豪奴。前後護擁。何曾受過這些委曲。這日黃昏。車駕到了霍婁魯德堡。就在此駐蹕一宵。有幾個本地惡

少。攜着樂器。在堡牆外奏起樂來。口裏唱着村歌。無非想女主賞些花紅。你想女主是何等人物。這些俗樂。何堪入耳。便傳命令叫這些人退去。一面命人召集本地神父。說是要做彌撒。這消息一傳出去。幾乎釀成極大風潮。原來蘇格蘭人大半屬於改正教徒。最恨天主舊教。忽聽得女主要做彌撒。就有些亡命之徒。闖入禮堂。要把那神父處死。幸而女主異母兄雅各在旁。他雖係掛名教會高等職員。然非心之所好。因他原是將門子弟。天潢貴胄。滿心祇想在軍界中樹些聲望。是日見衆人洶洶入門。立即厲聲說道。女主在此行禮。有敢肆行無禮者。當個個處以死刑。這些亡命見了繆雷侯「卽雅各」勢將用武。早已嚇降了一半。又見女主天神般風度。更是手足無措。一個個向門外逃去。然而這日風潮雖過。而新舊兩教的爭端。正是方興未艾。吾書前已說過。蘇格蘭人大半已改從新教。滿望這青年女主。能曲從多數民意。做個新教護法。不料馬麗嚴守他舅家遺訓。對於宗教上。絲毫不肯遷就。因此一事。後來釀成許多流血慘史。這是後話。如今且說女主馬麗對於他異母兄雅各。平時友愛極篤。雅各與女主同父。他的母親馬氏夫人。少年時有美人之稱。約各五世（卽馬麗之父）和他早有沾染。生下一子。卽約各是也。後來馬氏夫人嫁與落克利文堡主島根拉斯

勳爵。又生二子。一名威廉。一名喬治。這幾個人。都與馬麗生世有極大關係。看官到了後來。便知分曉。馬麗回國以後。卽時親理政事。（從前皆由雅各攝行）親政以後。首先封雅各爲馬氏侯爵。又因繆雷侯采邑自從湯麥斯藍道夫去世以後。久已無人嗣繼。女主又將這繆雷侯封。同時又給了雅各。雅各爲人。貪得無厭。居心又極陰險。他自承襲繆雷侯封以後。探悉原有采地。早已爲鄰境貴族吞沒殆盡。雅各如何肯休。聳恿他女弟替他恢復采邑。那些瓜分他采邑的人。其中勢力最大的。要算亨得利侯爵。女主心想。若把此人佔地。先勒令交出。其餘的便能見機。陸續將侵地退出。於是召集了一枝軍隊。就命雅各領着。借名巡視藩鎮轄地。先向亨得利侯爵境內進發。再說這亨得利侯爵。也是個極有心機之人。況且他兒子約翰戈登。因爲小事得罪朝廷。曾經判處有期徒刑。他已成了驚弓之鳥。豈有個不留神的。他早料到女主此行。目的無非在他身上。一聽得女主帶兵巡狩。先差一個家將。迎着車駕。聲言請女主到他堡內暫時駐蹕。隨後又親自來到行在。再申前請。不料女主於先一日路過侯爵轄境音物納斯堡時。傳命守堡主將。說女主巡視至此。要暫時入堡休息。守堡主將。竟託辭未得侯爵許可。不允女主進堡。約各登時處以叛逆罪名。將他處死。侯爵聽得這

個消息。早已偏促不安。同時又得部下密報。說他兒子威廉戈登已越獄而出。招集他父親部下。公然背叛朝廷。侯爵得信。更嚇得魂不附體。自想己身無論如何恭順。免不了女主猜疑。祇得悄悄逃歸堡中。登時聚集所部。預備與女主抗拒。惟聲言並不敢抗拒天兵。祇說雅各不應挾持女主。擅削藩鎮兵柄。跡近叛逆。這些話無非欲文飾已過而已。而在雅各方面。以爲女主親政未久。若不拿個跋扈藩鎮開個頭刀。決不能使全國人民懾服。於是立刻傳着女主旨意。檄召北部各藩。舉兵勤王。這些北部藩鎮。平時久忌戈登氏勢力日增。恐將不利於己。如今奉命勤王。個個率領所部。先後出發。然他們本意並非對於女主有何等愛戴之心。所以雖然出兵。却不願十分賣力。兩軍前哨在阿白定地方。兩兩相遇。雅各將親統精兵約七千人屯在山巔。將藩鎮勤王聯軍。分列山前應戰。亨得利侯爵率領精隊和聯軍交戰。他的部下。都是生死在此一舉。所以個個奮勇作戰。這些心無鬪志的聯軍。如何抵抗得住。所以交綏不久。立即敗了下來。侯爵的兵。一見聯軍陣勢不固。口中大呼戈登。戈登。個個揮刀殺來。都以爲今日之戰。自可獲個全勝。不料正追殺間。斗遇雅各親統之軍。整隊以待。這些人都如磐石一般。屹立不動。祇等追兵進前。再和他們廝殺。侯爵的兵。不防有此一枝生

力軍。個個和煞神一般。準備廝殺。先已有了虛心。纔交手便覺自己不是敵手。正要向本陣逃回。那些藩鎮聯兵。看見敵人氣餒。立即轉身反攻。這下子雙方夾攻。侯爵的兵如何支持得住。況且雅各的兵自上攻下。勢如破竹。侯爵的兵。自相踐踏。侯爵身披重鎧。馬力不勝。竟死於亂軍之中。他的兒子約翰戈登。被國軍生擒活捉。三日以後。卽斬首示衆。侯爵少子亦同時被擒。祇因尙未成丁。暫寄囹圄。後來到了十六歲上。始行處決。却說此次討逆。馬麗披甲執銳。親自督陣。部下健兒。見他恁般英武。莫不交口稱異。又聽他口口聲聲。願變爲男子。庶可專心在疆場上効力。這些人聽了。未免有些慚愧。至於百姓方面。因爲亨得利侯爵是著名的舊教護法。如今被女主征服。一家老少。悉被誅戮。還以爲女主有意擁護新教。所以對於女主。不似從前這般冷淡。這次他凱旋回朝。愛丁堡人空巷歡迎。較之初次入都時。情狀大不相同。百姓既然愛戴女主。對於女主的終身大事。便要替他籌劃。所以有上稟帖的。有託大臣口達的。無非說女主雖曾嫁過法王佛蘭素二世。然而并無子女。這樣少年喪偶。應該擇婿再嫁的。女主對於臣下請願。也不反對。他那一般謀士之中。有勸女主把擇婿一事。應先就商於英國女主伊利沙伯的。原來英蘇女主。都是英王亨利七世的孫女。英國女主。

既已立志不嫁。他千秋萬歲以後。當然須由馬麗的子女承襲統嗣。這到是很有遠見的謀劃。馬麗亦以謀士之言爲然。可惜他從前做事。不曾有智謀深遠的人替他劃策。以致種下英蘇兩國不和的根苗。這事的因由。須待在下表述一番。看官方能明瞭。英王亨利八世薨逝以後。英國國會公舉先王之妹馬利亞爲女主。不料御國纔得三年。馬利亞又一病死了。那時英國人民。要推舉亨利八世的女兒伊利沙伯爲女主。這消息傳到法國。馬麗時已做了法國太子妃。他就聲言伊利沙伯是英國先王的私生女兒。不應繼承大位。論理應由他入承大統。他一面發表宣言。一面他夫婦二人便自稱爲英倫蘇格蘭愛爾蘭王及王后。並傳旨命造幣廠鑄紀念新幣。將上列頭銜。鑄在新幣之上。他這邊如此舉動。在伊利沙伯方面。不消說。自然是懷恨甚深了。論年紀伊利沙伯不過長於馬麗九歲。還是三十以內的女子。婦人性情。最是妒忌。他見馬麗既要和他爭位。又聽說他甚是美麗。心中一團妒火。熬煎得煞是利害。論他的學問。原不在馬麗之下。他亦是個多才多藝的女子。當時學科中所謂政治學。哲學。歷史學。修詞學。以及詩詞歌賦。拉丁希拉。英法西班牙意大利諸國語言。他均無所不曉。不過伊利沙伯雖在這些上見長。馬麗那一副可人的面龐。却佔便宜不少。但伊利

沙伯終是不出三十的少女。古語說得好。少年無醜婦。他那亭亭玉立的丰度。看來也還不惡。可惜生了一頭的紅髮。又是手大脚大。不够美人資格。至於馬麗。他的頭髮是人人所愛的栗子色。廣額修眉。眼似秋水。鼻如懸膽。朱唇一點。常帶笑容。似他這樣口吻。好像天然生成專配和人說情話似的。他額子的灣度。彷彿是天鵝的頭頸。一雙手好像是石膏雕成的。兼之雙趺瑩潔如玉。好似從女神塑像上移來裝在他身上似的。總之自頂至踵。沒一樣不擇尤湊合。任你百般挑剔。也尋不出一些破綻。看官。著書的今日在這裏形容馬麗的身段顏色。須知他一生惹禍的根苗。亦就在此。這就是他將來上斷頭台的罪狀。從知古人所說尤物招忌。真是確而且確。當時伊利沙伯聽得人說馬麗如何美麗。終是未能見面。恨得牙痒痒的。每次遇人稱道馬麗。他的神色便頓然改觀。因之左右近侍。曉得他的脾氣。相戒不敢道及馬麗之名。馬麗自決定再婚之議。便派梅味容到英國。和伊利沙伯商量擇配之事。其時伊利沙伯已胸有成竹。要想馬麗嫁與英國勳貴來斯德侯爵。所以一俟梅味容說明來意。便領他到自己書齋之內。其中陳列許多少年貴冑肖像。那來斯德侯爵的肖像。亦在其內。伊利沙伯指着他的肖像對梅味容道。我的意思。要把這人配給你的女主。你意下如何。

梅味容道。可否請陛下將這肖像交與外臣。由外臣轉呈女主。親自裁決。伊利沙伯不允。推說祇有此一幀。容俟製成複本。再以此幀見贈。梅味容笑說道。陛下有侯爵的本人在此。何須留此肖像。但是伊利沙伯終是不允。旋即於抽屜中取出馬麗肖像。一取到手中。便與之接吻。像是很親愛的。隨即遞與梅味容說道。我一向只想和你家女主見面。敍我姊妹情誼。梅味容道。這事容易的很。陛下如不便公然離國。只須推說有些小病。不能視朝。一面喬裝易服。潛赴蘇格蘭。不就見了面麼。伊利沙伯道。你這話說着容易。實行却很爲難。你這番回國。告訴你主。說我極願和他見面。都是自家姊妹。不應得這樣生疏。梅卿。我且問你。你女主容貌。到底是否和世人所說的那樣美麗。你須從實說來。不必代爲隱藏。梅味容道。我主可算得世上一個美人。但是我亦無可形容。因爲我實在想不出一個人。和他容貌相彷彿的。伊利沙伯道。這却不難。你就拿我和他比較。究竟誰的貌美。梅味容是個老練人。隨即說道。陛下是英國第一美人。我主却是蘇格蘭第一美人。伊利沙伯因他答得巧滑。心中尙未滿意。因又問道。我和你主。誰的身體長些。梅味容道。對於這一點。外臣却不敢隱藏。確是我主長些。伊利沙伯道。然則他就太長。算不得十全的美人了。因爲人家常說我。在婦人當中長矮

適如其分。他若比我還長。就嫌太長些了。他平日愛做些什麼消遣。梅味容道。我主極愛行獵。又喜彈箏吹笛。伊利沙伯道。他彈箏的功夫好麼。梅味容道。在人主之中。有此絕技。可要算得極難得了。伊利沙伯便不和他再談。便叫他賓館候信。然他心中。却不服馬麗善於奏樂。他的操琴功夫。本是最好的。心想要叫梅味容聽他操琴。顯顯他的能事。却又不願說明。所以這日黃昏。他囑咐侍臣黑德生。領梅味容入宮游玩。自己却於別室操琴。預料梅味容必能聽得見的。果然梅味容聽得琴聲。便問是何人奏樂。黑德生低聲說是女主。並代揭開簾幕。叫梅味容傾耳細聽。伊利沙伯明知有人竊聽。却裝作不知其事。迨到奏完一闕。他猛然抬起頭來。一見梅味容在那裏竊聽。立刻怒形於色。彷彿要加罪黑德生的樣子。經不起梅味容一番恭維的話。又說馬麗的能事。遠不及他。他的怒氣也就煙銷火滅了。伊利沙伯經此一番面諛。猶以爲未足。他要設法叫梅味容看他的跳舞功夫。所以不卽與以復書。祇說兩日以內。他要大開跳舞之會。要留梅味容過了開會以後。方許回國復命。梅味容無奈。祇得靜候開會。等到會期過去以後。伊利沙伯方親手裁箋。答復馬麗。大約說他的原議。本欲以來斯德侯爵應女主擇婿之選。但仔細一想。來斯德的門第不應上偶女主。此議旋即作罷。

不提英國方面伊利沙伯和梅味容正爲馬麗商議擇婿之事。蘇格蘭宮中却出了新變化了。當初護送馬麗歸國之法國貴族中。有位世家子弟。名叫嘉斯德拉。這人能詩善賦。長於酬應。在女人身上。善能體貼入微。這在當時。也算一種社交上重要的禮節。凡是大戶人家子弟。不能不懂的規矩。他因和但微耳大將有親。所以能和馬麗時時見面。每次見面。他便表示愛慕之意。有時短諷長吟。做成詩賦。私自遞給馬麗。馬麗亦對之未免有情。不料嘉斯德拉正在情路上大有作爲之時。馬麗歸國親政之說。已成了不能中止之事實。但微耳大將亦是覬覦馬麗之一人。他因馬麗歸國。自己是國家重臣。未便跟隨馬麗前往蘇格蘭。他並不知嘉斯德拉便是自己的情敵。所以馬麗歸國時。他就派嘉斯德拉護送前往。並託其在馬麗跟前代達情愫。嘉斯德拉得了這個差使。喜得從此更可和馬麗親近。只樂得心花怒放。以爲這是天作之合。馬麗因爲愛他的詩才。視爲論文膩友。交際之間。彼此脫略形骸。嘉斯德拉認爲馬麗是有意挑逗。他那顆色膽。便無端的大起來了。有一日他竟乘人不覺。預先藏匿在馬麗榻下。打算在人靜之後。出來向馬麗乞情。馬麗正欲解衣就寢之時。忽然他所愛的一隻巴兒狗。汪汪的亂叫。兩眼直望着床下注視。他的侍女聞聲推門進來。向小狗

注視處一看。只嚇得他們話都說不出來。大凡人之恆情。對於愛慕自己。因而獲咎的人。總能格外相諒。况馬麗原是個情種。所以嘉斯德拉被侍女搜出以後。他反勸他們不要聲張。責罵幾句以後。便將他放了。不料嘉斯德拉又誤會馬麗的用心。以為馬麗的責罵。無非是掩飾手段。對於侍女們裝裝門面的。他這樣一想。便橫邪了心。於前事發生三個禮拜之後。他又混入馬麗的臥房。躲在衣櫥之中。但是這次被搜出之後。他便命將嘉斯德拉交付衛兵司令。如果馬麗從此不問此事。任令法官照例懲辦。也就沒得說了。他的異母弟雅各。對於此案。力主嚴辦。定要問成死罪。馬麗似覺不忍。暗中授意雅各。只將嘉斯德拉遞解回籍。雅各不允。他說若把此人辦得輕了。外人不察。總說是女主替他說情。那聲名出去。就成了終生之玷了。馬麗無可奈何。嘉斯德拉便得了個大不敬的罪名。就要擇日處斬了。到了行刑的那日。就在宮門外搭起一座斷頭台。嘉斯德拉立在台上。教士上前替他念經赦罪。他一概不要。只教人將古詩人龍沙做的絕命詩。念給他聽。他的友人之中。因這是他一生最後的請願。商之監斬官。依着他將龍沙做的絕命詩。慢慢的向他朗誦。他閉目靜聽。彷彿是很得意的神氣。念完以後。他對着宮樓大聲叫道。我那最美麗最很毒的女主。我從此和你長

別了。說畢。便伸着頸子。對劊子手說道。快殺快殺。此外並無一言。大有視死如歸的態度。馬麗自從嘉斯德拉授首以後。爲之悵悵者數日。他的一腔心事。真有難對人言之苦。這時候蘇格蘭女主尙要擇婿再婚的消息。傳遍了歐洲大陸。凡是未曾娶親。或是已娶而斷了弦的。上自帝王下至五等勳爵。莫不前來求婚。其中最著名的。就是日耳曼皇帝第三子卡而斯大公。西班牙太子嘉洛斯。法國王族安蕊公爵。此人後來承襲王位。改號亨利三世。不過以上三人。都是外國有入承大統希望的貴族。馬麗要是嫁了這些人。更無承襲英國王位的希望了。所以他都一概拒絕。心中屬意於一個人。這人是伊利沙伯的近支兄弟。名叫司徒亨利。（從此可見歐洲並無同姓不婚之限制。）因他封地但婁。所以人都稱他爲但婁爵士。伊利沙伯對於他二人訂婚。也覺得無可挑剔。並且做個順水人情。許但婁勳爵父子前往蘇格蘭。進行婚事。那時但婁勳爵。年方一十八歲。生得一表人才。裝束入時。口才便給。對於婦女。更是處處體貼。馬麗自從離了法國。好久不曾見這樣風流俊俏人物。看了自是中意。至於這人是個外錦繡而內敗草。馬麗如何看得出來。況且他的介紹人。又是馬麗所最傾倒的人。他如何能不墜入彀中呢。諸君要知馬麗所傾倒的究是何等樣人。不得不容在

下敘述一番。這人名叫李西倭。他父親是意大利都蘭府一個樂工。家中子女多人。穿衣喫飯。大有顧此失彼之概。他因爲這個兒子從幼喜弄樂器。便將自己所有的這點工夫。傳授了他。到了十五歲上。因爲家中存身不住。於是徒步出外謀生。到了尼斯地方。經人介紹。便在摩利都公爵府中做了一個小小清客。後來這位公爵得了出使蘇格蘭的差使。他便做了一個隨員。他的天分本高。又有天然一副清脆嗓子。所以他不但能唱。並且所唱的又都是自己所編的曲文。因這些上。頗爲公爵賞識。一日公爵入覲馬麗。說起這少年樂工。馬麗便說想親自聽他的曲子。請公爵介紹入宮奏藝。李西倭正在窮途落寞。聽說女主要他奏技。便請公爵登時給了他介紹書。他次日便入宮供奉。馬麗聽他唱了幾支曲子。果然贊賞不已。當時歐洲風氣。貴族人家。對於這一般有技藝的人才。便要羅致在身邊。爲消遣助興之用。馬麗既賞識了李西倭的技藝。便和公爵要了這人。留在宮中供奉。公爵本欲結好女主。便一口允許。從此李西倭便時刻不離馬麗左右。不多幾時。馬麗纔曉得李西倭是個聰明絕頂的人。他的奏樂功夫。不過是他的一種末技。李西倭更曲意奉承。凡事經他計劃。無不絲絲入扣。從此馬麗便把他做了心腹。遇事無不與之商量。這時偏巧馬麗的文牘祕書因

事出缺。馬麗便把他補了這缺。但婁勳爵初到蘇格蘭。訪得李西倭是女主的侍臣。他便結好於他。求他處處周旋。李西倭要結好女主夫婦。自然竭力拉攏。那知女主一見但婁。正應俗語一句話。所謂一見有情。恨不得當日就成其美眷。並且他還慮到伊利沙伯最是三心兩意。萬一他對於這婚事忽然翻悔。豈不又成畫餅。所以立即降旨。命臣工準備一切大婚典禮。擇日下嫁。不久臣下呈上吉日。擇期於千五百六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舉行女主下嫁大典。這日除了他阿兄雅各一小部分黨派之外。其餘朝野上下。無不歡欣鼓舞。如今且說伊利沙伯方面。他一聽得馬麗和但婁一見有情。並且不日就要結婚。果然不出馬麗所料。他真的翻悔起來。當日去了個廷寄。命但婁父子即日歸國。但婁父親倫諾克斯勳爵。接奉廷寄之時。去大婚祇有二日。當然不能恪遵朝旨。伊利沙伯因他父子忤旨。立刻將但婁母親倫諾克斯爵夫人拘捕。監在倫敦塔御牢之內。繼思如此辦法。倘未洩胸中憤氣。所以一面將倫諾克斯爵夫人釋出御牢。一面暗中結好於馬麗阿兄雅各。他明知雅各對於馬麗這段婚事。懷恨刺骨。因從此以後。他的權力必定爲王壻侵佔無餘。正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伊利沙伯就利用這一點私怨。立刻派密使和他商議。要他約期舉事。雅各有此強有力的外

援。正是求之不得。他就號召了許多心腹。乘夜衝入宮中。其意無非要將但婁拿住。對於女主却並無十分惡意。不料宮內侍衛戒備嚴密。雅各一擊不中。還是不肯干休。後來他又邀集了嘉德婁洛。格崙凱恩。阿茄爾。羅德西幾個貴爵。叫他們各人召集所部。公然造起反來。馬麗聽說自己阿哥約了朋黨公然造反。立刻明降諭旨。召集國內藩鎮。帶兵勤王。那時他的聲威甚大。不出一個月工夫。居然大軍雲集。但婁就做了勤王軍的統帥。穿一身鮮明盔甲。騎一匹慣戰劣馬。女主亦全副武裝。騎着花驄。無論何處。兩人總是並轡而行。原來馬麗自嫁但婁以後。情投意合。一刻捨不得分離。所以但婁做了統帥。他也同在行營。外人不知。還以為他是重視軍事。所以御駕親征。他二人又正在青年。男的似玉樹臨風。女的像花枝招展。每當他二人並轡出來。無論軍民人等。見了無不高聲喝采。雅各及其黨羽。因見勤王軍聲勢浩大。不敢正式交鋒。總是大兵到處。他們就聞風先退。迨至大兵既去。他們又捲土重來。如是者已非一次。卻始終不曾打過一仗。到後來雅各等人自知罪在不赦。就各帶所部。投奔英國去了。後人因為此戰毫無結果。所以稱之為走馬之戰。馬麗自平了叛軍。便得意洋洋的班師歸朝。卻不曉得自是以後。否運便接踵而至。第一件大失意事。便是他所認為

品學兼優文武雙全的丈夫。至此卻漸漸露出馬脚來了。但婁之爲人。在下前已略略表過。說他是個外文繡而內敗絮的材料。他在初婚之時。還蒙着假面具。一味的結好女主。自從平了內亂。便自以爲建了殊勳。漸漸驕汰起來。至於私德方面。更是不加檢點。凡是人類應有的惡德。他是無一不備。他自從娶了馬麗。起初並不算取得國王資格。大家都以王塔稱之。但是但婁如何便肯罷休。他第一件要求援照馬麗前夫的先例。立刻要舉行加冕之禮。馬麗因他對待自己。毫無信義。（卽有外遇之謂）堅執不許。但婁初以爲這點小事。可以予取予求。不料馬麗竟有如此堅決手段。以爲決不是馬麗本意。定有人從中作梗。仔細想來。除了李西倭之外。斷無第二人能有這樣勢力。於是越想越恨。竟集矢於李西倭身上。定要施其報復手段。至於李西倭和馬麗的關係。究竟如何密切。凡研究歷史的。至今亦不能論定。有人說他二人是有私情的。也有人說李西倭不過處於顧問地位。並無其他曖昧情事的。不過據事實論來。不管他二人有無私情。凡是李西倭代馬麗所出的主義。沒一件不是於馬麗有益的。他對於馬麗。一來是報答知遇。他是個甚等樣人。自從見賞於馬麗之後。居然處於王佐地位。這樣天高地厚的知遇。李西倭自不能不報之以忠。當初但婁初到蘇格

蘭時。原是由他介紹。如今已鑄成大錯。追悔莫及。只得設法補救。不致一誤再誤。所以但裏疑他從中作梗。卻也絕非無據。他想只須去了李西倭。以後便可爲所欲爲。主意已定。便暗暗的佈置起來。且說蘇格蘭貴族勳戚之中。當初本有爲女主信任寵幸的。自從李西倭入朝以後。從前被女主信任的漸漸的失了權勢。這班失寵的貴族大臣。因之懷恨在心。祇因無所藉口。暫都隱忍不發。但其和這班的朝貴。平時候頗有往還。他們的心理。他知之甚悉。他這番要除去李西倭。正是不乏同志。元老烏格拉斯約各。自告奮勇。願爲其黨領袖。看官須知烏格拉斯一姓。原是蘇格蘭的望族。歷史上沒有一朝不載他家的事蹟。自從洛白德白魯斯絕了嗣續以後。這蘇格蘭的統治權。就成了司徒和烏格拉斯兩姓競爭之物。後來雖然政歸司徒。而烏格拉斯家的勢力。仍是炙手可熱。他家的人。歷代以來。或是向着王室。或是和王室爲敵。從來是烈烈轟轟。不處於寂寞的。他家人最忌的就是不容國內有和他家勢力相抗的大族出現。所以前朝韓密而登一姓崛起。他家的人便和這韓家成了死仇。到後來韓家究竟落了個家破人亡。烏格拉斯雖得了最後的勝利。然而因此爲王室所忌。雅各五世的時候。烏格拉斯一家人因爲得罪了王室。全家出亡在外。原來約各五世幼時。烏

格拉斯家人將幼君隱匿在孤島上堅堡之中。直到幼君十五歲上。方能從孤島中逃出。改名易姓。潛到了斯德林城中。城中守將原是忠於幼君的。幼君既到了安全的所在。便降一道諭旨。凡是島格拉斯家人。不問老幼被拿住者。概照叛逆治罪。幼君又得了議會的同意。削去島格拉斯家人公權。財產沒收入官。丁口放逐出國。終約各五世生前。島格拉斯家人。無敢歸國者。如今是馬麗女主當國。島格拉斯家人。雖然是可以自由歸國。然而前怨不忘。想在女主身上。報復他父親時代的宿怨。所以雅各要排去李西倭。島格拉斯約各便自告奮勇。願爲其黨領袖。他的初意。原欲將李西倭逮捕。用法律手續審訊一過。然後加以死罪。偏是雅各不肯。他要藉此丟他女弟之臉。執意要當着馬麗的面置之死地。島格拉斯雅各（以後減稱島雅各）還虛自家力量不敵。又約了一個舊家做個幫手。這人名叫羅德文。也是蘇格蘭世祿之家。人品甚是不端。他亦是妒忌李西倭的。所以島雅各說明來意。他便極口應承。此外甘爲島雅各用命的。還有數人。都是國中望族。不料這班人機事不密。早有風聲洩漏出來。李西倭接連得了友人幾次警告。叫他遇事小心。恐被仇敵暗算。孰知李西倭毫不在意。總說是別人過慮。他有個良友。就是從前出使英國的梅味容。也苦口相勸。叫他

暫時避地。躲過這個風潮。如是者說了幾次。無如李西倭執迷不悟。以爲有女主做他的護符。他還忌憚做甚。梅味容見李西倭不納忠言。從此就噤口不言。恐因此自己惹禍。在陰謀暴發的前數日。有個法國教士。據說這人有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。並且善觀星象。預知禍福。他一日親自往訪李西倭。說是夜觀星象。於貴人生命不利。宜防一個雜種。(司徒雅各是馬麗父親私生子)李西倭答道。某一介細民。承女主恩寵。致有今日。一心祇圖報稱。早置生命於不顧。至於蘇格蘭人。我早已識其伎倆。但知空言恫嚇。一講到實際。便皆膽小如鼠。諒亦不足爲憂。至於你所說的雜種。大約就指雅各。他是有罪的人。如今亡命英國。他若膽敢回國。他自己性命便不能保。這也不是爲慮。那教士聽罷。也就飄然而去。不在話下。再說這時烏雅各馬德文等人。仍是暗中預備。一面勾通內應。一面派心腹到英國。和雅各密約舉事的日期。叫他私自歸國。這一班惡黨。又向但婁要求一事。說這次衆人齊心協力。無非爲他復仇。事成之後。須要他以王塔的資格解除雅各通緝之令。又凡與走馬之戰有關係的人物。亦須一律免究。但婁此時。一意祇要復仇。凡是有所要求。無不滿口答應。衆人又要他寫一筆據。說這次謀殺李西倭。原是他本人起意。不與他人相干。但婁也照樣寫了。這次

密謀暗殺的首領。除前所說烏雅各。司徒雅各。但婁。羅德文之外。還有林德西及安特魯等人。此外便是一般毫無定識定力的兵士。他們只知道奉着上命行事。更不辨是非曲直了。不多幾日。諸事已預備停妥。只等但婁擇定時期。便可動手。一日但婁接到他心腹的報告。說今晚女主已約定李西倭在宮內某處密商要事。但婁一心要去私自察訪。看他二人有無苟且之事。到得宮中便靜悄悄的一人獨往。他原是王塔。內宮寢殿。無一處無他的副號鑰匙。他認定女主和李西倭密會的所在。取出鑰匙。想乘其不備。猛然開門進去。不料今晚那鑰匙失其效用。這門竟開不動了。不得已。只得用手敲門。並說明是本人要進來。和女主有話面談。誰想這時馬麗對於但婁。已十分厭惡。任他如何敲門。終不讓他進來。但婁這一氣。非同小可。怒衝衝的回到自己私殿。立刻召集烏雅各等一班黨羽。決定後日實行舉事。當夜就把進行的步驟。和各人應做何事。商議定了。不料他們正在密商之際。忽見寢門開處。女主昂然跨步進來。進門走得一兩步。便站定了。對衆人說道。諸位貴爵。爾等不必在此密謀。你們要做的事。我已盡情曉得。我自有對待你們的方法。說罷。頭也不回的竟自去了。這裏各人如迅雷不及掩耳。人各面面相覷。一時嚇得說不出話來。還是烏雅各年紀大些。有

些膽識。沉着了臉說道。諸君。事到如今。已成騎虎。先下手的爲強。我們不殺李西倭。休得想活在世上。所商之事。今晚卽宜舉行。等不到後日晚上了。衆人聽了。俱各贊成。提早行事。惟今晚萬來不及。尙有許多小節。未曾措置。熨貼。決計改爲明日晚間舉行。明日是千五百六十六年三月九日。馬麗預先約了五六個人在宮內晚餐。李西倭亦在其中。但婁在午前已得了這個消息。通知各黨羽。今晚六七點鐘時。他將親自領導同黨諸人。從宮中便道入宮行刺。各人接到了信。都說屆時必到。這日上午天氣陰沉。像是要下雪的樣子。午後將近黃昏。果然降下大雪。李西倭這日不曾離女主左右。兩人在密室之中。或喁喁談心。或清歌遺興。但婁屢次到門外竊聽。只聞得室內樂聲鏗鏘。清歌慢度而已。但婁聽了。那得不怒。這殺機是更不能免了。到了約定的時間。衆刺客已先後來到宮門之外。他們是預得了口號的。所以略一扣門。便有人前來接應。但婁早已結束停當。穿一件黑色大氅。看見衆人進來。他卽默默點首。似乎是心領神會的意思。最後就有那預約定的一百五十甲士也魚貫的進得宮門。但婁指着地點。令他們埋伏妥貼。這時一處宮殿中。燈光奪窗而出。射在雪地上。衆人不必有燈。便能辨清道路。這有燈光的內殿。正是女主人今晚宴客之所。但婁將甲士埋伏

定了。他們只等聽見信號。便將那窗子打破。一齊擁入助戰。吩咐已畢。便領了烏雅各羅德文倫諾克斯林德西安特魯司徒雅各等。從間道到了女主宴客的外間。當中祇隔着一重厚幕。女主和賓客的說話。他們都可聽得清楚。但婁吩咐衆人屏息靜候。他一人先悄悄從一便門進入女主宴客室內。預約但聽得他高呼烏格拉斯之名。衆人便可掀開垂幕衝入進去。此時馬麗和賓客六人正在把酒談笑。據梅味容說。這晚李西倭坐在女主右方。但據坎木登說。但婁進去的時候。李西倭正立在案前。手裏還拿着食物。在那裏咀嚼。其餘諸人正興高彩烈。談笑方濃。馬麗忽見衆賓客登時停止笑言。面色陡變。各人的眼光都向他座後注視。他知是有異。回首一看。只見但婁立在自己背後。不由得一個寒噤。原來此時但婁嘴角上。雖似帶着笑容。眼睛裏卻透出一股殺氣。雙目注視李西倭。馬麗已知不妙。同時又聽外房尙有腳步和佩刀互擊的響聲。霎時間簾幕起處。羅德文仗劍而入。馬麗此時忍不住問道。爵爺何事來此。爲何披甲執利。到此內廷禁地。羅德文答道。此事不干我等。但問國王（指但婁）足矣。馬麗聽說便面視但婁問道。他說的話確否。你須說個明白。似此帶甲入宮。成何體統。但婁道。此事何待我說。又指着李西倭道。只須此人立刻離開了這裏。便可罷。

休。馬麗此時自座中起身。正色說道。此人是服侍我的。無論何人。卻命令他不得。剛說到此。只聽但婁高呼烏格拉斯。這時幕外的人早已挨近幕邊。一聽得這預約的口號。便一擁而入。來勢凶猛的很。幾乎將食案推翻。李西倭這時纔着了慌。登時跪倒馬麗身旁。連呼陛下救我。馬麗此時卻不慌不忙。將身障護着李西倭。以爲衆人決不敢十分無禮。不料衆人今日如飲狂泉。一切君臣禮節。概都忘卻。安特魯拔出佩刀。向馬麗胸口擬定。口稱如再敢護庇李西倭。便要一刀刺入。馬麗未及答言。但婁已一把將他抓住。用力推過一旁。李西倭此時還是跪在地下。口中只呼饒命。雅各乘勢拔取但婁佩刀。對準李西倭心口刺去。應了法教士謹防雜種的預言。李西倭此時雖受重傷。尙未致死。只是倒在地。行動不得。烏雅各雙手提了他兩足。曳向外房而去。所過之處。地上留下一行血路。待到外房。衆人各以利器沒上沒下的向他身上亂斫。後來有人檢點他的傷痕。計有創口五十六處。當時馬麗身被但婁扭住。以爲李西倭未死。還沒口的替他乞命。忽見羅德文重復入內。對着但婁點了點頭。但婁會意。纔鬆了手。馬麗纔得自由。如今且說羅德文爵士。平日原是酒色淘空了的。近來又因患病。正在延醫調治。烏雅各去約他謀刺李西倭。他原是扶病而起。勉強應命的。今晚

用力多了些。病體支持不住。所以剛和但婁點了點頭。便一翻身在附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。馬麗認爲他有心簡慢。便厲聲問道。貴爵。你是奉了誰的命令。叫我在你面前坐下來的。你們也太不懂規矩了。羅德文道。陛下恕我。我實係病發。支持不住。並非有意失禮。今晚爲你丈夫辦事。實在累苦極了。說到這裏。便回頭對一個內侍說道。快拿杯酒來我飲。同時又將手中血淋淋的刀一揚。對但婁說道。我替你事都辦妥了。你該如何的謝我。說着。從內侍手中接過酒來喝了。馬麗對着他上前走了一步。沉着臉說道。你們今晚之事。膽大妄爲已極。恨我不是個男子。不能叫你們受相當的刑罰。又指着自己的胸口說道。但是不久太子就要降生。等到他登基以後。凡是我現在所受的冤屈。他必能爲我一報復。說完。便氣忽忽的從但婁進來的那扇門出去。隨手便把門關了。且說這晚宮中除了女主請的六個貴客之外。別殿內還有亨得利亞託爾布斯威爾等三人正在晚餐。他們聽得女主這邊叫喊之聲。便一同前來看是何事。亞託爾先走。黑暗中脚下被一物絆倒。起來仔細一看。纔知道是個被人殺了的屍身。一時血肉模糊。辨不出是李西倭。三人登時大吃一驚。還以爲有人謀刺女主夫婦。便皆拔刀出鞘。奪門而入。但婁看見他們這種神情。便迎着出來說道。諸君

不必着驚。女主和我本人。並皆無恙。今晚的事。衆人是奉着我的命令做的。諸君且各退去。到了相當時機。我自會宣佈給大衆聽的。說罷。便親自提着李西倭的頭髮。雅各拿着火把照着。叫三人辨認李西倭的面貌。但婁說道。如今你們都曉得死的是誰了。我料你們亦決不至爲了這個人的生死。妄想有所舉動。亨得利等三人至此纔將佩刀納入鞘中。向但婁鞠了個躬。一齊退去。馬麗自從歸到私殿。一心祇想報仇。他想若要將但婁和他的黨羽一齊下手。勢力是萬敵不過。打算用計先把但婁和他的黨羽脫離了關係。然後分別將其黨羽削盡。那時再和但婁算賬。這報仇之事。便輕而易舉了。主意已定。便照此方法行去。果然大有效驗。原來但婁不過是妒忌李西倭。恨他奪了女主的專寵。迨到李西倭處死以後。他也覺得作事冒昧。恐受國人的指摘。所以一經馬麗用計和他牢籠。他便頓時忘了從前和人結下的契約。預備做賣友的勾當了。李西倭被刺的第二天。一班殺人的兇漢。忽然得到一個消息。說是但婁和女主已相偕逃赴霍婁魯特堡。在那裏用兩人的名義。通檄全國藩鎮起兵勤王。又大赦與走馬之戰有關係的貴族。教他們協力效命。這一來不但是但婁立於對待地位。連雅各這一黨。也和其他的刺客脫離了關係。烏雅各等自知這一來在蘇格蘭

斷然存身不得。於是約齊了其餘的刺客。同時逃赴英國。當時英國女主伊利沙伯。雖然面子上和馬麗要好。實則專做蘇格蘭政治犯的逋逃淵藪。在稍明事理的。早知伊利沙伯對於馬麗不懷好意了。馬麗夫婦既逃到霍婁魯德堡中。因知道布斯威爾是極端反對謀殺李西倭之一人。所以就派他留守愛丁堡。教他密擊行刺的同謀。一面又吩咐將李西倭的屍首。用香料保存起來。葬在蘇格蘭歷代王室陵寢之中。這一着。馬麗又大失人望。從此人人心中。皆以女主和李西倭確有苟且行爲。不然何至以一倖臣之微。竟把他當作歷代國主一般看待。後人論馬麗的所以終致失敗。亦有自取之咎。但婁自從李西倭死後。和馬麗正欲言歸於好。因爲女主將李西倭改葬王陵這一事。意見又成了冰炭。在馬麗以爲自己將要分娩。從此有了的嗣。便不把但婁放在心裏。他一等到分娩在邇。便丟下但婁在滕巴堡。獨自一人回至愛丁堡宮中。卽於千五百六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產生一子。此兒便是後來的雅各六世。暫且不在話下。卻說馬麗一經產下太子。便召了梅味容來。叫他立刻前赴英國。對女主伊利沙伯報喜。並請英國女主做太子的神母。梅味容奉了主命。不敢延誤。立時首途赴英。一到倫敦。便赴王宮請求覲見。這日適值宮中有跳舞大會。女主無暇接見。梅味

容便託女主侍從官塞西爾轉奏。請於明日早晨入覲。塞西爾答應。連忙躡足走到女主跟前。附耳啓奏說蘇格蘭有使臣到來。說他國女主馬麗已經生了太子。伊利沙伯聽罷。登時面如死灰。猛覺得頭昏眼花。似乎要暈倒的神氣。連忙兩手扶着附近一張椅背。但是終究立脚不住。一谷祿便坐在椅上。昂頭閉目。似乎在那裏想着重要心事。這時許多人圍了上來。忙問女主有何貴恙。伊利沙伯忽然答道。蘇格蘭女主有了兒子了。我是不能生的。我死以後。誰是我的子孫。伊利沙伯雖因一時嫉妒。說了這幾句氣忿的話。然而他終是個英主。立刻若無其事。並叫跳舞的仍舊跳舞。直至興盡而散。第二天一早。伊利沙伯召見梅味容。一見便笑容滿面的說我昨日得了你女主誕生太子的消息。把我高興得什麼似的。我本來有些身體不適。自從得了這喜信。今天病也好了。梅味容答道。我主因爲和陛下是一家人。所以立刻差外臣前來報信。但是這次雖然是天大喜事。我主卻幾乎自身不保。說至此。便造出一番話來。說這次幾乎逢着難產。女主如何受苦。原來梅味容的意思。恐怕伊利沙伯妒忌。聽說馬麗有子。便要自己擇培生子。無非是有意嚇他一下。你想伊利沙伯是何等聰明女子。他便答道。梅味容。你不必拿這些話來嚇我。我是無論如何不嫁人的。我的國土便

是我的丈夫。我的百姓就是我的子女。我百年以後。要將我剛纔所說的話刻在我墓碑之上。使後世人曉得我的這番意思。墓碑上就寫着已故守貞女主伊利沙伯。享國若干年。其餘都不必寫了。梅味容聽了這一番話。正無辭可答。只得重提三四年前舊話。勸伊利沙伯前往蘇格蘭。姊妹晤面一次。伊利沙伯答道。我國事勤勞。一時固分不得身。況且我聽得你主如何美麗。我何苦自尋煩惱。前去和他比賽。說畢就命御前大臣貝德福公爵。率領參隨人員。前往蘇格蘭斯德林堡。恭代女主行太子受洗和命名典禮。伊利沙伯既爲太子神母。就替太子取名卡而斯雅各。當太子舉行受洗命名大典之時。但婁並不與於典禮。這事英使貝德福殊以爲怪。但見布斯威爾侯爵往來招呼。彷彿以主人自居的樣子。心中異常納悶。這且不表。且說布斯威爾侯爵年方三十五歲。也是蘇格蘭的大族。食邑甚大。但是爲人品行卑污。嗜好甚多。生平無惡不作。而且不恤人言。不畏國法。他年輕的時候。人方以有膽略稱之。誰知私鬪則勇。臨敵則餒。絕是個無用的材料。但婁自從李西倭死後。主眷日替。人但知女主因李西倭進讒之故。其實真個挑弄是非的。還是布斯威爾居其多數。朝內大臣。因見布斯威爾方得主寵。他既不理但婁。這一班人也就漸漸的和但婁疏遠起來。後來甚

至不把他當做同列。他的侍從人數。漸漸的減少了。連他的用具。也漸漸無人供應了。至於女主馬麗。簡直的不把丈夫看在眼裏。總不叫他和自己見面。一日馬麗約了布斯威爾同赴阿而威。被但婁訪得消息。預先到阿而威等他兩個到來。馬麗一見但婁先在。竟一刻不停。獨自一人回愛丁堡去了。但婁這一氣非同小可。但他祇是攔在心裏。一言不發。專待機會到來。再尋報仇之法。這年十月下旬。女主正在吉德堡地方小住。忽然消息傳來。說布斯威爾因捕拿奸人。被奸人反攻。身受重創。女主其時正欲赴御前會議。一聽得這個消息。立命停止會議。吩咐備了御用駿馬。立刻馳赴布斯威爾養傷的地方。親自慰問。兩地相去。足有二十英里。女主馬不停蹄的趕到布斯威爾養傷的修道院中。兩人密談了數小時的功夫。女主仍復上馬。一口氣奔回吉德堡。其時已在半夜時分了。這事後來被人傳了出去。又被仇家加了許多譏語。把個堂堂女主。說得淋漓盡致。事隔兩月以後。這時布斯威爾傷已養好。和女主同歸愛丁堡去了。但婁纔得到風聞。他這一氣又氣得發昏章第一。自思此時若再不報仇。真是不可爲人了。但是自從他前此賣友求榮以後。人家都知道他脾氣。再也沒人肯替他出力。不得已。祇得尋着自己父親倫諾克斯侯爵。想利用他的聲望名義。集幾個

幫手。無如他作事不密。他將這事先和幾個近侍商量。這些人又把消息透給與布斯威爾。布斯威爾得了消息。絲毫不動聲色。見了但婁。仍是很要好的樣子。一樣請他吃酒作樂。但婁一些不曾提防。照着預定的計畫。出了愛丁堡。要去見他父親。不料行不多時。即覺腹中奇痛。及至到得格拉斯高。已是痛得行動不得。他着了慌。登時請醫調治。醫生見他滿身起泡。堅說已服了毒。不過後來有人說他是傳染了天花。即如大文豪司各德。便是如此說法。女主聽得但婁有病。不覺動了舊情。一面遣御醫替他調治。一面不顧自身危險。親自前赴格拉斯高去望他的病。後來有人檢得女主給布斯威爾的情書。正是他在格拉斯高所發的。若這情書不是他仇人捏造的。就可知女主早已曉得但婁致病之原因。果爾。他自然是不慮傳染的了。後來這情書落到英女主伊利沙伯手中。他看了一過。便喜得跳起來道。這下子好了。他的生命和名譽都在我手掌中了。這情書是正史中所不載。外邊曉得的人甚少。在下不得不將他照鈔出來。給看官們一讀。

第一封書

我和你分別之後。好像一身只剩得軀魄。靈魂却不在身上了。我今日進午膳時。既不和人說

話亦無與我說話之人。我到了離城不遠的地方。（指格拉斯高）倫諾克斯侯爵（但婁之父）派人前來接我。並叫這人向我道歉。說不能親自前來接我。一來是守着病人。二來是得罪於我。不敢驟然和我見面。這來人又替他求情。勸我不記前愆。並說我日久自能見他一片至誠之心。此時不可辜負了他。我回他說。你老主人是否對我不住。他只須自問良心。不必向我乞恕。至於我對他出言不遜。也是他自取其咎。不能專怪我的。

我進得城後。城內的人並無一人前來訪我。足見這裏的人都是向着他的。不但此也。此間居民每說起他們父子。都是有褒無貶。王塔昨日來叫約真去問話。問我何以不與他同住之理由。且說他祇須時時見我的面。那病就會好了。他又問約真。我此來何所用意。是否有和他言歸於好的意思。又問我是否和你同來。我會否把巴里和吉耳白德升做祕書。又問約瑟已未被我罷斥。我不懂我近來的私事。他何以知之甚稔。究竟是誰告訴他的。連西巴斯勳的婚事。他也曉得的。這真奇了。約真回來告訴了我。我次日見他。叫他對於新近給我一封書中訴說許多人的不是。這些人究竟是誰。他說信中的話。都是出於一時憤激。如今我來了之後。他已喜出望外。前事不必再提。他有時

怪我不去理他。說我好像想着別的心事似的。我也不去理他。推說吃晚飯去就離開他的身邊。他哀求我叫我晚飯以後。仍到他房中榻邊一談。我只得依了他。他又告訴我得病的緣由。有小部分是因我冷淡待他所致。又說他要立遺囑。將他所有的都給與我。又說道。你問我信中訴說許多人的不是。其中最不是的就是你。你待我太寡情了。我向你認過甚至下淚。你終是不肯恕我。我雖有對不起你的地方。但都是爲妒情而起。我年紀尙輕。太少閱歷。日子久了。這些性情都會改的。此刻只求你再恕我一次。我永遠不再開罪於你了。我但求你和我同榻而眠。共案而食。像人家夫妻一樣。你若不答應我。我就永遠不再起床了。如今請你快說。你心中究竟如何決斷。我心中的苦痛。祇有上帝知道。這些苦痛就是因愛你而起。我有時開罪於你。實在都是你逼我如此。我從他處受了委屈。原想在你面前一吐冤抑。你偏不肯聽我。使我有冤無處告訴。我幾乎氣得瘋了。說到這裏。他又求我和他同在一個房中睡覺。叫我在他房中另設一榻。我卽用話推託開了。說他這病。須用瀉劑。但在格拉斯高缺少良醫。非赴別處就醫不可。他對於我這個主張。頗懷疑慮。似乎怕我將他誘出格拉斯高。將他拘禁起來。我安慰着他。叫他到克來格密拉就醫。我並允和他同居。他纔放下了

心口說祇要我允他和同住一個臥房。他無不一一依我。此後他還說了好些別話。我也記不得許多。後來我立起身來要走。他不肯放我。緊要我陪着。坐在他的榻前。總言一句。他此時處處順我。情狀甚是可憐。我此時若心中沒有你在。說不定也要心軟下來。你聽了我這話。不必多疑。橫直無論他怎樣說法。我對你決不食言。我也勸你對於他人在你處說我短處。你也不可輕聽人言。致傷我二人情誼。他的父親。今日忽然口鼻流血。已歸私邸休養去了。他今日定要我哺他吃食。他說我不哺他。他便從此絕粒。你放心。我決不會依他的。我嘗心中納悶。何以老天偏教我嫁了他。你又偏娶了那不良之婦。他二人一死。我二人便可成其美眷。我想上天終有教我們遂願之一日。這就是我的宗教觀念了。我這信字跡潦草。怕你有看不明白的地方。然而我是出於無奈。我要乘他人熟睡之時。將心內之事。完全寫給你知。然而你也無須疼我。怕我少了休息的功夫。因我不和你在一處。橫直睡不香甜。不如拿這功夫寫信給你。反覺有些樂趣。我如今要上床去睡了。我這信留待明夜寫完。我還有好些話要對你說。今夜是萬寫不完了。我雖在這裏寫信。却是和你對面談心一般。但是却有些分別。若果真你我面談。豈有今夜把話暫時攔起。明日再談的道理。如今却是不然。我

只得擱筆去睡去了。這樣一想。真令我苦痛萬狀。但現在還餘下一些空紙。我須得寫滿了他。方能歇手。我仔細想來。都是這個瘋子害我。若是沒有他在。我此刻必定和你同在一處。一苦一樂相去遠矣。他們的面貌。如今更不像人了。但他自己還是以美少年自居。他吐出來的惡濁口氣。真令我聞之欲嘔。我不肯帖近他坐。一大半就因這個緣故。讓我想。我究竟遺漏了什麼沒有。他父親派人接我。他叫約真去盤問我的私事。格拉斯高的人都向着他父子。他問我來此的緣故。又問我約瑟是否已被我斥革。他和我開談判。要我和他同居。他對我認過。自願從此悔改。他解釋給我那封信的用意。這些事我都已寫下了。不錯。還有一事。我幾乎忘却。我隨信送你的這個頂圈。我費了兩日的功夫。纔做成的。這上頭有兩根小飄帶。綴着鑰匙一枚。這件東西。你收到後。萬不可叫他人看見。因為我做這東西時。有好些人都看見過的。萬一被人見了。他們立刻便能曉得他的來處。這東西做得並不精緻。因為功夫太少。不能做得如我之意。我將來一有機會。還得替你另做一個。你再三催我做的那件事。我老實說。我真無此膽量。我每次想着。便不禁打個寒噤。我寧死不肯爲此罪大惡極的事。我是不敢做。非不能做。此時我說的話。他無有不聽。果然我要下手。沒有做不到的事。

他求我和他重敦舊好。我佯爲許可。我平生不做口是心非之事。但是爲了你。我却無事不爲。只要你吩咐下來。我無不依着你做。我現在勸他用瀉劑治病。你胡不送些藥來。祇說是對他病症的藥品。我叫他吃。他是很放心的。論我自己和他的仇恨。斷然不肯下此毒手。只是你叫我做。我便顧不得這許多了。有時他無意中說幾句話。我聽了真是觸着我的心事。他說他自己所犯的罪。他自家知道。別人也都曉得。但是這類事情。無處沒有。無日沒有。在做的人當時總以爲除一二心腹之外。斷無別人曉得。但到了後來。那件事能隱藏到底。你想這幾句話。豈非觸動我的心事。有時他見我。凡是他所求我的事。我都遲疑不答。他便說我必有人暗中指使。所以我纔作不得主。他又時刻猜疑。防有人暗中算他。他最疑心的。就是我和我阿哥雅各兩人。韓密而登一家人在此者不少。終日不離我之左右。我信中所不能寫的說話。送信人可以面告。此信閱後。可即焚去。內中多係不可告人之言。恐一落人手。於你我兩俱不利。我日來心緒不寧。我爲你故。已拼犧牲名譽和安全。我爲你犧牲到這地步。你再不可聽你妻舅之言。他處處想中傷我。真是一個壞人。至於你那妻子之言。尤不可聽。他的那些假淚。怎比得我的真淚。滴滴都從心坎中流出。我因真心愛你。所以甘心忍耐。望

他早日死了。我便可處他的地位。我每日替你禱告上帝。求他賜福於你。時候太遲了。我每次寫信給你。到了臨擱筆之時。總覺依依不捨。像有許多說話。還未說完。請你恕我字跡潦草。我是故意如此的。因為你看不清楚。便得多看幾次。如今紙也完了。但望你愛我之心。和我愛你之心一般堅固。有暇便寫信給我。免我記念。

第二封書

自你我分手以後。你好像已將我這人丟在腦後了。你不說要離開家裏。覓個安靜地方。將近來的事寫的詳詳細細的告訴我麼。何以到如今還不寄來呢。須知我接你的信。便高興得什麼似的。你所允我的話。難道就此食言嗎。你雖不與我通信。我卻一有機會便思握管和你筆談。下禮拜一。我便要將他（指但婁）移到克來格密拉就醫。打算禮拜三再回到格拉斯高。我就於此時順道回愛丁堡。叫醫生放一放血。你若不願意。此事就可作罷。他近日興致甚好。祇要巴結我。想我和他要好。不過我一進了他的房。便覺百病俱來。祇是面子上說出不願進他的房。我但望我叫巴黎預備的東西早日辦好。我這苦痛就受的日子不多了。我到了那約定的所在。你若是尚未回來。

你須給我一封信。告訴我怎樣進行。你做這事。務要小心。不然責任都在我身上了。你未做事之前。須從各方面着想一下。切不可過於操切。遺下漏洞。我這次叫比登做我送信的郵便。除了信中所寫的。尚有面達的話。你可當面問他。你的一舉一動。務須隨時告我。以免兩不接洽。

第三封書

我在那約定的地方勾留了多日。竟逾了我預期的時日。我因尚有許多話。一一要向他（指但婁）盤問出來。所以尚未動手。我盤問他的話。來人一概明白。你問他就是了。我許他明日介紹那人和他見面。你仔細想想。尚有未盡之事否。你叫我暫不和你通信。我竟不能守約。此事你切莫怪我。我實因心裏害怕。迫而出此。你責備我的話。我聽了並不在意。你究竟是愛我。所以纔出這痛言。我以爲人生惟一情字。勢力廣大無倫。願你亦以此心爲心。對於我務要剖心相見。否則必是你仍以你那婦人爲重。對我並無真情。像那米地亞和楊森故事。不過我不欲以楊森來比你。我亦不甘以米地亞自居。你的愛情。是我用種種犧牲所換來的。你的愛永遠是歸於我的。我有一日生命。務必要保存一日。我爲了你的愛情。膽也壯了。一切利害也不顧了。你鑒於我這樣誠意。務必請你

到那約定之地一敘。我並不望你明日就踐約。不過遲早須讓我見着你。解一解你的疑心。我向上帝祇求一事。求他使你能知我的真心。又求他在我生前。使你永不遇着危險。我如今要上牀睡去了。再見罷。明日早晨。務須給我一個回信。我不得你的回信。是耐不得的。如鴛鴦離了偶。片時也禁受不住。我真羨殺我所用的信紙。他不久就和你見面了。我卻不能約瑟。西巴斯勳。及約真在旁時。我不敢寫信給你。他們剛去。我就偷這片時。寫此信給你。

從以上這三封情書看來。若非他人偽造。馬麗對於布斯威爾。可謂存有一種癡情。以人品論。布斯威爾既非年少。又不貌美。道德更無從說起。但婁是個翩翩少年。馬麗竟犧牲了這樣的丈夫。偏要這無才無行的布斯威爾。真令人無從索解。祇得歸之於孽緣罷了。馬麗和布斯威爾既相愛到這般田地。只有但婁從中作梗。於是他的性命就危險到萬狀了。在馬麗或者無置之死地之心。然在布斯威爾。則斷乎和他勢不兩立。不料但婁體氣強健。服毒不死。於是不得不用他種方法置之於死。馬麗在格拉斯高陪伴但婁多日。託詞有要政和朝臣商量。急須回到愛丁堡去。但婁要求隨他同往。他執意不肯。他回到愛丁堡以後。叫人把但婁移到勾克道院養病。但婁初則不肯。說修

道院豈是養病之地。務要人昇回女主所在之地。馬麗叫人復他說太子年幼。恐染了惡症。決計不許他回宮。但婁此刻是有病之人。如何拗得過女主的意志。祇得勉強就道。這勾克道院所在的地方。四無隣居。附近只有幾處坍塌的古廟。此外有一座貴人的別墅。是屬於韓密而登家的。韓密而登是但婁切齒的仇人。但婁本慮爲人謀殺。如今到了這個人跡不到之地。更是放心不下。道院北面相離約半英里許。有幾間破敗的小屋。土人取名叫他強盜岔道。這種地名令人聽了也是不寒而慄。但婁到了道院之後。先將自己所住的這所院落。仔細巡視一回。祇見一處牆上挖了兩個大洞。他見了立刻要叫人堵住。道院中人口裏雖答應了。只是任其自然。但婁亦無可如何。他到道院之次日。黃昏時候。忽見離道院最近的一間破屋之內。有燈光閃閃自窗中射出。他一向以爲這破屋之中是沒有人住的。他便問侍臣名叫度爾罕的。這屋內何人居住。據度爾罕答稱。大主教聖安特魯斯。不知爲着何事。微服出宮。暫在此間居住。還是前一天纔來的呢。但婁聽了這話。又是一個疑團。因這位大主教。向來和他不睦。此時但婁左右乏人使用。只有度爾罕一人是他的一個貼身侍臣。他住的地方。又是個孤峯獨聳的亭閣。他就這閣內樓上做了臥房。他因爲慮人暗算。所以

叫度爾罕亦搬了臥具上樓。和他一房息宿。二月八日這一夜。但婁忽然叫醒了度爾罕。說聽得樓下有人走動的聲音。度爾罕連忙起來。一手持了佩刀。一手掌着蠟燭。到樓下四處照了一遍。須臾上來。回說並不見一人踪跡。第二天上午。亦不見絲毫可疑的痕跡。這時女主正在替他心腹近侍西巴斯勳娶婦。這人是他從法國帶來的。但婁夜間被擾的次日。正是西巴斯勳迎娶吉日。但婁因爲前一夜被樓下異聲驚擾。卽於次日派人送信給女主。說已兩日不見他的面了。務要請他來。有話面談。馬麗只得離了衆人。忽忽前赴勾克道院。只隨帶阿託爾及亨得利兩位侯爵夫人。馬麗到了道院之後。度爾罕因收拾自己的牀鋪。不小心燒着墊牀的乾草。他怕延燒了別的傢具。就將那些着火的乾草和被服從窗口擲下。登時燒個乾淨。到了夜間。竟沒有了臥具。上來和但婁請假。說要到城裏去住。但婁因爲昨夜受了驚嚇。又見今日度爾罕將鋪具急急的向窗外擲去。心中很是驚訝。勸他不必進城。若因少了臥具。他願分出自用的被褥給他去用。無如度爾罕意頗堅執。說是身上有病。還得順便在城內就醫。馬麗又替他說情。說度爾罕進城以後。我當另派一人前來陪你。但婁無可如何。只得許他告假。又再三叮囑馬麗。務必要派人前來和他作伴。正說話時。女主近侍

巴黎推門進來。馬麗一見他來，便立起身要走。但裏還要挽留。馬麗正色說道：「再也不能不走了。」西巴斯勳今日吉夕，我方纔離了喜筵。特來看你。今晚還有蒙面跳舞。我是務必加入的。但裏無可如何。祇得讓馬麗走了。臨行時又重復叮囑務必趕快派人前來作伴。馬麗點頭答應。忽忽帶了侍從去了。此時但裏獨自一人在孤廟之中。看看已到九點鐘了。他心裏着慌，便親自將房門關得嚴嚴的。然後和衣而睡。一心只望女主早派人來作伴。不料頭甫就枕，又聽得樓下脚步聲音。與昨夜所聽得的絲毫無異。他一面心跳不止，一面凝神細聽。確係有兩個人脚步之聲。他這時喊救不可。下樓去探視。更是危險萬狀。惟有躲在房中，不露聲響爲愈。主意打定之後，重復看一看房門，有無拴住。並將佩劍拔出了鞘。安在枕畔。又將燈吹滅了。屏息靜氣。專候城裏來人作伴。不料壁上時計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。來人仍杳如黃鶴。如今且說宮廷之內，布斯威爾和女主密談了好一會。到了夜午一點鐘時，他回到臥房之中。換了一身衣服。外面罩上一件大氅。將面孔遮了一半。然後急忽忽出了門。直往勾克道院而去。到得院外，尋着了前回說過的那個牆洞。俯身鑽了進去。走不數步。迎頭遇着了巴爾福。便問事情都預備好了麼。巴爾福答道：「都預備好了。只待你來。我們便將藥

線點着。布斯威爾道。辦得好。但我們須先想個法子試探一下。他究竟是在房裏不在。說着。從懷中摸出一個鑰匙。將亭閣門開了。用脚尖着地。輕輕的爬上樓梯。在但婁臥房之外。貼耳向內靜聽。這時但婁因爲久聽不得聲息。也就倦極睡着了。但他是久病之後。又加之今晚用力過度。所以那呼吸之聲。異常響亮。布斯威爾從這鼾聲上。曉得但婁確係不會外出。重復躡手躡腳的下得樓梯。向從人手裏取了一個諸葛暗燈。獨自一人走下地窖。這裏已堆滿了好幾隻火藥箱子。那藥線亦預備好了。只須一下點着。不及幾秒中。便可登時將全座道院炸成粉碎。布斯威爾親自查驗一番。知是萬無一失。於是出了地窖。引着衆人遠遠地避開了。只留一人在屋中點線。須臾這個人又跑了出來。和其餘的人一同立着。專待爆發。在此數秒鐘時。各人凝神屏息。彷彿連自己呼吸的聲音。都怕人聽得似的。待至數秒鐘以後。還不見爆發。布斯威爾急問那點藥線的人道。你莫非不會點着藥線。何以到此時尙消息全無。那人竭力辯白。確說是等見藥線着了火。纔出來的。布斯威爾不信。親自要進屋去看。那人着了急。忙說道。還讓我去一看。說罷。重又走近屋外。從門縫中張了一張。見那藥線還是燃着。火星四射。嚇得他飛也似的跑了回來。正要向衆人分說。只聽震天的一聲響亮。

但婁住的那所亭閣。整個兒轟上半天。那一道火光。把個愛丁堡全城和海港。一霎時照耀得如同白晝。轉瞬之間。又黑暗得比前更甚。只聽得磚瓦木石墜地之聲。第二日早晨。有人在附近人家花園之中。尋着了但婁的屍身。絲毫不曾受傷。有人說因他有被服裹身。所以纔得完屍。也有人說但婁於火藥爆發之時。已先時逃出。後來被人擒住。先將他勒死了。然後將屍身拋入園中的。此二說不知孰是。後人也無從分辨。若問這事女主是否知情。除了女主本人和布斯威爾以外。更無第三人可以曉得。然無論女主知情與否。他卻免不了嫌疑。後來有人把但婁死耗報告女主。女主立命將屍身抬到面前。親自驗看一遍。彷彿是死了一個和他毫不相干之人。一點眼淚也不會吊得。他隨命將屍身用香料裹了。和李西倭同葬在一個地方。按照蘇格蘭風俗。國王的遺孀。須於四十日內。獨處暗室之中。不和外人見面。馬麗卻不然。他守喪纔十二日。便命將窗子打開。第十五日上。便同布斯威爾同赴京城郊外的雷登離宮。因此國中人言嘖嘖。那時法國駐蘇格蘭大使居克魯。因聽得輿論不佳。親赴雷登行宮勸女主趕緊回都。女主迫於衆論。不得已只得快快回都。這次愛丁堡的居民對待他。卻和從前大不相同了。女主回朝之時。看的人雖人山人海。竟沒一人喝聲采表

示歡迎的。但聞人叢中有人高聲說道。「上帝總有報應給他受的。」此時國中人民對於謀殺但婁的主名。早已有傳說開去。一日布斯威爾拿一襲極講究的長袍。叫成衣匠給他改做。因為這袍子的身寸太大。不合他的身量。那成衣匠認識這袍從前是但婁所常穿的。後來有人拿這話傳到他的耳裏。他也直認不諱。並說死囚的衣服。照例應由殺他的劊子手所得。這也不足為奇的。如今且說但婁的父親倫諾克斯侯爵知道自己兒子被人慘殺。並仗有輿論做他後盾。竟大放厥詞。定要拿住兇手。替死者報仇。女主拗不過他。又因人情洵洵。恐怕惹出內亂。只得吩咐亞笳爾侯爵。叫他嚴查兇手。同日又降了一道上諭。說是如有人曉得謀殺國王的主名者。賞金二千鎊。這上諭貼了出去的。第二日清早。有人見上諭之旁。又貼着一張布告似的榜文。上面寫着「今奉上諭。叫人告發謀殺國王正兇。並懸金二千鎊為賞格。我已調查明白。這次謀殺國主兇手。確係布斯威爾侯爵。約各巴爾福。大衛。蔣柏。白拉克麥斯德。約翰斯本氏。和女主馬麗等七人。」巡街的官吏。一見了這榜文。連忙撕了下來。但是城內居民。十有九都見過了。倫諾克斯侯爵指名控告布斯威爾。輿論也鼓噪着助威。女主無奈。祇得下令將布斯威爾拿交法庭。一面却暗中囑託問官。叫他們查不

出確鑿的證據。一面提前審判日期。擇於四月十二日開庭。倫諾克斯纔於三月二十八日得知開庭日期。限他於兩星期內搜羅證據。這明明是把難題給他做。他就知這次開庭。不過虛行故事。決無水落石出之望。所以到了開庭那日。他並不到庭。惟有布斯威爾却昂然投到候審。有他親信部下五千人。並快槍護兵一千人。擁衛而至。這些護兵。一等布斯威爾入門。便將各緊要出路。分頭把守住了。看官你想有這樣勢耀的被告。有那個膽大的法官。敢斷他個不是。他分明是帶了大隊人馬來破壞國家法紀的。何嘗是親身投到來受法庭的制裁呢。所以是日的判決文。人人早已預先曉得。無非是證據不足。將一千人犯完全釋放。其實法官之中。沒一個不認定他確是正犯。不過是實偏處此。不敢不枉法罷了。布斯威爾自從法庭判他無罪以後。即日便出了一張榜文。說是有人誣我謀殺國主。現在雖經法庭審訊。斷爲無罪。但我爲洗刷名譽起見。願與誣告我者。決鬪一次。以明是非。今後如再有人疑我爲殺君之人。可逕來與我決鬪云云。這張榜文貼了出去。當日即有人在那榜文旁邊貼了好些字條。都說「你若敢指出一中立地點。不帶衛兵擁護。我就願和你決鬪」等語。孰知布斯威爾對於這種挑釁的話。一概置之不答。可見得他確是心虛。欲蓋彌彰了。這且不

表。卻說自從法庭判決布斯威爾無罪以後。忽然滿城有了一種謠言。說是女主即日就要下嫁布斯威爾。這種謠言。按理是決不可信的。然而國人早知他兩個本有來往。這謠言竟是舉國信以為真。那時朝貴之中。都是懾服於布斯威爾權勢之下。誰也不敢說個不字。內中祇有兩個硬漢。公然出而反對。這兩人一個是黑里斯勳爵。一個就是梅味容。一日女主在斯德林宮中。黑里斯乘着布斯威爾不在宮中。便進宮跪在女主面前。口中祇說求陛下以名譽為重。切不可下嫁於謀弑國君的亂臣賊子。現在還有人不信陛下是知情的。若竟出此一途。連那些懷疑的。都信陛下確是主使的人了。不料馬麗不但不納黑里斯的忠諫。忿然答道。你給我退下去。我的心裏。並無欲嫁布斯威爾的念頭。就是我要嫁人。也是我個人之事。我只須對得起全國人民。於你有什麼相干。梅味容見黑里斯進諫無效。他大着膽想出一個計策來。託名他英國友人給他來了一信。上寫着許多反對女主下嫁布斯威爾的話。他見了女主。便把這信呈閱。不料馬麗剛讀得一行。便認得是梅味容自家的筆跡。便笑嘻嘻的將這信遞給他一個近侍道。你看可笑不可笑。梅味容竟代別人寫出這封信來。想來哄我。這位近侍名叫梅德蘭。他和梅味容交情素好。他接信在手。纔讀得數行。急得通身

是汗。急忙將梅味容領到隔室。鄭重其辭的說道。梅味容老友。你瘋了麼。這封信若落在布斯威爾手裏。你就沒有命了。在你原是出於一片忠心。我是甚佩服的。但是在宮中服務。貴在見機。你何苦拿性命來做孤注。這封信早晚是要被那人看見的。我勸你趕快逃避開了罷。梅味容果然聽了他的忠告。一連七日不敢入朝。且說這日布斯威爾回宮以後。馬麗果然把梅味容的信給他看了。他把梅味容恨如切齒。派人四下尋覓。只是尋他不着。布斯威爾雖說是不怕這些小小反對。但是心裏終有些不安。怕日子久了。萬一出些意外的阻力。反致不美。他恃着女主和他愛情深厚。想把這婚事提前舉行。免得夜長夢多。別生枝節。主意已定。他便乘女主自斯德林宮回到愛丁堡的時候。帶了精兵千人。個個騎着健馬。在克拉孟橋邊守住。等到女主駕到。他命手下立刻將亨得利梅德蘭梅味容三人的護從解除武裝。自己卻攬住了女主坐騎的雙轡。勒令女主不得入城。逼着他同赴滕巴離宮。女主彷彿是絕無主意似的。由他如何吩咐。俯首無言。隨着他去了。到了第二日。亨得利梅德蘭和梅味容三人的親兵。纔得了自由。十天以後。布斯威爾和女主並騎回都。兩人神色似乎比從前更要好了些似的。他們回都的次日。布斯威爾大宴朝臣。酒至半酣。忽有林德西。羅德文。

烏格拉斯。梅德蘭等十餘人公同在一張紙上一齊簽了名。這上頭所說的。無非是各人憑良心的指示。深知布斯威爾侯爵斷非弑君的兇手。並且恭勸女主擇婿宜及此人。以孚人望等語。最可異的。就是末尾有兩句話。上寫着「況陛下既已身委布侯。擇婿一事。自不宜屬之他人。」看官你道馬麗擇婿這事。既有臣下勸進。又是自己心之所欲。當然是無問題的了。然而其中尚有兩種阻力。第一是布斯威爾。曾經娶過三次夫人。現在個個活着。前兩位夫人出身寒素。娘家人毫無力量。都是不足爲慮。惟有這第三位夫人。乃是侯爵亨得利之女。卻是怠慢他不得的。第二是馬麗和布斯威爾乃是先姦後娶。按例以姦始者。不得正式結婚。這兩種阻力。他們打定主意。先從容易者下手。布斯威爾前兩位夫人。因出自貧寒之家。他既要求離婚。這兩位夫人惟有俯首遵命。至於第三位夫人。幸喜平時他們二人並無感情。侯夫人對於離婚一事。極端贊成。一經有人出面關說。侯夫人便首先許可。當時即請聖安特魯斯大主教主持其事。將他二人婚約解除。不到十日功夫。已經辦得熨熨貼貼。從此布斯威爾便可自由和人結婚了。至於這第二項阻力。馬麗非自己出馬不可。他先降一道諭旨。說是凡從前布斯威爾侯爵對於朕躬種種失禮之事。朕概不追究。且念其勞苦功

高特晉爵沃克尼公爵以示殊榮。同月十五。又降旨曉諭國內。宣布下嫁布斯威爾公爵。此時去但妻死期尚不滿四個月。這消息一傳出去。國人都道馬麗做出這樣寡情鮮恥的事。必是迷失了本性。尤使國人疾首痛心的。便是數日以前。馬麗曾經對人宣言。說是將來不嫁人則已。否則必嫁一信從舊教的貴族。如今信誓未寒。馬麗公然食言。下嫁一新教徒之暴發戶。人心從此便一去不可收拾矣。馬麗和布斯威爾結婚的這日。那種淒涼寂寞的情景。和這絕倫背理的舉動。可稱相配。除了烏格拉斯。梅德蘭。和布斯威爾家一班門客之外。其餘朝中貴族。沒一個前來道賀的。那法國駐蘇格蘭大使。本是馬麗舅家一手提拔起來的人。他都不肯加入來賓之列。可見馬麗此舉。可謂失人心到極點了。馬麗鑄下這種大錯。可憐他的癡情幻夢。轉瞬成空。結婚不多幾時。布斯威爾的本來面目漸漸露出來了。原來這人生性殘刻。寡情鮮義。待馬麗更是不稍假借。幾於動輒用武。馬麗被他摧辱不堪。有一次幾欲自刎。然而天下之事。常有出人意外者。每次布斯威爾和馬麗失和以後。末了終是馬麗前去陪禮。引咎自責。纔又言歸於好。他竟將自己的地位和女子的人格。對於這僮竟完全的犧牲了。但是這種情景。在馬麗自甘暴棄。忍受得住。而在大小臣工。則忍無可忍。於是

有一班大臣貴族。由太子師傅馬爾侯爵。阿笏爾。亞度爾。格蘭坎。林德西。包特。烏格拉斯。梅德蘭等爲首。集合家臣。舉兵起事。他們這次起事。開宗明義。第一是要爲國主（但婁）報仇。第二是要恢復女主和太子的自由。此時女主的異母弟雅各。還是在英國亡命。當有人告發布斯威爾謀殺但婁之時。雅各正在歐陸旅行。所以這次起事。他表面上是未曾加入。卻說這次衆貴族舉兵勤王。他們自稱爲勤王聯軍。他們的舉動異常迅速。他們最初的主義。要想將女主和布斯威爾雙雙逮捕。一日他們訪得女主夫婦在包斯威克勳爵家聚餐。就帶了家將。先將爵邸包圍住了。爵邸的家人。見自己的府第被圍。登時慌慌張張的進來報告。女主夫婦聽得這消息。就猜中門外的人。專是爲他夫婦而來。但此時抵禦已來不及。布斯威爾忙穿上一套車夫的衣服。馬麗改裝做一個侍童的模樣。急忙騎上了馬。從旁門逃出一口氣奔至滕巴堡離宮。便在此飛符召將。約齊了向日和布斯威爾有感情的貴族。在滕巴堡取齊。這一班人也自稱爲勤王軍。立誓保衛女主夫婦。雅各適於此時從法蘭西歸國。這些勤王軍也要叫他宣誓。拱衛女主夫婦。雅各不肯承認。他說女主是我的阿姊。我爲弟的何必要行此儀式。當然是應該拱衛的。不料布斯威爾以爲雅各言詞吞吐。便從此鬧

了意見。雅各恐怕惹禍。便私自回至本人食邑之地。隱居高臥起來。且說聯軍方面。因在包斯威德家撲了個空。擒不着女主夫婦。後來探悉他二人逃至滕巴堅堡。又有多人起兵前來策應。自慮力不能勝。只得首先入據愛丁堡都城。此時守城大將。原是布斯威爾從前的心腹。即前在勾克道院預藏炸藥。要炸死但斐的那個巴爾福。不料此人今已投入聯軍。所以聯軍到來。他就望風投誠。將都城獻與聯軍。一面又將小小一個銀匣。雙手遞呈主將。這匣子上面。鏤着一個F字母。下面又有一座王冕。分明是馬麗第一個丈夫法蘭西太子所留下的遺念品。後來馬麗將他賜給了布斯威爾。不知怎的。又落在巴爾福掌中。巴爾福呈上這銀盒時。口稱內中藏有重要文據。女主敵人。有了此物。比十萬大兵。還要有力數倍。聯軍統將。登時把盒子開看。只見裏邊藏着馬麗親筆情書三封。一層一層的摺的很緊。這三封情書。就是先前已經見過的。他們得了這樣重要筆據。自然是樂不可支。從此馬麗的生命和名譽。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了。卻說布斯威爾此時正在調兵徵將。自以為部下甚衆。可以一戰。只有韓密爾登尙在召集屬下人馬。未曾和他會師一處。布斯威爾已迫不能待。急欲和聯軍一決高下。時爲千五百六十七年六月十五日。兩軍前鋒業已小有接觸。惟有女

主總想調停其間。最好能免去戰爭。他於是私自派了一名講和專使。前赴聯軍營中。勸他們解甲投降。不咎既往。聯軍方面答稱他們宗旨。在於勤王。專和布斯威爾爲難。並不反叛女主。此時國主（凡得爲女主婿者即可稱爲國主）部下將領。以爲和議旣已決裂。便當準備交戰。孰知人心已去。這些軍士。此時纔知這次雙方交戰。目的不過爲保全布斯威爾一人地位。所以表示不願赴戰。他們公然宣言。聯軍目的不過在布斯威爾一人身上。宜令布斯威爾一人赴戰。何必犧牲我等生命。布斯威爾一聽這話。知道大勢已去。然猶不甘服輸。當時叫人貼出布告。說是願獨自一人和他敵人較量。最高下。聯軍陣中。就有多人情願和他決鬪。然照決鬪條例。只許一人和一人比量。不能一齊和布斯威爾作戰。於是他們公推三人。叫這三人自舉一人。前去應鬪。不料這時布斯威爾忽然改變初衷。說出許多遁飾的話來。結果是不敢出去應戰。這時連女主都覺得替他下不去。他自己部下將領。見他這般畏意。便漸漸腹誹起來。女主見這情形。早知不妙。於是主和之意愈堅。他叫人前往聯軍營中。單叫前鋒將領寇喀迭前來講話。寇喀迭毫不畏懼。登時單騎過來。和女主答話。布斯威爾不願行軍規則。欺他一人少援。嗾使部下擁上前去。想將他活捉過來。被女主攔住道。如敢

有人傷及來使。當以軍法從事。這話不打緊。把個布斯威爾羞得無地自容。加之他想乘人不備。殺人來使。這件事轉瞬之間。已傳遍兩軍之中。自此大家都看他不起。竟有忍不住話高聲罵他無恥的。他纔慌了手脚。知道這次出兵。必且無幸。女主是早看到這層。所以他和寇喀迭談話結果。答應棄了布斯威爾。親自投到聯軍營中。但聯軍須向他行禮。須將軍械置於地上。以示敬意。然後由聯軍擁衛入都。寇喀迭允回營和其他首領商量。明日過來回話。但是女主和布斯威爾分手的時候。他那小不忍之心。不由得又轉到心頭。拉着布斯威爾的手。只是哭不可止。甚至當着大眾說。要派人對寇喀迭去說。取消所立盟約。還是布斯威爾知道此舉無益於己。而有害於女主。力勸不宜如此。一面扳鞍上馬。頭也不回的向滕巴堡飛馳而去。暫且按下不提。第二日早晨寇喀迭按照昨日預定時間。仍是單騎匹馬。來到女主營外。這邊軍士升旗吹號。表示敬意。馬麗聽得他來。立令備馬伺候。寇喀迭一見女主。登時滾鞍下馬。屈膝致敬。女主上得馬時。即對寇喀迭說道。寇卿。我今將藐躬交付與汝。望汝同袍。以昨日盟約爲重。力踐前言。汝可親我手指。以明我絕不疑汝。說時。伸出手去。寇喀迭屈一膝到地。恭恭敬敬的捧了女主玉手。微微的吻了一下。立即起身。親自執着女主馬

轡。步行導至聯軍營外。其時聯軍中重要將領。都已出帳侍立。那種恭慎氣象。馬麗看了。到深爲嘉許。無如那些兵士的態度。卻大不相同。女主的乘騎。到了第二排時。那裏是兵多官少。只聽得有人出言不遜。竟有高聲叫淫賊宜立時燒死的話。馬麗雖明明聽見。只好佯作不聞。心中已是慚忿欲死。不料擡起頭來。忽見一面旗幟。上繪但婁屍體。僵臥人家園中。旁邊繪太子跪在地上。又有大字一行。寫的是。「上帝呀。求你替我復殺父之仇。」馬麗一見此旗。登時撥回馬頭。想回轉自己營內。不料纔走得數步。又見和前所見同樣的旗幟。迎面舉了起來。他再想尋別路而走。誰知他無論目注何方。無不有同樣的旗幟當頭攔住。馬麗見四面無路可走。不禁大叫一聲。向後仰跌馬下。他此時自己已不省人事。旁邊的人連忙將他扶起。半日纔甦醒過來。這日黃昏。女主經衆人擁護着。入得都城。但他沿路不敢擡頭。每一擡頭。必見遠遠有前樣旗幟。或先或後。隨着他方向而行。此時他自己已曉得此行凶多吉少。這一日之中。簡直連梳頭的功夫都沒有。一路上披着頭髮。身上塵積。面帶淚痕。自他入城以後。那人叢中咒詛他的聲音。越加多了。他惟有低頭忍受。迨到得聯軍大本營時。他已是倦極。憊極。忿極。悔極。連頭都擡不起來了。此時門外百姓麤集。情勢洶洶。口出恫嚇之

言。馬麗欲待忍受。心中卻是不甘。欲待出至窗外。憑欄和衆人理說。然而一望見那可怖的旗幟。那膽便壯不起來。只得吞聲忍淚而罷。其實此時與情忿激。目的還是注在布斯威爾身上。他們對於女主。還有幾分相諒的意思。原不欲迫之太甚。就是聯軍將領之中。只要女主從此和布斯威爾脫離關係。也就不追既往的了。無如馬麗孽緣未斷。當晚又闖下了大禍。真令後人又是憐他。又是怪他。至於這禍是怎樣闖的。待在下慢慢的寫來。這日天色晚了。門外羣衆都陸續散去。馬麗自身脫了危險。那一縷情絲。不知不覺的又繞到布斯威爾身上。他想我是遲早仍是一國之主。他如今亡命在外。無財無勢。連個貼身服侍的人都沒有。今晚孤身隻影。此時不知怎樣傷感。想到這裏。便提起筆來。寫了一封長信。說不盡紙短情長。恩意千萬。末了說有日我恢復舊日權勢。定要把你接回宮中。永遠同享榮華富貴。信寫完了。他親自封了口。叫一個衛兵進來。先給他一荷包金錢。然後說明叫他將信連晚送至滕巴堡。交給布斯威爾。倘他已離了滕巴。須探問附近人民。尋覓他的所在。務要將信送到。取回復信爲止。如此又再三叮囑一回。方纔上牀去睡。第二日清早。馬麗被很重的脚步聲驚醒。張眼一看。那人已進了自己臥房。他頗怪這人何以如此無禮。不待通報。逕入至尊臥

室。照這樣看來。恐怕事情不妙。連忙坐起身來。推開帳子一看。只見林德西立在榻旁。這人原是和女主宿有嫌隙的人。所以他莊容厲色的問道。這樣清早。貴爵擅自到我臥房裏來。是何用意。林德西也不說緣故。將手中一封信遞給女主道。請陛下認一認。這是何人筆跡。馬麗一看。知道就是昨夜給布斯威爾的那封情書。便答道。這信是我寫的。我既非囚犯。自有和人通信之權。你何得中途截留。莫非做妻子的給丈夫通信。也是犯法的麼。林德西道。丈夫若不是個國賊。他的妻子自然可以和他任意通函。若這人是個國賊。他的妻子和他通函。便犯了知情的嫌疑。況且信內明說。將來仍要把這國賊召回。然則陛下已確有知情的罪名了。馬麗厲聲斥道。貴爵你忘了是對着你的國母說話麼。林德西道。從前我和你說話時。發音是很恭慎柔和的。不料近年以來。爲你亂用愛情。以致國內連年用兵。我等武夫。披重鎧。冒風霜。枕戈席地。以致嗓音也變粗了。腳腿也變硬了。說話既不能恭慎。那膝骨也彎不過來了。如今我這樣粗暴的行爲。還得請你包涵一些。你那溫存體貼的僕人。如今是不能前來伺候你了。馬麗聽了。雖是氣得發抖。卻是不敢發作。只得說道。我就算容你無禮。但是你今日來意。須得說個明白。論你截住我的信看來。可算是有間牒性質。論你不待通報。

貿然走進我的臥房。似乎你又是我的禁卒了。究竟你算是我的禁卒呢。還是派來偵察我的呢。林德西道。我既非禁卒。也非偵探。請你權且把我當作行路的同伴罷。我奉了聯軍總司令的命令。派我送你到洛克利文堡去居住。我把你送到彼處以後。還得趕快回來。出席軍事會議。商議選舉監國的資格問題呢。馬麗道。據你這樣說來。我昨日投到寇喀迭的時候。你們早已把我當作俘虜看待了。我已身落陷穽。當然已無可如何。只是你們一班蘇格蘭的貴族。把信義二字。看得太無價值。我也算得了些經驗。林德西道。信義原要雙方守的。你原說從此和那國賊斷絕關係。不過一日的工夫。你便忘了誓言。這封信就是你背盟的鐵證。你既忘了盟約。安能責我們背信。馬麗曉得再辯也是無益。便問道。你們定於何時啓程。林德西道。就是今日十一點鐘。馬麗道。我知道了。你也不必在此等着。你去叫人來伺候我更衣。但不知你們還容我享此權利否。說罷。舉手一揮。回過臉去了。林德西見這種光景。本待還要說話。只好隱忍不言。微微的一鞠躬。便退了出去。一會兒馬麗皮登進來。替他更衣理髮。未及十一點鐘。他已預備停妥。他這次離開國都。因在這裏喫苦已多。所以絕無牽戀不捨的意思。一會兒一乘軟轎抬到房外。這轎的四圍。都有簾幕遮住。一來是免得沿途被

人觀看。二來還恐被忠於女主的人所看見。路上鬧出劫駕的事情。反爲不美。馬麗登轎時。絕無一句怨言。又不向人求情。走了兩個小時光景。已到了特定斯登。那裏已預先有船等候。上得船後。舟人拽起風帆。第二日早晨。已抵福斯港的彼岸。在此捨舟登陸。在羅昔地堡進了早膳。一行人又趨程前進。於路中只聽得林德西催人夫速行。說今晚務要動身回都。以便參加重要會議。這班轎夫。心畏林德西毆打。個個爭着用力。纔近紅日啣山。那落克利文堡的碉樓。已遙遙在望。這落克利文堡。原是造在一個孤島之上。四面均是湖水。不與陸地相接。堡裏的人。似早知道今日有重要人犯。要到這裏來的。所以轎子一到湖邊。林德西的僕人從身邊取出一面小旗。向島中左右搖動。林德西自己却於腰間拔出一個畫角來。向湖心嗚嗚的吹了幾聲。只見那島上放過一隻小船來。有四個人打着槳。向此岸疾馳而來。瞬息之間。船已抵岸。馬麗跨進小船。就向後梢坐定。林德西和他的僕人。就立在馬麗的前面。馬麗不願和林德西多說。舉目看那眼前景物。只見那座落克利文堡。碉樓雉碟。儼然是一座堅寨。牆垣高厚。窗小如竇。又像是一座駭人的監獄。僅就這些景象而言。已足令人不歡。再想身處其中。僅憑這些小竇通光。那屋內的情景。已可想象而得。及至舟行近了。只見

兩角上各有礮臺式的高塔兩座。儼然與城中國立監獄形狀相同。堡北一帶古木。加之高垣矗立。儼然是一道石岩。堡之西北。湖中小島纍纍。遠接陸地。是處土名金洛斯平原。其中略有幾處人家。遙望但見小小村落。出沒林際而已。南望只見洛孟山峯巒如鋸。山跌直抵湖濱。馬麗看到此處。船已抵島。於是捨舟登陸。步行不久。就到了堡門之外。有三個人立在門前迎候。一個是島格拉斯夫人。（卽馬爾夫人）一個名叫威廉島格拉斯。還有一個小孩子。年紀不過十二歲左右。大家都稱他爲小島格拉斯。這人本是堡主的遠房本家。自幼在此長成的。這三個人和馬麗略略周旋了幾句。馬麗無心和他們多說。跟着引導的人。走進自己的臥房。這房一共三間。都是面湖開窗。風景倒還不惡。馬麗此時心緒惡劣。不願僕人久在房內。打發他們走了。這時僅有馬麗西登隨伴同來。其餘三個馬麗。一概留在愛丁堡。因爲聯軍統帥。不許馬麗多帶近侍。怕他們人多主義多。將來易於逃脫。且說馬麗和堡中主人雖是初次見面。又不曾多說得話。但是經他大略一看。各人的性情。已被他猜中十之八九。那位島格拉斯夫人。就是威廉島格拉斯勳爵的元配。年紀約在五十五至六十之間。他年輕的時候。也是一位美人。所以雅各五世（馬麗之父）曾和他有過一段風流韻事。

曾生過一個兒子。就是前書所說的雅各。在下原表明是馬麗的異母兄弟。馬麗和他很是友愛。只是這雅各却處處欲圖不利於他。竟欲謀篡他的寶座。這位烏格拉斯夫人。當初和雅各五世自以爲情深意重。將來王后這一席。保得定是他的。况已是生有王子。他母家馬爾。也是蘇格蘭數一數二的大族。論到王室求婚。除了這樣的大族。也就無別家可以比他家更強的了。不料他的仇家。造了一個謠言。說是這位美人。另外還有一個意中人。名叫包德菲爾。那雅各便是他和這意中人所生的。這謠言一傳到雅各五世的耳裏。他心裏焉有不恨的。於是把納他爲后的意思。從此就擱下了。雅各自己既不願娶他爲后。却勸他自己擇婿。當時威廉烏格拉斯要想從裙帶上得些寵幸。便竭力巴結。居然得蒙美人首肯。這就是烏格拉斯夫人來做這洛克利文堡女主人的歷史了。雅各五世在位之日。對於烏格拉斯夫婦。頻施恩澤。然而夫人方面。終以不能正位中宮。引爲憾事。所以他把雅各五世後來所納的這位皇后。視同眼中之釘。又因馬麗是他所生的女兒。又是將來有入承大統希望的。惡其母遂及其女。因之他視馬麗亦和仇人一例相看。今日他二人第一次見面那情景就冷淡的很。便是這個緣故。後來夫人年紀大了幾歲。鑒於從前所作所爲。似乎有些後悔。不

但力自檢束行止。連宗教思想。都爲之一變。他原是信從舊教的。自是以後。他竟改從新教。當時新教徒度量狹隘。黨同伐異之見甚深。夫人亦不能自異於儕輩。所以他嫉視情敵的心思。與年俱長。今日一見馬麗。仍不忘情往事。馬麗是聰明女子。所以纔和夫人說得幾句寒暄套語。便知道宿恨猶未消除。夫人的長子。也叫威廉烏格拉斯。他和雅各實是同母而異父。雅各之於馬麗。則爲同父而異母。威廉此時年紀約在三五六。生得孔武有力。粗眉銳目。赤髯赤髮。確具有烏家特色。烏家和司徒王室。本有世仇。他遺傳性中。亦有此特質。從來謀叛案內。烏家子孫。未有不在內的。威廉和雅各本是同母弟兄。他二人所以水乳交融。誓共患難。他明知若要雅各得勢。非將馬麗推翻不可。如今馬麗果然失勢。他的幸運當然從此蒸蒸日上。聯軍將領知道他家和馬麗素有仇隙。所以決計將馬麗交給他家看管。可以萬無一失。至於前所說的小烏格拉斯。年纔一十二歲。他和這裏堡主。原是遠房本家。因爲父母雙亡。自幼卽寄養在這邊。威廉母子。待他很爲刻薄。他年紀雖小。志向却極高傲。他自思。我不過運氣不好。以致寄人籬下。受人輕視。論到門第。並不亞於這邊。所以他雖受威廉母子豢養。却恨他們寡情。不該視同厮卒。他是個孤臣孽子。年紀雖小。城府甚深。這也由環

境造成。非關本性使然。他對於威廉母子。處處恭慎。隨時涵養。私冀一旦脫離此間。便可一洩多年積忿。但是他對於堡主人的仇恨。限於威廉母子二人。至於威廉之弟喬治。他却和他極其友愛。這其中自有一種原因。須待在下表敘一番。看官方能明白。喬治烏格拉斯。是威廉烏格拉斯之弟。年纔二十五歲。他生下地時。他父親威廉烏格拉斯。因他髮膚顏色。沒有烏家特色。疑他非己所生。所以自幼卽失寵於父兄。這位可憐蟲。生得藍睛烏髮。白皙皮膚。雖是美秀而文。然一家人都視他爲異種。至於他的母親。大概因他父親有對不住他的地方。這是他的隱痛。不可爲他人道及。所以對這孽種。愛之不可。惡之不能。祇有以冷淡態度對待。方能不露痕跡。因此種種原因。喬治自幼卽爲烏家不甚愛惜之子。長成以後。任他來去自由。痛癢不關。他時常經旬不歸。也沒人去理會。馬麗來到落克利文堡時。適值喬治外出。所以前書並不曾紀述及他。喬治和小烏格拉斯。有些同病相憐。所以他二人交誼分外密切。一日烏格拉斯不知何事開罪威廉。威廉揚起馬鞭。正要使勁打去。喬治適在旁看見了。便飛奔過去。將鞭子搶去。擲出數丈以外。威廉以喬治此舉爲侮己。立刻拔出佩劍。要和他決鬪。喬治不甘相讓。亦拔劍出鞘。彼此懷恨在心。都有拚個你死我活之心。小烏格拉斯

怕惹成大禍。立將鞭子拾起。雙手高舉。跪在威廉面前。說道。阿兄不必動怒。原是我的不是。還請阿兄責打纔是。他二人經小島格拉斯這一哭諫。各自尋思了一會。都覺自己各有不是。把劍都收了起來。你南我北的走了。但是從此以後。喬治和小島格拉斯的交誼。格外比前深切。在小島格拉斯更是感恩不盡。在下將他二人這些瑣碎細故說了這半天。並非好事嚕囉。實因此二人和馬麗將來的遭遇。關係至深。所以不得不說個明白。後來看了本傳。纔能明了這裏邊的因由。且說馬麗自被囚在落克利文堡以後。今昔情形。自然大不相同。他一日之間。從國君的地位。一降而爲囚虜。然而名義上。還算是堡中上賓。次日早晨。島夫人親來陪侍。並請馬麗遍視堡中建築。指着一處道。這一帶房屋專供陛下所用的。又指一間道。這是陛下的臥室。外間可作爲宴居之室。最外一間。可以招待來賓。然後又引馬麗下樓。經過一所廣廳。由廳事出來。便是花園。這園是小小結構。雜植花卉。當中一座噴泉。園中尙有老樹數株。樹頂已高出牆外。園之北面。有小門一道。開出門去。便達湖濱。此時門是關着。並且還上了鎖。這鑰匙是威廉經營。不論晝夜。都是有人把守。以上經過的房舍廳事。便是馬麗所能隨便行走的地方。此外便不許他任意游行了。島夫人陪侍馬麗遊覽已畢。復又

引導回到三間住室之中。那時晨餐已備。威廉侍立案旁。躬執樹切之役。（歐洲古禮主人或主婦對待上賓須躬執此役）威廉雖恨馬麗至於入骨。然而既是他家賓客。這禮數上他自不能不盡的。又怕廚役受人指使。於食物之中暗置毒藥。所以每上一菜。不但須他親自樹割。並且必須自己先嘗。連一杯酒。一盞水。亦是一般仔細。不先嘗過。不肯就給馬麗飲的。馬麗對於這種舉動。心裏老大不願。因為每次進餐。都有威廉在旁。將來如遇有可以寄以心腹之人。偶爾同餐。有他時時監督在旁。便沒有私談衷曲的機會。但是主人這般厚意。他又不便推辭。所以每次用膳。他必草草了完故事。免得仇人時刻立在面前。他到堡裏的第三日。出就晨餐之時。見有書信一封。擱在案頭盤盂之內。他一看就認得是他異母弟雅各的筆跡。不由得暗中歡喜。他自從被聯軍軟禁以來。自思惟有這一個人。可以救他出去。一來他和雅各素來友愛。他將雅各從一個道院中的長老。平地封爲列侯。後來因他於謀殺李西倭有幫兇的罪名。他又特旨赦他罪名。自想有這些恩義在他身上。今日自身落難。雅各必替他竭力營救。不料拆信一看。登時大失所望。信中說話。無非數說他已往種種不是。叫他閉門思過。又一再申說不可妄想恢復自由。末了說本人雖無心秉政。然而被衆人推

舉。只得權時擔任國事。又說此舉多半由於他友愛之心。無非欲在暗中衛顧馬麗。免他身受奇辱。那些聯軍統帥。都說但婁之死。出自女主指使。若不處以應得之罰。國人便可從此弁髦國法了。現在本人既被舉為攝政。便可將此舉暗中打銷。總之意在言外。無非要馬麗曉得現在的待遇。還算從輕發落。幸有他在暗中主持。纔能有這優待。馬麗讀了這封信。如同受了個霹靂。但是不願在威廉面前露出失望的態度。先將心鎮定一下。然後出口對威廉道。這信中的說話。想來你是早曉得了的。我和雅各雖是異母兄妹。他和你却又同母弟兄。他既和我阿妹通信。斷沒有不同時寫信給你的道理。他如今被舉為攝政。這樣天大喜信。想來他定要告訴他母親的。威廉答道。誠然。昨天我已知道我那阿兄做了攝政。此舉真是國家之福。至於他愛母之心。當然不能超過他愛國之心。我們但望從此以後。他能把朝政洗刷革新。將從前倖臣嬖侍所弄糟了的事情。一一革故刷新。這纔可慰萬民之望呢。馬麗道。你剛纔說這一番話。絲毫不涉往事。足見你爲子則孝。待賓則敬。你若將往事一齊說出。連我亡父的過失都說出來。不但我做女兒的臉上下不去。就連令堂也要置身無地呢。你剛纔說朝政弄糟。都由於倖臣嬖侍。須知這倖臣嬖侍。不自我始。先王在日。廣有男女嬖侍。

先王對於這些嬖倖。都有恩意。無如這班嬖倖。男的怨先王賞賜不隆。女的又恨先王寵遇不專。都先後背叛先王。你若不信。可向一個名叫包德非爾（威廉母親外奸）的打聽。但這人是否還在人間。我却不甚了了。倘使其人尚在。你可從他探知許多先朝故事呢。說畢立起身來。向臥房中走去。隨手將門拽上。這邊威廉明知馬麗有意侮辱他的母親。但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不過他的仇恨自此又深一層了。馬麗進得臥房。這一日便不再出來。他坐在窗口。飽看湖山勝景。一面望見金洛斯平原。又見湖水鏡平。當中浮着一隻小艇。望去似是小島格拉斯在舟中釣魚。馬麗對着小艇出神。看了半日。忽聽得對岸金洛斯平原水次有畫角之聲發出。只見小島格拉斯立即收拾了釣竿。把小艇飛也似的向角聲起處划去。看他年紀雖小。膂力却大。不一時已將船划到對岸。望去如同一片落葉。轉瞬之間。那小艇復向島中駛回。却艇中已多了一人。他們兩個把小艇划得速如離弦之矢。船頭上水花四射。馬麗再望那人時。只見那人年約二十五六。漆黑的頭髮。披在肩後。穿一套綠絨的緊靠帶一頂蘇格蘭高地式的帽子。斜插一枝雕翎。那船搖近堡時。新來的少年。背對堡樓。未得見他面部。但見小島格拉斯彎着身子。向那少年耳語移時。只見那少年回首向馬麗所在的窗口

望了一望。馬麗不覺的向後一縮。那一瞥眼的功夫。馬麗已看得清楚。見那少年丰神俊秀。肌膚白皙。但不知此人與堡主人有何等關係。待他再探首出去看時。那小艇已靠了岸。船上人已不見了。天下被拘禁的人。自己行動不得。望見人家行動自由。最是垂涎不過。馬麗在臥室之內。望見湖中來船。又見一個從未謀面之人。雖然於他毫不相干。心裏不知怎的。覺得此人來到這裏。或者於本人回復自由。多少有些關係。再冥想此人面目。似乎曾在何處見過面的。只是想不起來。也就置之度外。可是那湖中小艇和那艇內兩少年。時時在他心中上落。彷彿有一種預兆。他可以在此二人身上謀得解脫似的。自從有了這一種無稽的觀念。心中便放心了許多。這夜上床以後。連做夢也比平常甜美。第二天一早起來。立刻推開窗子向湖中望去。只見天清氣朗。水光山色。無不含笑迎人。馬麗又爲之大慰。這日他因貪看湖中風景。便不想下樓到園中散步。不過轉瞬之間。早餐已備。從人進來請他就餐。他就跟着出去。纔一擡頭。又見威廉侍立案旁。他心中不免有些不樂。草草的將早餐虛應故事。威廉等他放下刀叉。便鞠躬退了出去。馬麗等他轉背。如釋眼中之釘。便下樓走入園中。見有兩匹馬拴在樹上。鞍辮都已備齊。他想莫非昨日來的少年。今早就要走麼。他怕惹起

嫌疑。所以不敢動問。隨便在園中散步一回。覺得有些倦了。便信步上樓。仍回到自己臥室。再推窗外望時。只見湖中小艇載着兩人兩馬。慢慢的向對岸划去。仔細一看。船上的那兩個人。並非昨日所見的少年。其中有一人彷彿就是威廉烏格拉斯。另外那一人。是他家的僕人。馬麗目送小舟。看船中的人渡登彼岸。隨見他們攀鞍上馬。忽忽馳去。轉瞬就不見了。正在此時。馬麗西登進來通報。說是烏格拉斯夫人要和陛下面談。馬麗自來到落克利文堡後。絕少和烏夫人見面。今日二人相見。纔是第二次。馬麗要在烏夫人面前賣弄自己姿首。所以先照一回鏡子。又將領口紗巾整了一整。然後安安詳詳的。在一張圈椅上坐定。此時他纔叫請夫人進內。烏夫人一脚剛跨進了門。果然被馬麗的容光所動。登時立住了脚。彷彿是很驚訝的樣子。他以爲馬麗被軟禁在這裏。已有多日。早該憂愁抑鬱到不可自持的地步了。不料他仍是和天神一般豐采。殊出他意料之外。馬麗見烏夫人驚訝狀態。心中爲之一快。隨即帶嘲帶諷的對着西登說道。這堡裏主母。隨身都帶着鑰匙。他要到那裏。便到那裏。偏你還要擺這虛架子。定要進來通報。要叫這邊主人在門外久等。我們如今已是被禁的人了。你何必再講這種虛禮。烏夫人道。陛下如不願我進來。我自當立刻退去。不過我

身爲這堡裏的主人。我子威廉今日有事赴都。我只得代他盡主人之禮。每次進餐時。須得要陪侍在旁。我這次進來。便是對陛下報告一聲。我子不在家時。那侍膳的禮節。須由我暫時代行。這是我做主人不能不盡的禮數。還望陛下海涵。馬麗佯作很高興的樣子。說道。我剛纔這一番話。怕夫人有些誤會。我今託庇宇下。也不是在什麼仇人家裏。我和夫人。得常時見面。還可以使我記得我先君模樣。若是夫人肯時時光顧。我不但不以爲煩。反是很歡迎的呢。馬麗說時。並沒有招呼請。島夫人就座。島夫人已是老大不悅。何況馬麗言詞之中。又揭着他隱痛。所以負氣答道。陛下就算不以我爲討厭。我却除了主人應盡的禮數之外。不願時刻來攪擾陛下。我現在年紀大了些。立着說話。不勝其憊。並且我生性傲慢。人家譏諷的話。是聽不慣的。馬麗裝作發怒的樣子。向西登道。馬麗。你也太糊塗了。怎的不替夫人設座。須知夫人在先王宮中。尙且得與先王並肩而坐。難道在他女兒落難之中。在這監牢之內。反沒有夫人的座位麼。馬麗快搬個凳子來給夫人坐。說時。忽的立了起來。指着自己適纔坐的椅子對夫人道。夫人若以木凳不舒服。不妨就坐坐我的椅子。橫直我的寶座。已經讓給夫人暫坐。這張交椅。給夫人坐也是該的。馬麗這話。分明是指着雅各被舉爲攝

政的那件事。夫人正待要說幾句反諷的話。忽見房門開處。那黑髮白皙的少年已進得房來。對於馬麗連正眼也不看一看。一逕走到島夫人面前。鞠一個躬說道。母親。適纔送威廉渡湖的船已回來了。他教船夫來說。有件要事臨走時忘對母親說知。現在外邊等着要親自稟知母親。說罷。又行個禮。立刻退了出去。馬麗見那少年對於自己毫無敬禮。心中大爲不樂。卽對西登說道。馬麗。你還記得從前有人造一種謠言。這謠言和我們這邊主母的名譽很有些關係。說是怎的有個烏髮白皙的少年。壞了這裏主母的名譽。你還記得清麼。剛纔進來的那個人。以相貌和膚髮論。雖然不像島家的骨血。然而那種蔑視禮貌的野性。到頗沾染些島家的氣味。馬麗。我們去罷。有人在外邊等着夫人。我不走。夫人做主人的反不好先走呢。說着。扶了西登的肩頭。走進自己的臥房去了。島夫人無端受馬麗一場譏諷。滿肚皮的不自在。此時見馬麗去了。只得訕訕的出去。口裏咕嚕着道。你不要嘴硬。總有一日叫你喫苦。却說馬麗起初因仇人在旁。急火中燒。所以打起精神。對着島夫人說出這一番熱嘲冷諷的話來。如今回到臥房之內。越想越恨。他一股勇氣。至此直支持不住了。所以一進臥房。便和身倒在床上。抽抽噎噎的只是悲個不住。他向來是受人敬禮慣了的。一來他是

一國之主。二來他有那一副天仙化人般的美貌。真是受盡歡迎。享盡禮數。不料他認爲是救星。這個烏髮少年。今日見了他的面。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看。只一氣非同小可。這一日他一步也不出臥房。直到黃昏時分。僕人擺上餐具。烏夫人親自率領四個僕人。在那裏招呼侍膳。還有那總紀綱項際。垂着金鑰匙。（是總紀綱的徽章）右手執着法杖。（亦是總紀綱所應有的）遠遠的立着伺候。膳具設齊以後。四個僕人分四角站立。專候貴賓入座。不料馬麗臥房門簾開處。不見女主出來。只見西登一人。慢慢的走近烏夫人身邊說道。夫人請便。陛下今日有些身子不決。不用晚膳了。烏夫人道。請你上覆陛下。還是進些飲食的好。但是我做主人的責任。却已一一做到了。說時命紀綱僕將各種菜點切下一些。放在小銀器內。總紀綱今日代理威廉執那巒切之役。便一一照往例辦理。烏夫人又問西登道。照你說來。陛下今晚是不再出來的了。西登道。一定不出來了。烏夫人道。這樣說來。我是不必在此久等。橫直餐已備齊。萬一陛下要用膳時。只須吩咐一聲。我等便來伺候。說畢昂然出門而去。總紀綱和四個僕人也一齊跟了出去。到了八點鐘時。西登再三請馬麗用些晚膳。馬麗無奈。懶懶的走進餐室。也不驚動主人。隨便吃了點兒。就放下刀叉。走到窗口一望窗外。

晚景。只見滿天星斗。倒映湖中。又見一隻小艇之中。船梢上插着一個火把。那火光熊熊。照入湖水。彷彿一粒大星似的。再仔細一看。小艇之中。尚有人在那裏垂釣。細辨正是喬治和小島格拉斯兩人。馬麗本待要細玩晚景。想起日間喬治藐視自己的情形。便無心賞玩。將窗子關上。回到自己臥房。叫西登侍女揀好的讚美詩念給他聽。他自己和衣倒在床上。卻總是不能入睡。心中萬念上下。到後來重復坐了起來。脫下衣服。披上一件睡衣。仍到窗口坐下。再望那小艇時。已不在了。馬麗至夜深。有時仰望穹蒼。如綴鑽寶蓋。覆在波瀾蕩樣的湖上。夜氣清新。微風習習。神氣爲之一爽。不覺沉沉的入睡了。次日醒來。覺得精神好了許多。直到早餐時候。又見島夫人進來侍膳。那一股怨氣。不由的又湧到心頭。但願島夫人知趣。將各樣食品嘗了一嘗。立刻退了出去。無如島夫人偏要盡他主人之禮。總是立着不走。馬麗如何耐得下去。便對西登說道。你不記得昨天夫人嫌我們失禮。不替他設座。快去端張板凳過來。給夫人坐。仔細不要將那張斷了一條腿的搬來。免得夫人不小心時。摔下地來。島夫人道。這堡中設備不周。祇得歸咎於蘇格蘭王室。我們島格拉斯一家。近百年來。一向不曾受着王家的恩寵。窮的置不起上等桌椅。休說和從前島家全盛時代比不得。連那編

哦小戶。還比不上呢。我聽說從前有個外國樂師。因得了朝廷的寵幸。他一個月浪費的錢。比我們一年的進款還要多呢。馬麗道。烏家的人。個個能自己置身顯要。何必靠朝廷的賞賚。據我想來。烏家的人。最能利用時機。如今已大權在握。連個烏家的庶子。也配得上和王室中人結婚。可惜英國女主伊利沙伯立志不願嫁人。否則怕不是也要嫁給你們烏家呢。烏夫人道。終身不嫁。也不見得是可惜的事情。依我看來。總比一嫁再嫁三嫁的強些。說到這裏。他覺得有些語病。連忙說道。舊教中人對於婚姻這件事。本來看得甚輕。轉轉再嫁。原不視為重要的。馬麗道。舊教和新教。只有一點不同之處。舊教的人。即使再嫁再娶。總還要經過一定的禮節。至於新教中人。有那脫略些兒。簡直是隨便嫁人。連那禮節都可不用的。烏夫人不料馬麗會說出這等刺心的話來。一時忘其所以。舉起手中切肉的刀。向馬麗坐的所在搶近一步。馬麗登時立了起來。瞪着眼對烏夫人臉上注視。似乎專等他來下手。烏夫人不覺一驚。手中的刀跌在地上。他竟想不出該說什麼。祇有示意僕人。叫他們跟着自己走了。馬麗等烏夫人出去以後。仍復就座。心中好不痛快。胃口都比平時好了許多。倒是西登心裏着急。婉言勸道。陛下的口才。真出天授。不過從來以言取禍的往事甚多。陛下以

後說話。務須要留人地步。馬麗如何肯聽這一套話。但說今日夫人聽了我這一席話。够他一日吃不下飯去。今日纔出了心中一口毒氣。早餐畢後。馬麗信步踱入花園。經過廣廳時。見椅上倚有三絃鼓琴一具。他就教西登抱着。說是久不彈琴。不知技藝有否生疏。今日正值高興。何妨借來一彈。一洩胸中鬱悶。西登應了一聲。卽從椅上抱起那張琴來。跟隨馬麗走進園中。馬麗選個僻靜所在。將身坐在石上。接過琴來。先調一調音。然後徐徐彈弄起來。起初不過手彈。後來彈到動心之處。不覺雙淚下流。隨依着琴韻。低聲慢唱起來。他唱的這詩。原是別人的一首舊作。因見他詞旨哀痛。便記在心裏。馬麗如今是國亡被禁的人。愁人對着愁事。那有不觸動悲思的。所以初則是且彈且歌。後來竟是且歌且泣。直到末了這幾句。竟至哭不可仰。連那琴都抱不住。若不是西登將他扶定。那張琴便要跌碎在地上了。馬麗此時仰面閉目。彷彿是睡去似的。西登不敢驚動他。祇是斜簽着身子。目注馬麗臉上。陪着流淚。後來見馬麗愈來愈沉。竟像要暈過去的樣子。纔低聲問道。陛下莫非是唱了那首詩。觸動了心事麼。馬麗微微點頭說是的。我唱這首詩。想起那做詩的人。所以不覺洒同情之淚。西登道。敢問陛下這詩是何人作的。馬麗歎口氣說道。說起這人。我大大的對他不住。他

又是年輕。又是貌美。詩才敏捷。對於我極是有情。後來死於國法。其實他的罪名。無非對我有情而已。嗟乎。嘉斯德拉。我殊負你。西登道。那件事我還記得。陛下何必自怨自艾。他原是繆雷侯爵雅各。定要殺他。纔致伏法的。馬麗道。我果然要赦他。自有力量可以使他不死。不知怎的當時我橫了心。看他就死。不加援手。他因愛我而死。我此時被人棄了。他果尚在人間。那肯讓我受此委曲。我如今後悔已來不及了。馬麗。我彷彿能逆知未來之事。總覺得我將來的慘報。還不止此。我生平作惡多端。上帝定要罰我呢。西登道。這種事近於亂想。陛下何必置之腦中。今天陛下纔覺高興些兒。憑空念起這首詩來。反惹出許多愁緒。陛下以後總須往寬裏着想纔是。馬麗搖一搖頭。歎口長氣。說道。你那裏曉得。六年以前。他這首詩我幾於無日不默唱一二遍。不過今日是第一次出聲唱他。嘉斯德拉是從法國隨我西渡的。從前隨駕的人。都被他們收拾盡了。你還記得當時我離開凱來的時候。我說此生不能再重見法國海濱。當時你們大家勸我不要傷感。如今我的話竟不幸而中了。馬麗說罷。情思黯淡。垂首閉目。眼淚不住的下流。西登知道徒勸無益。不如也跟着哭。於是主僕二人。同時嗚嗚咽咽的你一抽我一噎。哭個不了。如是者好一會。馬麗纔止了淚。心中多少鬱抑之氣。反

覺藉這場大哭排洩盡了。反覺比前空爽了許多。及至後來回到自己住房內。簡直看不出曾經痛哭過的人。須臾午餐時刻已近。馬麗實不願和島夫人見面。打算今日仍照昨日的先例。推說有病不用午膳。不料這日島夫人因早晨受了馬麗一場奚落。不願再來侍膳。就叫他第二個兒子喬治代行職務。馬麗聽得這個消息。更覺自己打的主義不錯。不然定要受更大的氣了。且說喬治帶領僕人前來侍膳。聽說馬麗有病不用午膳。他便遣散了從人。央告西登。請他到馬麗這邊通報一聲。說有要事要面陳女主。馬麗初則不肯。後經西登再三勸他。說看這少年今日的情景。和前大不相同。陛下拒而不見。或者竟因此失卻絕好機會。馬麗聽西登之言。似乎有理。便立起身來。走到外房。剛出房門幾步。便站着不上前走。意思是要看喬治怎樣的對待他。但他此時看見喬治的神氣。當真和前大不相同。他一見馬麗出來。便向前搶近幾步。忽見西登站在背後。他又忽然止住了脚步。開口說道。臣有要事啓奏陛下。事關重要。可否請求陛下遣散了侍從。臣方敢啓奏。馬麗道。馬麗西登不是外人。我和他的情誼。如同姊妹一般。你有話儘可說來。喬治道。陛下既這樣說。臣安敢不依。不過臣要啓奏的話。關係陛下安危。仍請俯准臣言。遣去侍從爲宜。況且臣和陛下說話的機會甚

少。務請從速依臣所請。不然機會一失。恐難再得了。馬麗聽他出言懇摯。不忍再拒絕他。因回頭對西登道。馬麗。你且退去。隨後我會告訴你的。你去罷。西登於是退入臥房。馬麗看他去了。又等他把門關了。纔回過頭來。對喬治說道。如今就是你我兩人在這裏了。你說罷。喬治又往前走近一步。屈一膝跪在地下。從懷中摸出一張紙來。雙手遞給馬麗。馬麗很是詫異。將那紙展開一看。只見上寫着「近因主上幽困落克利文堡中。吾等雖抱忠良。莫由入覲。凡在同志。急宜調集所部。迅圖匡復。雖兵敗子孫受戮。亦所勿惜。爾等前從逆者。果能翻然知悔。奉主上恢復故有。前罪悉不追究。若仍怙惡不悛。凡屬列名本檄各貴族。自宜同舉討罪之師。與逆黨周旋。幸及早反正。勿貽後悔。此檄。」下署安特魯斯。亞笏耳。亨得利。阿白魯斯。葛洛威。羅斯。弗來敏。黑里斯。斯德林。克爾威寧。韓密爾登。聖克來等同盟於滕巴敦城。馬麗看完了檄文。忽問西登之名。何以不在同盟之內。喬治此時仍是跪在地下。又從身邊摸出一紙遞給馬麗。馬麗取來一看。上面僅寥寥數字。「陛下可寄喬治島格拉斯以心腹。此人甚可恃也。」下署西登二字。馬麗此時注目對喬治看了一眼。旋即伸手將他扶起。太息一聲說道。這樣看來。上帝還未嘗絕我。然而我被困在這堅堡之中。他們如何能救我出去。

你又是烏格拉斯家裏的人。怎的肯盡忠於我。叫我殊不可解。喬治道。臣在法國時。第一次得見陛下之面。那時一粒丹心。已願爲陛下效死。但是由來七年。今日纔得再見陛下。爲陛下效命。臣今日敢冒死上言。臣愛陛下。願塗肝腦。馬麗聽到這裏。不覺悚然一驚。喬治看得親切。便道。陛下不要驚訝。微臣空有此願。不敢妄想實踐。今日之言。不過要陛下信託愚臣而已。至於那種妄念。可比諸凡人戀愛星月中的女神。祇好託諸夢想。七年以來。臣無時不竭力思近陛下。陛下不知臣心中有此妄念。連正眼也不會看臣一看。陛下從法蘭西歸國之時。臣卽在陛下御舟之中。後來陛下討伐亨利得利時。臣亦效力於大軍之中。先王（指但婁）病在格拉斯高。陛下前往省視時。臣亦在扈從之列。後來陛下和聯軍講和。回至愛丁堡中。臣趕緊自軍中潛回都城。不料臣到愛丁堡時。陛下已被人劫到這裏來了。臣想陛下蒙塵。正微臣用命之時到了。臣在外四下探聽。知道有些忠愛貴族。聚集在滕巴登。插血爲盟。要共起勤王之兵。臣立即趕赴滕巴登。投效這些同盟貴族。因我是烏格拉斯家人。可以自由出入。就委我傳遞消息。他們寫好了檄文。便教我呈上陛下。如今但求陛下不以臣之妄念爲意。無論何等秘密事件。但求吩咐下來。臣未有不竭盡駑駘去辦的。馬麗道。你的忠義

我甚感激。但是你那愛我之心。我勸你趁早丟開了罷。你不見凡是愛我之人。都不得善終麼。法子法蘭素二世。嘉斯德拉。李西倭。但婁。現在都是古人了。我是個不祥之人。千萬不可近我。不過我曉得你這顆心。完全出於至誠。只怕你効忠於我。我却不能酬報你呢。喬治道。臣但求得近陛下。爲陛下効奔走。出陛下於拘囚。那就是十足的酬報了。萬一臣不能達上項目的。寧願一死以報陛下。馬麗仰天長歎一聲道。可憐此子。喬治執着馬麗的手。吻一吻道。陛下該說幸哉。喬治。陛下爲臣有此太息。臣已蒙逾分恩寵了。馬麗道。你可知道這些同盟貴族。打算用什麼方法。脫我出這地方。喬治道。現在他們剛有勤王的舉動。至於用何方法。尙未思得萬全之策。不過陛下要脫離這個所在。非在微臣身上想法不可。微臣因此之故。所以初次見陛下時。裝出那種絕不關切的樣子。無非欲使臣母不疑。不然。他今晚決不容臣來伺候陛下晚餐的。臣現在於母兄處竭力結好。倘有一日他們能將重要門戶鑰匙交給臣管。陛下恢復自由之日便不遠了。以後臣的舉動。陛下毋須視爲奇特。在人前臣是烏格拉斯家人。和陛下是仇家。除非陛下有迫切危險。臣之一舉一動。總以不叫母兄見疑爲是。但無論臣在何處。臣無時不以陛下之安危爲重。說至此。又引馬麗至窗前。指着對面

金洛斯山上一間房子說道。陛下每日黃昏。如看見那屋內現有燈光。就可曉同盟諸侯局面決不解散。早晚總有脫離拘囚的希望。馬麗道。聽你今日這一番話。頓使我心中有無限希望。喬治。我甚感你。喬治道。臣在此間。時候已不少了。萬一被臣家人見疑。全局立時瓦解。那時臣真該萬死了。說罷。深深鞠了一躬。忽忽出門而去。馬麗此時。心中愉快不可言狀。立即回到臥房。把喬治所說的話。一一告知西登。連喬治如何愛他的話。也一字不隱。自是以後。他二人專盼天黑。要看對面的號燈。好容易時近黃昏。天上剛有幾點微星出現。對山屋內的燈果然同時也跟着亮了。馬麗初次見此燈光。幾乎喜極欲狂。四肢都顫動起來。他對這燈光呆呆的看了半日。似乎捨不得離開這救星。西登勸他去睡。他只是置諸不理。直等夜色已深。他纔懶懶的上床去了。這一夜之中。他還兩次起床。到窗口去看那燈光。見他還是亮着。直到天明。纔不見了。第二日喬治來伺候馬麗早餐。他乘機私告馬麗。說他阿哥威廉今晚自都城回來。明日一早。他便要到同盟諸侯那邊打聽調兵消息。因為衆諸侯的計劃。非等厚集兵力。不敢前來救駕。至於他本人。一向來往自由。再沒有人會因他來去閃忽。疑他有通敵嫌疑的。這日晚上。威廉果然自都城回來。和他同來的尚有羅德文勳爵。這羅德

文卽是謀殺李西倭那人的兒子。他父親後來亡命英國。便在那裏死了。又明日。都城裏又來了兩個人。一是林德西。一是洛勃德梅味容。這梅味容就是從前出使英國那人的兄弟。他們幾個人到落克利文來。是奉了攝政的命。專和馬麗來辦交涉的。第二日早餐時候。仍是威廉前來侍膳。馬麗進膳時。和威廉不交一語。所以喬治的啓程。和羅德文的來到這裏。他完全不會曉得。早餐以後。他便到窗口閒眺。忽聽得對岸畫角聲鳴。抬頭看時。只見對岸兩人兩騎已到湖邊。專候堡中派船去接他們來堡。因爲相隔太遠。看不出來者是誰。及至小船離堡近了。他纔看出一個便是押解他到這裏來的林德西。他心裏不由得一驚。又見他披堅執仗。彷彿是前來廝殺似的。他那同伴。馬麗認得是梅味容兄弟。他見了這個人。心裏又稍爲一寬。因爲梅氏弟兄。一向和他要好。林德西縱欲加害。有他在內。總可得他幾分幫助。雖然如此。他心裏終有些害怕。於是密遣西登。叫他下去偵探一番。若是得些消息。不論是禍是福。須得趕緊上來報告。以便有個準備。西登會意去了。他一人思來想去。終是猜不透今日的吉凶。忽聽得西登脚步聲響。他方如夢初醒。一等西登進門。便急忙問道。得着些消息麼。西登道。陛下眼力真好。來的果然是洛勃德梅味容和林德西兩人。不過我聽說昨

日威廉回堡時。還帶着一人同來。若說出這人的名字來。陛下更要着驚呢。馬麗道。林德西雖是鹵莽。但他家的人從來講禮。我倒並不怕他。至於梅味容兄弟二人。他們平時和我感情素厚。這次來到這裏。於我有益無損。你說昨日和威廉同來的究是何人。快說給我聽。西登道。陛下也不必着急。昨日來的。就是那小羅德文。據我所聞。他不久就要來見陛下開談判呢。馬麗一聽得羅德文之名。想起他父親從前刺死李西倭時。那種凶暴情形。不由得大驚失色。幾乎站立不住。要跌倒的樣子。西登連忙上前攙扶。馬麗定一定神道。不妨。我一會兒就會好的。我想他父親何等兇暴。他的兒子決不是善良之輩。他們既派他來和我談判。我想決沒有好事。橫直我已經落到這個地步。想來也沒有更夫不了的事。一會兒他們進來。我自當隨機應付。你如今且立在門口。他們來時。且叫他等着。容我整一整妝。再讓他們進來。說罷。便向臥房進去了。西登見馬麗神氣鎮定。心中甚是佩服。果然是將門之後。臨到大事。毫無兒女膽怯狀態。他一面這般想着。一面走到門邊。想把門上了拴。暫時可以攔住外人。不教貿然闖入。不料那門拴早被威廉叫人拿去了。門上只剩兩個鐵攀。尋了好久。沒個可以代門拴的物件。一會兒他聽得有人上樓的聲音。他忙了手脚。一時想不出別法。只有

將手臂伸入兩個鐵攀之內。打定主意。就使折斷自己手臂。也不叫來人闖入屋內。少時那人上樓。在外大聲扣門。嘴裏還叫着快開快開。西登壯着膽問道。你是何人。你難道不知這裏是國母的住房。任是何人。也不能這般無禮。那人答道。我是林德西。今日奉了攝政的命令。來和司徒馬麗貴人談判。任是什麼所在。我有權可以去得。西登道。就是攝政派來專使。即使要見個尋常命婦。尙須先待通報。何況對於國母。豈可忽略臣下面君的禮節。你既是林德西貴爵。應該懂得規矩。你且在外等着。聽候傳見。林德西想不到受西登這一番教訓。只氣得忿不可遏。大聲叫道。了不得。你若是不開門。我便要毀門進來了。此時西登忽聽得門外另一個人說話。認得是梅味容口音。只聽他說道。貴爵不可如此。橫直羅德文貴爵還未上樓。我們且在外稍候。等他來時。一同進去便了。林德西道。我却耐煩不得。說着又推一推門。只見那門晃了一晃。仍是不開。怒極罵跟來的僕人道。你這混小子。你不說裏邊的門拴已被你拿走了麼。只聽那人說道的確被小人先拿走了。林德西道。然則那丫頭用什麼東西拴住門呢。西登在內答道。我就用臂膊代了門拴。這事在我們蘇格蘭歷史上有個先例。當初雅各一世被難。躲在民家一間房內。他敵人前來敲門。當時有個忠臣。就是這烏格拉

斯家的祖宗。他也是用臂膊代作門拴。我今日是效法先賢。不過我料不到烏格拉斯家先世有那樣忠臣。於今子孫都做了反賊。豈不可歎。林德西道。你既熟讀歷史。也該知道當時烏格拉斯加德林雖則以手臂代了門拴。到底不會擋住敵人。到後來。徒然折了自己的臂膊。救不得雅各一世的命。西登侃侃的答道。忠臣做事。原不計及成敗。當時烏格拉斯加德林斷臂救主。格拉罕毀門刺君。這段故事。流傳民間。輿論對於那位女豪傑。何等讚美。對於格拉罕何等辱罵。人生只爭此一點名譽。你我二人。如今一模一樣。重演那樁故事。後來青史流傳。我落了斷臂救主的美名。你就耍得那毀門刺君的惡名了。這時馬麗整容已畢。立在臥房門口。高聲叫道。馬麗。你開了門。讓他們進來罷。西登果然拔出臂膊。把門開了。林德西第一個進來。梅味容跟在他後面。彷彿是很慚愧的樣子。頭也不敢抬起。林德西進得房來。上前走了幾步。重復止住了步。舉眼四面一看。問道。他在那裏。他教我們在門外等了許久。難道到了屋裏。還要我們再等他不成。他已經到了如此地步。莫非還要擺那國母的架子麼。梅味容低聲勸道。貴爵。且忍耐些。我們總得等羅德文貴爵到了。纔好開這談判。林德西怒道。他不來。我就開不得口麼。我們不願等他。他如今躲在什麼地方。我總得尋他出來。說

着。便要闖入馬麗的臥房。不料馬麗正在此時。已開門出來。他此時神氣鎮靜。容光煥發。舉步從容。儼然人君態度。林德西見了。不覺身子彎了下去。深深的鞠了一躬。馬麗微微的點一點頭。說道。林德西貴爵。我教你等的久了。我們做女子的每次見客總得修飾下子。不比你們男子。可以隨便得的。說時將眼一看林德西的裝束。見他披一套長鏽的鐵甲。上面沾滿污垢。臉上顯出很不滿意的神氣。又對梅味容道。梅味容。好久不見了。從前我在宮中見你。今日卻在這監裏見你。但望你不同我處境不同。改變你弟兄二人忠愛之心。這時林德西立在門次。向外望着。似乎在那裏等候羅德文到來。馬麗和梅味容說了那幾句話。又對林德西用手指着他腰間所佩的一口大朴刀。說道。林德西貴爵。你到我這裏來。何用帶此殺人利器。莫非你怕遇着敵人準備廝殺麼。又不然。你想用這兇器來威嚇我婦女麼。你若是存這條心。你可錯了念頭了。我是司徒家的女兒。從來不畏強暴。就是你拔出來用時。我都不畏懼的。林德西道。我把這刀帶了到這裏來。算不得用非其地。這刀和你們的家乘上很有些淵源呢。馬麗道。不錯。你家祖先個個都是英雄。以英雄而有寶刀。應該替王家効力纔對。林德西道。我的祖先却曾以此刀立功。不過做國君的。對於我祖先所立的功勞。有些

膽寒罷了。從前你會祖雅各三世時。任用倖臣。我祖捕貓鼠阿赤保。就拿這把刀一個個將他斬了。後來你祖雅各四世時。權臣史拜。仗着你祖父的恩寵。當着你祖父之面。將我祖捕貓鼠阿赤保百般辱罵。他仗在有你祖父保護。以爲有恃無恐。我祖阿赤保就拿這刀斫去。只一下。將他鋼甲斫破。削去了半截身子。兩年以後。這刀的主人翁。戰死沙場。他兩個兒子和二百名烏格拉斯家將。同時陣亡。這把刀便落在安古斯侯爵手裏。那時韓密爾登弄權跋扈。安古斯侯仗着這把寶刀。將他家逐出國都。不留一人在朝中作祟。時人稱爲一掃光之役。後來到了你父親手裏。那不識輕重的白克魯支。奉了你父親的密諭。想把這刀從烏格拉斯家人手中奪去。到後來突尾橋一戰。史各德家戰士二十四人喪了性命。這便是這把刀的歷史。馬麗道。據你說來。這把刀既是烏格拉斯家世傳武器。何以又會落到你的手中呢。林德西道。這其中也有個緣故。並且這件事去今未久。想來你總該記得。我今說給你聽。逆賊布斯威爾。謀殺你丈夫但婁之後。他不認這筆賬。還要張貼布告。說凡是敢說他是弑君的。他便要和他決鬥。當時就有三個不怕死的人。當面指出他卽是殺人兇手。我就是三人中之一人。不料布斯威爾說那個人不過是個男爵。位分太卑。不屑和他拚命。我就搶

上前去說。我是個侯爵。位分和他相同。說不得要請他比一比高下。那時這堡裏的主人在旁。就把這寶刀贈我。好教我和布斯威爾廝殺。不料那匹夫只會口出大言。一到犯了實真。他便不敢出頭。他果然絲毫有些丈夫氣的。我料他早死在我這刀下了。他的屍體也早被鷹犬食盡了。林德西說布斯威爾謀殺但婁這段故事時。梅味容和西登二人都知道這件事和馬麗有極曖昧的關係。都替他捏着一把汗。以爲他決沒有話可以回答。不料馬麗聽了神色自在。從容答道。貴爵。我聽你說起決鬪。彷彿可操必勝之權。究竟那次不會真正比得。若果然上了校場。那勝負之數。尙在不可知之列呢。可惜我身爲女子。只傳授了先王的寶座。不會傳授他的佩刀。不然。你的刀雖長。恐怕遇着我司徒家的兵器。你那把刀還欠長些兒呢。不過這些話。都不關今日之事。你此番來見我。必有一種使命。決不是叫你到我們婦人面前。來稱雄的。林德西聽馬麗的話。無處不帶譏諷。心裏早不自在。便答道。你猜的不錯。等羅德文一來。你便明白了。說時已聽得樓梯上脚步聲響。大家知道是羅德文來了。梅味容當馬麗和林德西說話時。他始終不置一詞。兩眼不住的對馬麗看着。此時聽得羅德文的脚步聲音。他見馬麗登時變了顏色。一心恐怕馬麗膽怯。立着不穩。暗中對馬麗做了手

勢。似乎教他坐了。免得教人看出他心虛的破綻。馬麗却不理會。注目對門看着。專等羅德文進來。一霎時。他進來了。馬麗自從李西倭被刺以後。不會和羅德文父子見面。這小羅德文原是文臣而兼武士的。他所穿的衣服。亦是文武兼有。他今日穿一件繡花的上衣。這是朝貴的普通服裝。但是這上面有好些鋼紐。預備上戰場時。可以將鋼甲套上去的。至於他的五官膚髮。無一不與其父相似。後來他的遭遇。也和他父親相同。就是少年橫死。他和林德西兩人相比。雖心思兇狠不相上下。然而以外貌論。却比林德西圓滑多了。他一進門。見了馬麗。便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。只是貌恭心倨。明眼人一看就看出來的。馬麗見他鞠躬。便也還了個禮。烏家的紀綱僕。原自跟他進來的。此時便端過一張桌子來。放在馬麗的面前。上面已端整好了筆墨。桌子纔擺定了。羅德文便對他努一努嘴。紀綱僕會意。便退了出去。馬麗見桌子擺好。便就上位坐了下去。然後開口說道。諸位貴爵。你們奉有什麼使命。不妨從早說來。你們都是些飽經戰陣的人。今日對着一個婦人辦交涉。爲什麼還這樣拘束呢。羅德文道。我向來奉公不阿。只要是奉着上頭的使命。無論怎樣爲難。甚至於己不利的。總是依着規矩做去。我現在奉了祕密會議的命令。教我前來辦事。諒你是明白道理的人。決

不至於違抗上命。馬麗憤然道。祕密會議。是我所手創的。我就是會中最高的人。我今並不加入會議。其餘諸人。何得妄有舉動。對於我都要下起命令來了。莫非是這班人良心發現。因為開罪於我。如今要求我格外加恩。免于究辦麼。林德西聽了馬麗這一番話。恨得牙癢癢的。只是摸弄佩刀。恨不得要拔出來顯一顯那刀的鋒利。不過有羅德文在前。他不便搶着說話。至於羅德文。他却絲毫不動聲色。等馬麗話說完了。他冷笑幾聲答道。你這次却誤會了。我這來不但是求你開恩。倒是奉了祕密會議的命令。來赦你所犯的罪呢。馬麗道。赦我的罪麼。那聽得世上有臣子赦君上的道理。你說的話。可謂離奇萬狀。我聽了不但不生氣。倒反要好笑了。你往下說罷。羅德文道。你犯的罪。雖然已蒙赦免。但是附帶有些條件。我身邊帶有公文。這條件都寫在上頭。須知這次負責諸公。都以國家爲重。所以纔顧不得忌諱。正所謂大義滅君。你須明白這個道理。馬麗道。你所說的那件公文。可讓我一看麼。想來你們既要我在這上頭簽字。總得先讓我曉得其中的內容。羅德文道。這公文當然要讓你看過。並且要你自願簽字。決不能用威迫手段。逼着你簽名的。馬麗道。既是如此。你可念給我聽。羅德文於是從懷中掏出一張紙來。高聲念道。「余以冲齡踐位。自顧藐躬。時虞隕

越。無如德薄能鮮。雖宵旰勤勞。無補國事。茲值國事蝸蟻。益動倦勤之念。幸前者荷蒙帝庥。誕生太子。天心所屬。衆望應歸。茲余自願將一切政權。授諸太子。俾余得脫卸仔肩。悠游歲月。第余此次遜位。深恐臣庶或有誤會。茲特派林德西威廉羅德文等三貴爵。齎奉詔書。前赴斯德林宮中。召集國中元老教士及市民。當衆宣讀。俾朝野上下。知余之遜位。出於愛國真誠。幸勿妄有誤會。負余素志。此詔。蘇格蘭國女主司徒馬麗署名。千五百六十七年六月日。書於落克利文堡。」羅德文讀畢。各人面面相覷。沒一個願意先開口的。羅德文等得不耐煩起來。便問馬麗道。詔書中的說話。你聽明白了麼。馬麗道。聽是聽見了。只是滿紙叛逆的話。我殊不能明白。我不信你們一班蘇格蘭的勳貴。與國家共休戚的。竟個個成了亂臣賊子了。林德西此時真忍不住了。他大聲嚷道。誰是亂臣賊子。那禍國殃民的婦人。纔當得起這幾個字呢。梅味容壯一壯胆。低聲勸道。林德西貴爵。你說話請檢點些。馬麗攔着說道。洛勃德。你不必說話。我自理直氣壯。比較林德西貴爵身上所披的鋼甲。還堅固百倍呢。又對羅德文道。我那班忠愛的大臣。還有什麼話教你來和我說麼。還是祇教我在那張紙上填上日子簽上名就算完了。若僅是這一點子要求。實在太少了些兒。你身邊不是還有一件

什麼公文麼。不妨再拿出來。看是什麼東西。我那班大臣真是太體惜我了。他們怕我勞神。所以要教我那未滿周歲的孩子。替我肩這重任。羅德文讓馬麗熱嘲冷諷。只當不會聽見。說道。第二件公文就是祕密會議裁可的議案。請你特派你兄繆雷侯爵雅各做監國攝政的一道證書。馬麗道。這也奇了。這大權在握的祕密會議。何必定要我同意。纔能實行這點小事。我那阿哥。他要加個新頭銜。也何必定要我簽這個名。似這等友誼之愛。真令我欽佩之至。於是一面立起身來。一面說道。諸君你回去對那班教你們來的人說。他們這種請願。我司徒馬麗簡直無法可答。還請他們自己主張罷了。羅德文道。你且耐心想。你若是要國人赦你的前罪。非答應這些條件不可。馬麗道。我不答應。他們便該怎樣。羅德文道。我不便擅出主義。不過你若懂得英倫和蘇格蘭的國法。應知道歷史上王后因犯了殺人和姦淫的罪名。都是受什麼刑罰。別的我也不用說了。馬麗道。我犯殺人和姦淫的罪名。有何證據。這事和我關係甚深。我非問個明白不可。羅德文道。證據是當然有的。布斯威爾既殺了人。那被殺的遺孀。不待服滿。便嫁了行兇的主犯。這是一個最顯明的證據。另外還有雅各巴爾福獻出來的情書。這也是白紙上寫的黑字。確鑿不磨的憑據。馬麗道。你剛纔說起

布斯威爾說他是殺人的正兇。又說是被人殺死的那個遺孀。嫁了這殺人的正兇。都是這二人的罪狀。你既有如此的好記心。應該還記得有一日在某處酒樓之中。那個布斯威爾請了好些客人。大家簽名在一紙請願書上。環請你所說的那犯淫的婦人。勸他不必泥守禮法。從早擇婿。並且請那婦人就嫁給這殺人的正兇。這張請願書。現在保存着。你若要看時。我便可以取來給你一看。那請願書上簽名的。有林德西羅德文諸貴爵。據你今日所說。可知這班請願的。早已存心不良。先勸人犯罪。然後再舉發他的罪狀。人心險惡。竟至如此。良可浩嘆。我還記得當時勸我不要嫁布斯威爾的。祇有梅味容和黑里斯二人。如此看來。滿朝動貴。祇有此二人還肯盡忠於我。其餘的都是投井下石的人了。羅德文聽了馬麗這一番話。任他涵養功深。至此也不由得有些驚慌起來。只得說道。剛纔這些話。都不關正題。到底遜位詔書上。你肯不肯簽字。你若肯簽字時。敢保你的名譽和生命不受些須危險。馬麗道。如今我已驚弓之鳥。不敢太信人了。你說保我名譽生命不受危險。究竟有何保障。羅德文道。我說的話。就可作爲保障。馬麗道。你的話就作得保障麼。我剛纔說過。你簽字的請願書。尚且算不得數。何況是一句空言。林德西怒對羅德文道。你不必對這婦人多說了。我

們對他說了許多好話。他只一味的熱嘲冷諷。誰耐煩聽他這些。羅德文道。我們真的不必再詞費了。又對馬麗道。你這樣倔強。切莫自悔。我們都已盡過忠告了。梅味容看看事已弄僵。再不容坐視。只得說道。諸公且耐煩些兒。我平時也是能說幾句話的人。今日勢力不敵。只有追隨諸人之後。請你們看我平日交情面上。容女主思索一會。再行答復。林德西道。你既這樣說。我們先去。你姑留在此間。看你用甜言密語。能教他回心轉意否。我們再等一刻鐘回來。請他在一刻鐘限內。決定最後的答復。說罷。便和羅德文一同出去了。梅味容一等二人轉背。急忙走到馬麗身邊。雙膝跪下說道。陛下剛纔說當時只有臣兄和黑里斯勳爵力進忠諫。陛下悔不聽他二人之言。如今陛下大患在前。可否容臣進其忠告。陛下須知這次利害關係。較之從前擇塔一事。還要更大呢。陛下之兄。陰狠萬狀。他是沒有不能作的事。陛下若任意氣用事。不能小忍。臣實不忍言其結局。馬麗道。我那阿兄今日如此相迫。可算得忘恩負義。達於極點了。難道他還有再比這狠毒的計策麼。他至多把我交付法庭。公開審判。這事我求之不得。我到那時。自能表明心跡。看有那個問官。敢判我爲有罪。梅味容道。他們決不容陛下有自白的機會。陛下現在身被拘囚。萬一遣個刺客前來行兇。彼時除逆黨

之外。只有上帝是個見證。上帝雖能賞善罰惡。然當惡人行兇之際。他却不能便和他算賬。那時陛下且不枉喪大命。外邊的人是一些不會曉得的。陛下須記取麻吉瓦利曾有一句名言。他說做帝王的人。一經被人拘禁。他的死期便不遠了。陛下祖先差不多個個都不得善終。陛下應以前車爲鑒。再不可蹈此覆轍了。馬麗道。人孰無死。只求死得快。死得爽利。我情願一死。贖我前愆。梅味容。我仔細一想。我的罪惡真是不少。人說我謀殺但婁。可是冤的。但是我嫁布斯威爾。實屬咎無可辭。梅味容。你看壁上時計。着急道。陛下。請你從速下個決心。他們快要進來了。他們不得回信。是斷不肯休的。陛下。常言識時務者爲俊傑。陛下身邊。只有女侍一人。將來遜詔出去。國人都能猜想。必是受人所迫。斷不是出於自願。現在姑且答應他們。許他們簽名。將來翻案日子一到。臣便可替陛下作個證人。說這遜位詔書。確是被人威迫所下的。陛下。臣言盡此。務乞速裁。這幾句話纔說得完。已聽得樓梯上脚步聲響。不多一刻。房門開處。羅德文首先進來。林德西緊緊跟在後面。羅德文開口問道。我們又來等你的回信了。你主意打定了不曾。林德西接着說道。我們須得要個切實的答覆。含糊些兒都不行的。馬麗道。你們的口氣好不利害。我若是手下有人護衛。諒你們也不敢如此無

禮。現在我是被囚。又是手無寸鐵。你們自然膽子大了。你們橫直要我在詔書上簽個名字。我簽給你就算完了。梅味容取紙筆過來。羅德文道。你今日雖允簽字。你可保得定將來不翻案嗎。馬麗正待拈筆簽名。忽聽得羅德文說出這幾句話來。就把筆往案上一擲。立起身來說道。貴爵剛纔你教我下詔遜位。我已經答應簽名。莫非你教我簽名之外。還得寫個甘結不成。我本身應繼承英法蘇三國君主。如今一個個都被人搶去了。搶去不足。還得教我出具甘結。既然如此。我這名便不簽了。看你們如何處置我。林德西伸出一隻虎爪式的右掌。一把握着馬麗的手。似乎要逼他簽名似的。口裏說道。你須放明白些。我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。你須曉得天下不能彎的東西。到後來非折斷不可。你既不肯彎。就得預備斷了。馬麗一句話也不答。只拿一雙眼睛釘住了林德西的臉。露出一種藐視輕鄙的神氣。林德西倒覺得侷促萬狀。臉上羞得通紅。將手一鬆。往後退了一步。馬麗此時。鼻子裏哼了一聲。說道。我如今已落在你們手中。當然由得你們作主。我就依着你們。聲明我此次遜位。出於自願。並非受迫。照這樣寫法。你們總可滿意了罷。說罷。提起筆來。一口氣把兩紙詔書都簽上了名。向羅林二人點一點頭。一句話也不說。帶着西登。緩緩的向臥房中走進去了。羅德文目

送馬麗進了臥房。然後開口說道。好了。好了。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。林德西。你用的方法雖然是粗魯些。然而却很有効力。林德西道。你不必開玩笑。這個人的態度。真是令我佩服。我若不是立誓和攝政合作。我幾乎要跪在他膝前。求他赦罪呢。羅德文道。你既覺得良心責備。此時翻悔也還不晚。他此時正是一肚皮的委屈。有你這樣一個人。做他的保駕大臣。他是要格外看重你呢。林德西又道。你還是這樣取笑。他的罪狀。已是情真事實。若是遇有一點可疑之處。老實說。有我老林在。一日。我便不許有人動一動他的毫髮。便是攝政要和他爲難。我也不答應呢。羅德文道。我想不到你這樣一個莽夫。居然一聽得美人的嬌聲。又加上幾滴熱淚。便心軟到如此地步。我聽得古人阿赤立斯。他的槍頭上長有鐵銹。凡是受他槍傷的。沾着那槍上的鐵銹。那創口就被這鐵銹醫好了。今日之事。逼他簽字的是你。你何妨再幫着他替他翻案呢。林德西道。算了。算了。你和我多年交好。就是開玩笑。也得有個限制。算了罷。說了罷。說着。先自出門而去。羅德文和梅味容兩個跟了出去。不過兩個人的態度。大是不同。羅德文是洋洋得意。昂首天外。梅味容却是滿臉愁容。垂頭喪氣。只一點上。就可看出兩人的心理來了。馬麗自從簽名詔書以後。這一日便不會離開臥房一步。直到

黃昏以後。他纔走近窗口。舉眼望那對湖的燈火。果然已經亮了。自是以後。差不多一個月的工夫。他就恃着這一星燈火。做他惟一的希望。不然那茫茫晝夜。更覺得萬倍難堪了。如此者又過了一個多月。那對湖燈火雖未間斷。然而消息杳然。馬麗心中未免有些失望。忽一日他早晨起來。推窗向湖中一看。不禁喜出望外。不由得大叫一聲。西登趕緊過去看是何事。馬麗已是高興的說不出話來。但用手指着湖中一隻小艇。喬治和小島格拉斯都在那裏垂釣。原來喬治是昨晚回到堡中。堡中邏卒因他向來去來無定。所以連警角都不曾吹得。否則馬麗昨晚就可曉得喬治歸來的消息了。但是喬治雖已回到堡中。接連三日。終不能見他的面。到了第四日早晨。馬麗睡夢中聽得犬吠角鳴。他立即奔到窗口。只見威廉帶了一二個近侍。牽着獵犬。正在下船。似乎正要對湖山中去打獵樣子。原來威廉一向喜歡打獵。這一向因為政事勤勞。好久不會活動筋骨。今日不知怎的忙裏偷閒。要過一過他的打獵的癮。但是這一來把個馬麗喜的不亦樂乎。他想威廉既然出獵。烏夫人餘怒未消。未必見得親來侍膳。今日定是喬治前來恭代。那時便有了探聽外邊消息的機會了。後來果然不出他之所料。到了早飯時候。馬麗聽得脚步聲響。房門開處。只見喬治領着一班僕

人捧進早餐。見了馬麗。不過將頭略點一點。馬麗是經他預告過的。在他人面前。他決不露出關切極深的樣子。馬麗也只微笑一笑。兩人初不交言。及至從人退去之後。馬麗纔含笑說道。我好容易盼到和你見面了。喬治拿手指在嘴唇上捫了一捫。似乎叫他不要多說。輕輕的走到門口。向外一聽。知是僕人已經退去。然後走到馬麗身邊。深深的鞠了一躬。說道。臣此次帶得好消息來了。應該感謝上帝。馬麗道。快把這消息說給我聽。我在這裏度日如年。實在等得不耐煩了。你可知道他們已經派人來過。偏我下了遜位的詔書麼。喬治道。這事同盟諸侯都知道了。並且曉得他們威迫陛下簽名。衆人因此愈加忿激。那勤王之念。比前更堅決了。馬麗道。快告訴我。他們進行到如何地步了。喬治道。同盟諸侯之中。要算西登和韓密而登兩姓最爲忠於陛下。他們兩姓家臣。早已集中近地。只待命令下來。便可舉事。但是這兩姓家臣。人數不多。只能先將陛下擁護到了滕巴堡中。那裏的堡主是和我們在一氣的。陛下一到了那裏。那堡城固濠深。足以抵住攝政的軍隊。然後再等各路勤王兵到來。便可向攝政的軍隊正式開戰了。馬麗道。我但求出得此堡餘事。便容易了。但是這裏守衛森嚴。我如何能出得這門。喬治道。陛下要逃出這裏。非要有堅強的意志。和十分的膽量不

可。陛下是巾幗丈夫。這兩種性質。一向是很充足的。馬麗道。若僅須靠此兩事。便能使我脫離此地。那就不必你們擔憂。我自問是極有把握的。喬治從身邊摸出一把鏗刀遞給西登。却對着馬麗說道。這是一件極有用的器具。今日午後。我再私將繩索運了進來。陛下可預將繩子結成軟梯。再於人靜之時。將窗口那鐵條用這鏗刀鏗斷數根。只須一個人能挨得出去。便可不必再鏗了。我於晚間先來試一試繩梯。看是能經得住一個人的重量不能。這裏有個看門的守兵。已經被臣買通。他會放我們逃走。這就是臣的大略計畫。馬麗道。這事幾時方能實行。喬治道。現在尙不能有一准日期。第一須先將護兵一隊秘密調集到對岸金洛斯平原之中。以便保護陛下前赴滕巴堡。第二要事。臣須等待華登值日守夜的日子。他是已經臣囑託好了的了。馬麗道。你怎的能知道時機到了呢。你能常在這裏等着麼。喬治道。我身在堡中。是無用的。不但無用。恐怕還有意外之虞呢。我還是在外邊。倒可替陛下効勞。馬麗道。你自己不在堡中。怎能曉得幾時是華登值日呢。喬治道。這事不待陛下過慮。臣已和華登約好了。只看屋頂上的那個驗風鐵馬。不隨着風轉。就是華登值日之期到了。馬麗道。到了那日。誰來給我送信。又是誰來領我出去呢。喬治道。這件事臣亦想得一個辦法。

陛下欲知脫險的時期到來。只須在這窗口點起一張燈來。那對湖的信燈。一看這裏窗口有燈。便將那邊的信燈移去。然後陛下再照着心跳的次數。一二三四的望下數。若是數到二十。信燈重現。陛下就可知出險之期尚遠。若數到第十。信燈重現。便知是時機近了。若數到第五。信燈已現。那就是第二日即可出險了。若是信燈移去之後。永不再現。這就是當晚有人來引陛下出險。陛下只待院外貓頭鳥長鳴三聲。便可將繩梯放下。這是各方面約定了的符號。陛下務須牢記在心。馬麗道。喬治。喬治。虧你爲我想得這般周到。我不知道怎的報答你纔好。說罷。伸出玉手。讓喬治去吻。喬治受寵若驚。幾乎身不自持。一邊彎下一條腿去。跪在地下。兩手恭恭敬敬的捧住馬麗的手。吻了一吻。然後纔立了起來。深深鞠了一躬。退了出去。到了午餐的時候。他將一根繩子。藏在衣底。運了進來。交給西登。叫他今晚拿這繩子從窗口垂下去。那時他還有一大捆繩子。要從這繩子上吊上樓來。以便結成軟梯之用。這晚雙方都照約定的辦法行事。果然絲毫不曾有誤。到了第二日。喬治已離堡他去了。這邊馬麗和西登二人不敢怠慢。趕緊把繩子結成軟梯。不出三日。已結好了。到了第四日。馬麗要試驗喬治和他約定的信號。所以一到黃昏。他便在窗口點上一燈。果然這邊的燈一

亮。對湖的信燈立刻就不見了。他便依着心跳的速度。心中默數。數到第二十二。對湖的信燈纔重復現了出來。他曉得時期尚遠。以後一星期。他每晚必用信號向對湖討信。那邊的答復。都和第一晚相同。到了第九日上。他纔數到第十。那邊信燈已重現了。他不信有這樣的佳運。以爲是自己數錯了。於是重新又試一回。仍是數到第十。那信燈又現了出來。他這纔放心了。這一夜高興的不會合眼。想到喬治待他的好處。暗中滴了許多有情熱淚。第二天早晨。他還疑昨晚之事是他夢中所見。屢次問西登可是做夢。西登一再的安慰他。說確是眞事。他心裏雖是高興。又怕臨時事機不密。爲仇人事前覺察。有了這點心病。所以這日威廉進來侍他早餐之時。他連頭都不敢抬起。恐怕神色之間。露出驚惶的樣子來。這日黃昏。他重復問一問信號。結果還是和昨晚的相同。如此者一連五日。那信號依然如故。到第六日上。他纔數得五次。那信燈已現了出來。照此看來。明晚就是他脫離拘禁的時期到了。他這一樂。幾乎暈了過去。幸虧西登在旁。將他扶住。不會跌倒地上。他想我若到了臨時。也是這樣的心虛。豈不誤了大事。於是把精神定了一定。轉瞬之間。已恢復了平時的狀態。這夜馬麗坐在窗口。守住那盞對湖的信燈。終是不肯上床去睡。西登催了數次。他仍是依依不

捨。後來西登無法。只說陛下若是睡不着覺。不妨隨意躺在床上。容臣妾將龍沙的詩朗誦給陛下聽。陛下就能安枕了。馬麗答道。這是不中用的。不如你我將聖經中的問答。彼此一問一答。或者有些催眠的効力。西登自然是贊成的。二人就依計而行。直到天將破曉。馬麗始朦朧睡去。西登亦在馬麗膝下靠着椅子。合着眼和亂過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。他覺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。張眼一看。纔知馬麗已先醒了。拍他肩的人正是馬麗。馬麗見他醒來。就說道。你快過來看。今日天氣何等明麗。似此良辰美景。我若得恢復自由。領略這陽和風景。豈非人生樂事。上帝對我可算得格外加恩了。西登道。我倒盼望今日是個陰沉天氣。我們出逃時。不致爲邏者所見。我但望今日午後天氣變成陰晦。這纔是天與其便呢。馬麗道。我們今日正可藉此占一占天意。倘是今日天氣變爲陰晦。就可曉得上帝是在暗中默佑我主僕二人。若仍是這樣清朗。便是上帝無意垂憐我等。你說對不對。西登點頭微笑。也不便更有多說。馬麗乘着空閒的工夫。將隨身貴重飾事安在一個盒子之內。又檢一套黑色衣服。預備臨走時穿上。免得容易被人覺察。這兩事做完以後。他重復坐在窗口。默的向對岸望着。到了早餐時候。威廉進來侍膳。馬麗一來要試試自己的穩定工夫。二來要藉此

掩飾懷中的心事。所以對於威廉比平時格外和通。不過處處留神。恐怕露出馬脚。飯罷威廉帶領僕人撤下膳具去了。馬麗留心窺察威廉的神色。似乎絲毫沒有見疑的表示。飯罷以後。他又趕緊到窗口去守着。他此時一刻不耐煩開着。又覺得屋子裏太悶。非到窗口吸取新鮮空氣不可。他身子雖在屋裏。那心思早已飛越重垣。在自由空氣中往來。他想這次我出了這裏的牢籠以後。決不甘再在宮內燕居。必須時時在野外尋些活動生活。領略行動自由的快樂。他一面如此着想。一面又不免時時心裏害怕。彷彿到了緊要關頭。要出什麼意外的亂子似的。他每次虛心病發時。便要騁着西登。問他可有什麼安心壯膽的方法。西登無非拿些好言慰他。舍此以外。他也沒有別的主意。馬麗覺得這日的光陰。比尋常格外難挨。好不容易等到下午。那天上現出幾朵烏雲來。馬麗指着雲對西登道。你看上帝到底是垂憐我們。現在有幾朵雲。到晚必定還要加多。我們走時便容易避人眼目了。西登看了。果然高興。樂得再說幾句湊趣的話。引得主人快活。他主僕二人正在仰望天上雲彩時。外邊已來催用晚膳。馬麗和威廉彼此各說了些酬應的話。馬麗覺得始終不曾露出驚惶的神色。心中甚爲得意。喫完晚飯以後。他又急急忙忙走到窗口去看那天上烏雲。果然比先前

濃得多了。除了幾處還漏出一兩處藍色之外。其餘的天空中。彷彿遮上了一層厚幕。一會天色黑了。馬麗又問了一次信號。這次對湖信燈。自從移去以後。便永遠不再見發光。他知一定便是今晚有人前來接引。於是在房中靜待消息。直等到壁上時計到了十點鐘時。他聽得牆外有往來脚步聲響。他曉得這正是邏卒換防之時。那脚步聲便是這些人行動時所作。後來聽得脚步聲愈走愈遠。漸漸的聽不見了。這時堡內外萬籟俱寂。馬麗約等半點鐘光景。忽聽得鴿鷓連叫三聲。馬麗曉得時機到了。他頓時振作精神。和西登兩個人。一面移去了兩根已經銼斷了的鐵欄。一面將繩梯結束停當。一頭從窗口放了下去。然後將房中燈火吹滅。從自己床下。摸着首飾盒子。等到他取得在手時。喬治已從繩梯上爬了進來。他一見馬麗。便低聲說道。一切事情多預備好了。我將衛隊埋伏在對湖。華登今晚把守臨湖的後門。今晚又幸喜得天色昏黑。我們的行動。不至被他人看見。這正是天助我們成功呢。馬麗一句話也不說。只將一隻手遞給喬治。喬治立刻跪了下去。雙手接住馬麗的手。舉到唇邊。親了一親。但覺得那手有些顫動。並且是冰涼的。他從這上頭。曉是馬麗心虛得利害。連忙說道。陛下到了此時。正宜提起精神。放大了膽。若是有點子疏忽。是了不得的。馬麗聽

說。但低聲禱告道。求聖母保佑我。壯壯我的膽子。喬治道。陛下此時應該求祖宗默佑。他們個個都是有膽略的人。陛下只須效法祖宗。今晚定能逃去虎穴。馬麗露出愁慘的聲音說道。喬治。從前有人替我算命。說我要在囹圄中橫遭慘死。莫非我始終逃不出這難關麼。喬治道。這些都是無稽之言。陛下不必信他。馬麗道。你的話不錯。到底我是個女流。脫不了這迷信通病。我們趕緊走罷。說罷。喬治先從窗口鑽了出去。雙足踏在繩梯之上。然後用左手扶着繩梯。伸出右手來扶馬麗。馬麗先從橈子上爬上窗檻。一隻脚剛踏上繩梯。只聽得牆外有人問道是誰。馬麗一聽得有人盤問。連忙把一隻脚收了回來。喬治回頭下望。看是何人說話。樓下邏兵見無人答應。便對着窗口放了一槍。角樓上的邏卒聽得槍聲。登時一齊吹起警角來。畫角一鳴。那鐘樓上的鐘又同時亂撞起來。一轉眼間。只聽得有許多人大叫有賊。喬治着了慌。一縱身跳進屋內。說道。我中計了。我中計了。必定是華登背了我了。此時他見馬麗呆呆的立着。嚇得和塑像一般。他連忙走到他身邊說道。陛下不必害怕。我這次事敗。這裏已容身不得。小島格拉斯很是可靠。將來可叫他傳遞消息。他剛說得這幾句話。威廉和烏夫人帶了好些僕從。點着火把。已一擁而入。登時暗室之中。照耀得如同白晝。威廉

指着喬治道。母親。我平日對你說的話如何。島夫人聽罷。上前幾步。走到喬治身邊說道。你自己說罷。你到底還算得是島格拉斯家的子孫麼。威廉道。他本不是島格拉斯家的血脈。不然那有此種舉動。島夫人道。我活到這大年紀。想不到一個兒子辱沒我島家的家聲。（指喬治）又一個兒子出言輕率。使我面子上不留餘地。又對馬麗說道。爲你這個婦人。我島家的顏面。都被你抓破了。喬治忙攔住道。母親你話說錯了。我島家世代忠良。如今雖然出了幾個叛君的敗類。幸而還有一二個守着家教。保存我世代忠良的令譽。馬麗至此纔開言道。喬治。我先前對你怎樣說來。我勸你不可和我親近。我是個倒運的人。誰和我親近。都要倒霉的。我今日又帶累你受苦了。喬治道。我能替陛下效力。雖死猶有餘榮呢。威廉拔出刀來說道。你既說雖死猶榮。那末你就死罷。喬治那肯讓他。登時亦拔刀在手。兩人就要廝殺起來。馬麗見狀。連忙將他二人攔住。對威廉說道。你不得再上前一步。喬治。你亦須將刀收起。兄弟之間。豈可如此無情。你快走罷。我還有用你的地方呢。喬治道。既是陛下這般吩咐。我姑且留得此身以報陛下。說罷。大踏步向外間走去。衆人見他兇神般的模樣。都不敢上前攔住。威廉見家人都讓開一邊。恨的蹙脚道。你們給我拿住他。便是打死他。我也不加

罪你們。有幾個邏卒不敢違抗威廉的命令。隨後追了上去。不過喬治走得已遠。一會耳聽得牆外發了幾響槍聲。又聽得撲通一聲。似乎有人跳入湖中的聲音。威廉忙從窗口問道。被他逃走了麼。樓下有人答應道。二公子跳入湖中去了。馬麗聽得這話。纔放了心。烏夫人亦對天合掌。彷彿是感謝上帝。保全他幼子性命的意思。威廉見狀冷笑道。你還替他禱告呢。從此以後。我烏格拉斯家的名譽掃地了。在外人說起來。總道是我故意縱他逃走的。烏夫人道。威廉你只當可憐白髮老母。少說幾句刺心的話罷。我橫直是活不長久的了。說罷。臉上登時變了顏色。眼睛向上一翻。撲的倒在。地上。衆家人連忙將他扶起。西登看不過。對威廉說道。貴爵。你須趕緊替老夫人調治。陛下亦該休息了。你兄弟也走了。你還在這裏做什麼。威廉道。你想我轉背之後。你們再想法子逃走。你們不必胡思亂想。你們想在我手裏鬧玄虛。還早着呢。你們會陰謀。難道我就沒有對待的方法麼。我看你們有多大本領。你們儘着施展出來罷。說罷。回頭對衆僕人道。出去罷。母親。你也同我出去罷。那些僕人和邏卒。依言退去。威廉一手挾着他母親。隨後也走了。並將房門關上。同時加上了鎖。馬麗等衆人散盡之後。再也遏不住悲思。一翻身仆在一張大圈椅上。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。他想從此以

後。那出獄的希望。十九是沒有的了。雖然喬治臨走的時候。說尙有小島格拉斯可以傳遞內外消息。但他究是個孩子。能有多大膽識。況在計畫一經破露。仇人的監視必較從前格外周密。我身爲一國之主。如今弄得身體被囚。親信的人內外隔絕。再過幾時。恐怕國人連我的名字都要忘記。就算出得獄去。還有何人肯替我効命。他因之越想越悲。越悲越哭。任憑西登百般勸慰。終是解不了他的悲懷。西登正在無可如何之時。猛抬頭看見對湖的信燈又明亮起來。他連忙拍一拍馬麗肩頭。說道。陛下。你看那信燈又亮了。馬麗抬頭一看。果然不錯。這夜天黯無星。那閃閃耀目的。決是信燈無疑。他此時心中又微微的有了些兒希望。登時跪倒地上祝道。上帝。我感謝你的默佑。喬治已脫了危險。我的忠良臣子。還在那裏設法救我。他竭誠禱告了一番。心裏覺得舒暢了許多。於是回到臥房。覺得身子疲倦。便倒在床上。夢魂顛倒的睡了一夜。惟有西登。一來替主擔憂。二來自悲生世。終夜不會合眼。就在馬麗床沿上坐守了一夜。自是以後。威廉待遇馬麗。便不似從前那般任其自由了。他只要一出了那三間住房。便有兩個邏卒遠遠跟住。馬麗如何能受得住這樣恥辱。他便從此絕足不窺戶外。終日和西登兩個人形影相伴。如此者過了一個禮拜。一晚馬麗和西登二人

在燈下做女紅消遣。忽然從樓下飛進一塊石子來。穿過了窗上的玻璃。落在地上。馬麗起初以爲是邏卒對他無禮。故意擲石辱他。不過西登仔細。他看那石子上有紙裹着。登時拾來一看。原來是喬治親筆寫的一封信。他便立刻遞給馬麗。馬麗展開一看。只見上頭寫着「陛下囑臣不死。留此身以有待。臣謹遵命。連夜金洛斯信燈不滅。陛下當已察見。足知臣之同黨。無時不以陛下爲念。前此密集湖濱之衛兵。臣於次晨卽令遣散。久留徒足僨事。擬俟必要時。再行調集。但目前逆賊監視嚴密。急切無可設法。還祈陛下耐心處之。臣等夙夜不懈。必得當以報陛下。喬治謹拜上」馬麗讀畢。歎道。如此忠良。誠屬可感。以我運蹇至此。彼乃不變初衷。可謂歲寒松柏。他叫我耐心等待時。我那有不依之理。但須信燈常明。我自無失望之理。說罷。將那封信吻了一吻。自是以後。馬麗恢復了原有的希望。他想這次替喬治通信的。必是小烏格拉斯無疑。他隨卽寫了一封復書。初則致謝喬治和他同黨爲他効力。繼則說些勉勵的話。終則聲明本人當始終耐守。專待忠良營救。信寫好了。只等小烏格拉斯到來。託其代達。第二天早晨。馬麗正坐在窗口。只見小烏格拉斯來到窗下。連頭也不抬。手裏拿着小小彈弓。在那裏打鳥兒。馬麗朝外四面一看。見無他人在旁。卽將昨日寫好的那

封信裏了一塊石子。從窗口擲了下去。那孩子分明看見石子落地。却並不理會。馬麗看了。不免着了慌。他想若是這孩子並無心替他送信。這信落在邏卒手裏。豈不壞了大事。他正在異常惶急之時。只見小島格拉斯走近石子落地的所在。隨便檢了起來。也不打開來看。即收在口袋之中。馬麗看了。知道這孩子機警萬分。心中爲之一慰。他從此以後。心裏添了無窮希望。只是日復一日。月復一月。始終沒有消息。轉瞬秋盡冬來。窗外湖山。宛如粉裝玉築。舖上一層厚雪。湖冰堅厚。行人可以踐踏而過。馬麗自想。我此時若能出得這堡門。就可踏冰渡湖。連渡船都用不着了。但是消息終杳如黃鶴。惟有每夜的信燈始終還是不停。馬麗一線不斷的希望。就憑此一星燈火而已。蘇格蘭天氣一交冬令。便昏晦的日子多。晴朗的日子少。非到春初。難得有風清日麗的日子。馬麗在這愁雲慘霧之中。堅堡高垣之內。過了多少奈何不得的日子。好容易等到冬盡春來。偶然得見陽光透雲而出。那地上積雪。湖內堅冰。也漸漸的溶解了。又過些時。樹上青芽微露。枝頭好鳥齊鳴。一天一天。生氣漸漸萌動。馬麗望見窗外萬象回春。無論飛潛動植。有欣欣向榮之態。只有他終日悶坐幽窗。重門深鎖。真是說不盡心頭怨苦。幾乎忿急欲狂。一日黃昏。他覺得對湖信燈有些特異之處。他本

是常常用着喬治和他預約問信的方法。每夜必須問信一次。但總是須數到二十以外。信燈重現。後來他也懶得再問。免得徒增煩惱。這日他因覺得信燈的光亮。和平時有些不同。他就姑且點一盞燈。置在窗口。不料這日僅數到第十。那信燈已重亮了。不但此也。他剛問完了信。窗外又擲進一塊石子。落在馬麗的脚邊。他忙拾來一看。只見包石子的紙上。寫着「時機已近。同盟諸侯。已先後會集。明夜十一時許。請繩繩窗口。有物呈上。陛下幸自保重。臣喬治謹上。」馬麗看完了。忙問上次用的繩子還賸下些沒有。西登道。繩梯等物。都被他們拿走了。不過結梯用賸下的。還有些留着呢。二人就檢出些長短不等的繩子來。聯成一條長繩。第二日晚餐以後。他們將燈移入臥房之中。怕燈光射着人影。被人看見。暗中摸索。將繩從窗口繩了下去。不多一會。馬麗覺得繩子沉重。連忙一手一手的往上提。但因包袱太大。護窗鐵欄的縫兒太狹。整個兒的包袱。拿不進來。祇得先將包袱打開。把裏邊的東西。一件件的向裏拿。然後再運入臥房之中。將門上了鎖。在燈下一一檢視。原來是兩套島家僕人所穿的制服。馬麗看了這兩套衣服。起初莫名其妙。後來在衣領上尋着一封信。連忙拆開來看。只見上面寫着「陛下今後欲脫離拘禁。非恃膽量毅力不可。今將逃獄計劃爲陛

下詳陳於後。島中重要門戶鑰匙。常時由紀綱僕掌管。每晚由渠檢查門戶。事畢。則以鑰匙交還威廉。威廉臨睡時。必置鑰匙於枕下。近五閱月以來。小島格拉斯已私將各處門戶鑰匙。製有複本。最後之一枚。昨日始行製成。現在專候適當機會。即可見諸實行。陛下宜每晚以信燈叩問日期。日期一到。當由小島格拉斯前來報信。陛下及西登馬麗。宜每夜試著送去之兩襲制服。一則可熟習其穿著之法。一則衣經屢著。外狀不似初次著體者。不易惹人注意。况出獄之期。既不能預定。故宜每夜預有宿備。方免臨時匆促。衣之身寸。係照李文斯登及弗來敏馬麗（四馬麗中之二人）二人身量所製。故其大小長短。應與陛下及西登二人之身量相合。面聖在卽。伏乞珍衛。喬治謹上。」馬麗和西登看了書中所條陳的計劃。以爲近於行險。不敢信爲可見諸實行。然而人事又不能不盡。他們先將衣服試穿一回。果然肥瘦適合。自後馬麗依着書中之言。每晚必叩問信燈一次。又每夜亦必試穿制服。實行有備無患。這句古訓。如是者。又是一個月有餘。信燈上不曾有特別的報告。千五百六十八年五月二日。馬麗於睡夢中被角聲驚醒。他曉得今日堡中必有特別事故。連忙披上一件晨服。趕到窗口去看。只見對湖岸邊。立着好些武裝騎士。打着島格拉斯家的旗號。這邊堡中。

放過三隻小船去。預備將他們渡過湖來。馬麗看了。心中很是驚疑。他所怕的。就是喬治的計劃。或者竟因此歸於失敗。等到渡船划近堡時。馬麗認得內有一人。即是此間的堡主。威廉的父親。他現任着蘇格蘭邊大臣。輕易不回家的。今日忽然回來。諒必有重大事故。洛克利文堡中人自上至下。因為堡主回家。個個都興高采烈。堡中的紀綱僕特地來到馬麗房中。報告主人回家。今晚須有大宴。務要請馬麗今晚到大廳上一同赴席。馬麗一來不願和島家的人相會。二來又恐喬治今晚派人來接。他所以辭謝不去。這一日之間。時而鳴鐘。時而吹角。好不熱鬧。馬麗在窗口下望。只見僕從人等。來來往往。其中大半都是從前所不會見過的。看他們穿的制服。都同喬治送來的那兩套絲毫無異。昨夜馬麗用信燈打過照會。仍是數到第十上。信燈纔明。知是出堡之時已近。但是今日堡主回來。他怕因此又要耽誤時日。所以一到天黑。他就趕快點個燈放在窗檻之上。對湖的信燈。登時就移開了。他心中默數。數到第十五上。信燈還不會再明。他心裏已大不高興。後來數到二十以外。信燈還是不明。他這一驚。非同小可。原來喬治和他預約的信號。說是若數到二十以上。信燈還不再明。這是指當晚就要前來接應。叫他好早早預備。他因為心中懷疑。把窗口號燈移去。停了

一會。再將燈點上。對湖的燈仍是不明。他這纔相信果然就在今晚。叫他預備出堡。於是他主僕二人。趕快換上制服。將要帶走的東西。忽忽的整理一下。這裏諸事草草就緒。已聽得門外有輕輕脚步聲音。馬麗和西登兩人互相摟住。彼此做個倚靠。又聽得有輕輕扣門之聲。馬麗大着膽問是何人扣門。只聽得外邊說了一「島格拉斯忠良世系」八字。這也是喬治預留下的口號。馬麗立刻親去開門。黑暗中只見小島格拉斯進來。他趁着星光。認得就是馬麗。立即跪在地上。捧了馬麗的手。微微的吻了一吻。然後纔立起身來問道。陛下已經預備好了麼。能否即隨着臣出去。馬麗道。預備却預備了。果然今晚就出去麼。小島格拉斯道。就是今晚。馬麗道。外邊一切都預備了麼。小島格拉斯道。預備好了。馬麗道。我們便怎樣呢。小島格拉斯道。隨着臣出去就是了。馬麗禁不住叫聲上帝保佑我們。隨即又默默的禱告一番。西登已趁這功夫。將馬麗首飾盒子取在手中。馬麗禱畢。問道。我沒別的事了。馬麗。你還有什麼要預備的麼。西登道。我也沒有別的事了。小島格拉斯道。既是都預備好了。請你們二位就同我走。說着在前引導。先自走了。馬麗和西登跟在他後邊。隨手將門關上。三人同時下得樓梯。只聽得大廳上多人歡飲之聲。馬麗有些膽怯。一隻手扶住了小島格拉斯。

的肩頭。低聲問道。你領我們到何處去。小島格拉斯道。領到堡外去。馬麗驚道。出堡須得經過大廳。這便如何過得去。小島格拉斯道。那是當然要經過的。所以喬治要陛下穿上制服。就是這個緣故。馬麗此時不禁大驚失色。靠在牆上。沒口的稱上帝名號。西登忙附着馬麗的耳朵輕輕說道。陛下須定一定神。壯一壯膽纔好。不然。要壞事了。馬麗經他提醒。從復往前再走。小島格拉斯見有一隻盛水的桶。他就取來遞給馬麗道。陛下可將此桶置在右肩之上。就可遮住半邊臉。叫人不易認識。又取過一個盛麵包的筐子。叫西登頂在頭上。他主僕二人。此時只得件件依他。兩人頂的頂肩的肩。仍是跟着小島格拉斯走。一會兒三人來到一處。正是大廳旁邊的別室。席間衆人笑語之聲。至此更聽得清楚。這屋裏還有別的僕人。在此等候傳呼。見了他三人。並不做理會。馬麗倒覺得膽子大了點兒。橫直此時退已退不回去。只得硬着頭皮前走。三人走進大廳之時。正值庖人獻上甜菜。按照歐洲風俗。此際正是主賓酣飲最暢之時。況且這大廳真是大而無當。又加之當時無論如何富貴之家。夜間祇點幾枝蠟燭。相離稍遠些兒。便彼此認不清面貌。又是僕從二十餘人。穿花似的往來。馬麗等三人就從這些僕人羣中走過。也不迴顧。也不旁視。竟沒一人理會他們。直至穿過大

廳。又走進一間附廳的別室。馬麗和西登各把肩上的水桶及頭上頂的筐子都擱下了。仍跟着小島格拉斯前走。經過一條甬道。走完甬道。已到院子裏了。然後由院子趕入花園。一逕來到通湖的後門。小島格拉斯摸出鑰匙。尋了半天。纔檢出那開後門的那一個。然後開了門。他讓馬麗等二人先出了門。自己最後出去。重又把門鎖上。三人在黑暗中。約摸走了十餘步。小島格拉斯用大食兩指撮着嘴唇。學那夜貓子叫。那聲音和真的夜貓子叫。真是惟妙惟肖。馬麗不禁爲之佩服不已。小島格拉斯叫了三聲。拿手做個招風勢。側着耳朵細聽。先還不聽見甚麼。後來聽得有人叫了一聲。噫。接着又是撲通一聲。像有人跌到湖裏似的。小島格拉斯聽得這些聲音。便說道。行了。快了。隨我來。馬麗道。你說什麼行了。行了。小島格拉斯道。這湖邊水步。本有一個邏兵在那裏守望的。如今他是不在那裏了。馬麗聽了。就明白其中的意思。歎道。爲我一個人。又喪了一條性命。他此時更覺力氣不支。扶了西登肩頭。纔能勉強行動。可是走不多時。已到了水步。只聽得黑暗中有人問道。陛下呢。小島格拉斯道。在後邊呢。話猶未完。只見喬治三步併一步的搶近前來。一手扶定馬麗。一手攙了西登。領他們走到湖濱。下了水步。馬麗眼明。祇見一個屍身。一半在岸上。上身倒栽在湖裏。

免不了長歎一聲。登時手脚都顫動了。喬治道。陛下不必憐他。他正是上次負我囑託的那個華登。可見得天不容他。還是死在我的手裏。馬麗道。話雖如此說。究竟他是因我而死。我心裏未免對他不。喬治道。事關陛下安危。像這些人的狗命。算得什麼。陛下且請登舟罷。說時。船上四個水手。已將船攏近了岸。喬治扶馬麗西登都上了船。把他二人坐在船頭。叫小島格拉斯把了舵。他自己一隻脚立在船中。一隻脚向岸上一踹。那小船登時就離岸有六七尺遠。於是回過頭來。對衆人說道。我們已出了險地。就是他們當時發覺。也追不上我們了。你們大家努力快搖。這時喬治說話的聲音甚大。被角樓上的邏兵聽得。便大聲問道。是誰在船上。接着便有許多人叫道。快上船追去。了不得。有人逃了獄了。這邊馬麗船上人。聽得岸上邏卒之言。猶如劣馬受鞭。沒命的快搖。那隻小船便如脫絃之箭。飛也似的向對岸駛去。此時只見角樓上火光一閃。一粒槍彈。嗤的向船夫耳邊飛過。馬麗不禁害怕起來。將身縮做一團。其實他殊可不必害怕。喬治自始就料到這一層。所以他上船之後。便立在馬麗坐位之前。把自己身子做了馬麗的擋箭牌。此時堡內警鐘警角。同時並作。從湖中望去。只見窗口人影往來。都是在那裏預備追捕逃犯。喬治催着船夫格外努力。說道你們快

搖。恐怕不出五分鐘。後面追兵就要趕上來了。小島格拉斯道。恐怕沒有這樣容易。我出來的時候。把假鑰匙換了真鑰匙。又把通湖的這扇門反鎖了。後來走到湖邊。又把鑰匙丟入湖中。他們又如何再尋得着呢。小島格拉斯剛說完。堡上開了一門大砲。幸而天色昏黑。放砲的人瞞不着準。所以不曾命中。那砲子落在離小船五十尺以外。把湖水激成丈來高的水花。此時喬治忽從腰邊取出手槍。向天空放了一槍。他的放槍。並不是威嚇追兵。乃是個信號。叫對岸的護兵知道他已救出馬麗。好叫他們預備的意思。他這邊槍聲纔發。那邊在湖岸迎候的人。早發一聲喊。表示歡迎。小島格拉斯便依着聲音之所在。把舵一轉。那小船登時向聲音來處駛去。一霎時已攏了岸。喬治首先跳上了岸。扶馬麗登陸。馬麗此時覺得身輕如燕。藉着喬治的力。一縱身已躍登彼岸。他第一件事。就是跪倒塵埃。謝了上帝救護之恩。然後立了起來。只見一班効忠於他的勳貴。都在湖濱迎駕。馬麗一個個和他們執手。又說了好些感謝的話。只因又是氣急。又是心中樂不可支。所以斷斷續續的說不成句。這時他忽然回頭。見喬治立在一旁。彷彿有些不大高興的樣子。他連忙走了過去。捏着他的手。對衆貴爵說道。諸位貴爵。他是我的救星。我有一日生命。應當感謝他一日。他對我的好處。

我是沒有報得盡的日子。喬治道。凡和我同盟諸人。都是一樣的爲陛下效力。不過各人所做的情不同罷了。論起我同盟諸人心理。只希望把最難做最冒險的事情。輪到自己身上。所以陛下不必誇獎微臣。微臣倒應自賀得交好運呢。這時西登馬麗的父親西登侯。在旁說道。喬治的話不錯。我們還妒忌他。得着最好的差事呢。如今請大家不必多說。趕快上馬要緊。說着吩咐四個騎士先分頭馳去。叫他們向各處把馬麗已經安全出獄的消息。通知各關係人得知。此後就有人領一匹馴馬給馬麗做坐騎。馬麗是騎馬慣了的。他也不待他人扶持。自己略一縱身。就登了背。就有十二個騎士前後護着他。蜂擁向西登堡而去。因爲那邊已有大隊人馬。足資保護。這一夜馬麗在馬背上不曾停步。他左邊是西登侯爵。右邊就是喬治。兩旁夾護着他。直到第二日早晨。纔到了尼德雷堡。這堡就是西登侯的世邑。喬治先跳下馬。要扶馬麗下馬。不過西登侯不允。說這是我的地方。應由我稍盡主人之禮。馬麗知道喬治心中不樂。祇得對他微笑一笑。作爲一種酬勞。旋即由西登領着進了堡門。一直逕到替他預備的幾間上房裏。西登道。陛下長途跋涉。諒必憊甚。請陛下就安睡片時。外間如有人喧馬嘶。陛下不必驚疑。因爲各處勤王之軍。曉得陛下在這裏。必多要上這裏來。

即使有敵兵到來。老臣的頭顱在肩上。他們休得近着陛下。馬麗謝了又謝。又伸手讓喬治吻了一下。至於小島格拉斯。他竟在他額上親了一親。當時就派他爲貼身捧裙侍童。在當時算是個極榮幸的差事。然後纔進入臥房。祇有西登一人隨着進去。他因和女主共過患難。所以不容別人再佔他的地位。馬麗睡了一覺醒來。他以為還在監中。仔細一看。纔知現已出獄。他一翻身立了起來。走到窗口下望。只見廣場之中。擠滿軍士戰馬。看那些旗號。都繡着勤王諸侯的徽章。有西登家的。韓密爾登家的。黑里斯家的。阿白魯德家的。他心中好不暢快。剛把身子出得月台。那樓下衆軍士齊聲大叫道。「蘇格蘭馬麗萬歲。女主萬歲。」這時馬麗一時高興。忘記了身着睡服。對着衆兵士點頭微笑。眼裏且落下淚來。忽然覺得自己衣服不周。忙退進臥房。羞得滿臉通紅。自己懊悔不迭。怎的如此失於檢點。不知道的。還以我爲不知身分。他還有一件不甚高興的事。昨夜忽忽逃出洛克利文堡時。忘帶了替換衣服。逃走時所穿男子制服。此刻已不能再穿。這種小事。在婦女們眼中。可是件絕大的事。他就和西登商量。有什麼方法可以度此難關。西登道。陛下早不對我說。這些東西。早有人替陛下預備好了。說着。打開房中衣廚。裏面凡是婦人應用的衣服和化妝品。色色具備。不

但材料是揀最上等的。而且裁翦合時。身量大小。無不適合馬麗身寸。馬麗這一樂。真比得了寶藏還快活十倍。他笑着對西登說道。馬麗。我只知你父親是個忠良大臣。那裏曉得他對於婦女們裝飾應用的東西。也是十足內行呢。我該派他在御衣房當差纔是。西登也笑道。陛下你猜錯了。我父親只知道披堅執銳。舉旗殺敵。陛下要他肝腦塗地到可以。若要他替陛下製一件衣服。恐怕比要他的命還難呢。這些東西。都是喬治預備下的。不但衣服化妝品都製備齊全。連陛下平時最愛的那匹好馬羅沙貝。現在已在後槽拴着。專等陛下騎着回鑾呢。馬麗道。他怎的能尋着我這匹愛馬呢。我聽說我的東西。都被人分贓盡了。羅沙貝是落在我那阿哥的愛妾愛麗斯手裏。怎的喬治能要得回來。真是奇了。西登道。愛麗斯自從得了這匹有名的寶馬。派了許多人看守着他。不過喬治手段通天。他竟能將物歸故主。總而言之。羅沙貝現在後槽拴着呢。馬麗聽了這番話。禁不住眼中流下淚來。說道。他這樣替我出力。我真沒法報答他。在別人或是給他一個勳位也就完了。不過喬治所要的。並不在這些上頭。可使我真正爲難了。西登道。陛下不必過慮。上帝總有法子酬報他的。外邊飯已備好多時。陛下該出去吃飯了。今日臣父爲陛下洗塵。該賞他個臉纔是。馬麗道。我當然

是該去赴席的。不過喬治這筆債。叫我想什麼法子還他。只有等我恢復了寶器以後。再作商量罷了。說罷。立起身來。換了一套衣服。對鏡整一整裝。來到大廳之中。那時堡主人和各處來的勤王諸侯。已都站立等着。他一跨進門。大衆便轟雷似的高呼萬歲。他答了禮。便就首席坐下。西登侯坐了右手一席。喬治坐了左手一席。小島格拉斯就坐在女主席後。他如今已實行昨日女主親口所授的新命了。第二天清早。馬麗聽得吹角之聲。原來昨日席間已約定今日起蹕。前赴韓密爾登侯爵的堡中。那裏還聚集好些勤王人馬。馬麗連忙起來。換一套嶄新袍服。出得門來。衆諸侯排班伺候。他即跨上羅沙貝名馬。豔裝美人。配上了雕鞍寶馬。分外覺得奪目。那帳下健兒。不由得齊聲喝采。個個交頭接耳。嘖嘖稱羨。馬麗此時已恢復原有的態度。他那一副天神般儀容。足令武夫喪膽。壯士迷魂。從今天這些現象看來。這一班軍士。個個都可以爲他効命。因爲個個都面帶喜色。小島格拉斯追隨女主。時刻不離左右。尤其樂不可支。他自出世以來。身被文繡。足跨龍駒。還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兒童心理。得此奇榮。那有不樂的道理。這日黃昏。變輿到了韓密爾登堡中。那裏已聚有三千人馬。這日夜裏。又續到三千人。總共有六千健卒。馬麗回想三日以前。他身在重垣之內。手下僅有

女侍一人。除了每日討個燈信之外。別的無有希望。誰想三日以後。不但身體恢復自由。而且手下有萬餘健兒。將領之中。有九侯八男。九主教。還有無數俠士搢紳。個個都是蘇格蘭有名人物。這一班首領。即日開了個軍事會議。大多數主張勸女主暫時駐蹕滕巴登堡。那裏堅壁深濠。足資守禦。在那裏等候遠方勤王兵到。再大舉向國都進兵。馬麗自然贊成。於是各首領又公舉阿笏爾侯做了統帥。帶領一萬護兵。擇定五月十一日起程。前往滕巴登堡。這且不表。且說攝政雅各得到馬麗逃獄的消息。這時候他本人正在格拉斯高。聞信頗爲驚懼。他曉得勤王軍大集以後。免不了要和他爲難。他因格拉斯高城固垣堅。打算就在此暫住。一面飛檄各同盟。徵調士卒。以便和勤王軍廝殺。當時響應他的。就有寇卡迭。摩爾登。林德西。及洛克利文堡主父子等人。他們共湊足甲士六千人。均赴格拉斯高取齊。羅德文因在所屬徵發未完。暫時落後。攝政方面。曉得馬麗打算暫赴滕巴登堡。即於五月十三日早晨派摩爾登侯。帶領一枝人馬。先佔住了蘭沙德鎮。此間係馬麗人馬必由之路。他打算就在此間截住馬麗去路。至於馬麗這方面。他的軍隊到了離蘭沙德十里左右。得到前有敵兵阻路的消息。他想起從前因輕敵之故。以致和布斯威爾兩下隔絕。終至身被拘囚。這

次鑒於前失。不敢輕率用兵。他把意見對諸將領說明。喬治首先贊成。獨有西登侯大不爲然。但他不便反對女主。只拿喬治來出氣。說道。敵人當前。就思退縮。這是什麼主意。不用說我們人數比敵人多。就算我們寡不敵衆。也不應出這種喪銳氣的主意。你枉爲烏格拉斯家的子弟。說出這沒骨頭的話來。我西登卻聽不入耳。喬治不敢怠慢前輩。和聲悅色的答道。今日之事。倘使所關係的。不過我和老將軍二人的性命。不論敵人多寡。要打便打。我是絲毫不過慮的。無如萬乘身在行間。萬一有個差池。主戰的便粉身莫贖。老將軍幸勿冒失。不料喬治話方出口。其餘的將領都衆口一詞的喊道。殺上前去。殺上前去。西登對女主道。陛下聽見麼。若是違了衆議。恐怕於陛下有所不利。蘇格蘭有句古話。「兩軍相戰。膽壯者勝。」臣以爲不宜自己先挫銳氣。還是主戰爲是。馬麗道。據探報所說。敵兵已先我佔得形勝。我兵數雖較多。恐怕難以取勝。西登道。獵犬搏兔。不論高山平地。都是一樣。敵兵縱然佔得形勝。我們亦得攆走了他。馬麗道。我司徒氏向不說膽怯的話。就請老將軍作主罷。說畢。回顧喬治道。你可選擇二十名精騎。就派你帶領着。做我貼身衛隊。我就膽壯了。喬治在馬上鞠躬行禮。親從大軍中挑了二十名好身手的騎兵。分配在馬麗左右。自己押着隊。向前進。

行。約摸走了一個時辰。先鋒隊已行抵敵軍所在之地。登時傳令暫住。等待後方大隊到來。再行作戰。趁這個當兒。在下須先把陣地形勢對看官們說明白。然後方能曉得個大略。這戰場所在。左方前面是格拉斯高城。右邊是一座高原。高原坡上。就是剛纔所說的那個蘭沙德鎮。這城與高原之間。雖然相隔數里。但中間因地勢的關係。只有一條小道可通。逼窄的地方。僅容一人一騎可以通過。兩人兩騎便勉強得很了。馬麗這邊大軍到了陣地。主將阿筭爾侯爵策馬當先。看了陣地形勢。曉得非先將右手高原佔住。大隊人馬斷難通過。若是這高原先落敵人手中。大軍便通得過去。也要折了大半人馬。他於是回到本陣。即命西登侯率領所部。先去佔領高原。西登侯立刻調集本部健兒。正在集中待發之時。忽然阿白魯德侯飛馬到主帥面前說道。主帥既派我爲先鋒。這第一次奪地之事。就該派我去纔是。如今派了西登侯去。奪我面子不小。西登侯大怒道。主帥派的是我。不容你來相爭。這頭功我是要定了。阿白魯德侯道。主帥若不派我做先鋒。我也就不爭了。西登侯道。你韓密爾登家的人頭上長了角嗎。老夫卻不能從命。說畢。大呼本姓戰時口號聖貝乃德。又道兒郎隨我向前者。說畢領着本姓戰士。風也似的向狹道中衝去。阿白魯德侯那甘落後。也大呼

衆兒郎當爲上帝及女主作戰。隨我行。亦如射箭一般。同向狹道中奔去。兩姓家將和士卒。各隨着本家首領。各自爭先。纔到了那狹路口邊。已是免不了互相踐踏。越擠越塞住了走路。竟至同室操戈起來。未及與敵人交綏。自己已殺傷不少。敵人方面反因此得先佔了高原。此後即使這邊人衝得過去。那高原已在敵人手中。須先敗了敵人。纔能佔領得來。較之先時僅須先到佔領。已是主客異勢。阿笳爾侯到此。愈覺得這高原不能不拚命佔有。怕西登和阿白魯德二人衆寡不敵。不能取勝。自己率領所部。又趕上前去。留下後隊二千。教他保護女主。暫守原地。等到前方有將令到來。再移隊前進。這後隊將領。不知是誤會主帥的將令。也不知是要在女主面前稱能。一等到阿笳爾的人馬走進隘口之後。他也發令叫全隊向前方衝去。馬麗要止也止他不住。此時身邊祇剩得喬治所帶的二十名衛隊。喬治看了這般光景。只是歎了口氣。馬麗聽了便道。喬治。今日之戰。我看凶多吉少。大都人自爲戰。不聽主帥號令。這就是取敗之道。喬治道。臣看這些人個個都有勇無謀。縱有幾個老成點的。作事也近於兒戲。此時馬麗忽高聲叫道。我軍勝了。你看可不是敵人敗走了嗎。我看見西登和阿白魯德的旗幟。在鎮內屋頂上招展好了。好了。我軍勝了。他正在得意之時。只見

敵兵一大隊。從側面進攻。他便着了慌。說聲了不得。這便如何是好。喬治道。敵軍倘僅用騎兵。我軍尚可毋慮。况阿笳爾侯的後援。不久即到。依臣看來。還未到吃緊的時候呢。此時小島格拉斯忽然開口叫聲。喬治。喬治問是何事。小島格拉斯指着敵軍問道。你看敵人騎兵手裏都拿着火器。我軍猝不及防。恐怕要支持不住。喬治留神一看。大驚道。這孩子眼光真好。果然敵騎手中都帶着火器。須得有人追上前去。把這消息報告阿笳爾侯纔好。小島格拉斯道。是我先看見。這差使派給我罷。喬治道。就是你去罷。但求上帝保佑你。立這場功。那孩子不等第二句話。把馬一催。掣電似的去了。馬麗因他年幼。再三攔他。他只當不會聽見。看他衝進隘口。轉瞬便不見了。待他過去之後。敵兵部隊已到。分左右兩行把守隘口。喬治看見。說聲不好。隘口已被敵人佔守。威廉（即小島格拉斯有官以後始得稱名）恐怕有失。咳。這是主將不善調度。致有此敗。馬麗急忙問道。我軍敗了麼。喬治道。敗是不會敗。只是業已失機。取勝卻很難呢。馬麗道。你看威廉如何。喬治道。威廉此行。凶多吉少。火器射擊之聲如此緊急。我怕他未及出得隘口。已保留不得性命。馬麗仰面視天。舉手禱祝道。求上帝保佑此子。他果然有些長短。我真罪該萬死。喬治道。威廉第一次和人交戰。已成了他末次和

人交戰了。陛下看那邊來了一匹沒人騎着的戰馬。可不就是威廉騎的那匹馬麼。馬麗一看果然不錯。登時淚落如雨。向天哭訴道。上帝。我司徒馬麗。何至命蹇至此。凡是替我做事情的。都無幸運。傷哉威廉。惜哉威廉。喬治道。陛下不可徒事傷感。我們久候無益。臣請陛下移駐那邊克魯克斯丹堡。一來可以避敵人鋒鏑。二來易於瞭望戰況。馬麗聽得克魯克斯丹堡之名。臉上登時變了顏色。忙說道。我不去。我不去。這是當初我和但婁度密月的地方。是個不祥之地。我決不到那裏去。喬治道。然則可到那邊高原上馬櫻花之下。比在這裏總是好些。我們必須要曉得戰況如何。陛下的安危。就在此一舉。馬麗道。既是如此。你就領我前去。我到此時。已沒有主意了。那邊火器爆發之聲。真把我的魂都攝去了。喬治一刻也不敢停留。帶了二十員衛兵。擁護着馬麗前往指定地點。這裏地勢甚高。若在平時。戰場中的情形。可以瞭如觀掌。但今日砲火連天。濃烟四合。簡直看不出誰勝誰敗。兩方面都打着蘇格蘭國旗。所以連這一點記號都無可分別。兩軍惡戰約有一點多鐘。忽見敗兵紛紛突出濃烟之中。四散逃走。然而遠遠望去。辨不出逃者是敵是友。後來又見攝政親兵追殺敗軍。纔曉得敗者是友軍。正在勝敗已決之時。敵軍中忽有三四騎突然向馬麗所在處疾駛而至。

喬治看得真切。忙說道。陛下我們快逃罷。這三四騎之後。恐怕還有大隊人馬追上來呢。又吩咐二十名衛士道。今日是你們立功之時。到了將來歷史上定你們的功罪。就憑在你們自家身上。你們二十人中。那怕只剩一人一騎。也不可棄了陛下。自逃性命。你們護着陛下快逃。我去擋住來將。說罷。雙腿一拍坐騎。那匹馬本是慣戰良馬。立向敵騎來處駛去。走有數十丈遠。喬治忽又將馬勒住。把手裏的長矛一橫。專待敵兵到來。準備廝殺。這邊馬麗顧不得逃命。兩眼釘住了喬治。看他如何廝殺。那來騎共有五人。其中有一人手執盾牌。那牌上的符號。是一顆流血的心。正是烏格拉斯家的符號。馬麗看了。不禁歎道。爲了我同姓自殺。兄弟相殘。我真是個禍水。那二十名衛兵見馬麗只是不動。忙的起奏道。陛下猶豫不得了。烏格拉斯少將軍。以一敵衆。何能抵禦到底。我們須趁他擋住來騎的當兒。趕快逃命要緊。說着。就有二人握住馬麗坐騎的雙轡。挾着疾奔。這時候適值喬治刺死了兩人。他的槍剛刺進第三個人的胸膛。他自己已受敵槍刺中。立刻跌下馬來。馬麗在馬上看見喬治跌下馬來。哀號了一聲。此時他已別無注意之人。自是頭也不回。把轡頭一鬆。那馬便如騰雲一般。一霎時已跑得遠了。一行人二十一騎。一口氣跑了六十英里。已到了滕德南道院。知

是去敵已遠。始在此下馬稍息。道院中的住持。曉得女主駕到。親自共門迎接。馬麗對他說道。大師。我怕我這一來。惹你將來受禍。那住持道。老衲雖是外方之人。然而忠君之心。人所同具。若因忠君而受禍。老衲誠所心甘。馬麗稱謝再三。吩咐從人將羅沙貝好好喂養。然後扶着西登肩頭。走進道院。曰時休息。且說黑里斯侯爵。自從勤王軍戰敗以後。聽說女主已絕荒逃走。就單騎匹馬隨後追了上來。相差一個時辰。也到了這所道院。看過女主。說了一番道歉的話。然後商議如何善後。他說這次兵敗以後。陛下復國一事。一時恐難以實現。此時惟有三種辦法。一是逃往法國。一是逃往英國。一是逃往西班牙。馬麗思索了好一會。決計暫赴英國。黑里斯侯爵亦贊成其說。馬麗立叫預備文房。親自修書給英后伊利沙伯。文云「姊氏惠鑒。妹前以國事鼎沸。深懼隕越。曾屢次函懇吾姊。推同懷之誼。授宇相庇。乃使者辱命。未蒙見諒。今者情勢迫切。倘蒙慨允援手。將永棄政事。終老治下。妹從前種種。間有開罪姊氏之處。實皆讒言爲厲。固知吾姊妹之間。初無芥蒂也。妹今者兵敗勢危。爰遣急足。上書陳情。倘荷惠允所求。使者朝還。妹卽夕發矣。附小詩陳意。尙乞鑒正。」（原詩係法文譯者不諳法語特付闕如）伊利沙伯讀完馬麗的信。直喜得四肢都發抖了。八年以來。他仇

視馬麗之心。與日俱長。只是下不得手。他一雙眼睛。像餓狼釘住了肥羊。一刻不會放鬆。如今這肥羊竟自己投到這狼窩裏來。真是他想不到。於是即刻下一個廷寄。交與肯白蘭邊帥。叫他立時前赴蘇格蘭滕德南道院。迎接馬麗入國。這且不題。且說馬麗自遣使發信以後。每日只在道院中候信。一日早晨。聽得門外人馬喧闐。角聲大震。頃刻有人報知馬麗。說是英國女主伊利沙伯派有專使到來。迎接女主赴英。這消息頃刻傳遍了道院。當時就有多人前來勸諫。說英國女主是陛下著名仇人。往且見害。馬麗素來是個富於感情之人。他這時候不知怎的。把個伊利沙伯認爲一個有情有義的姊妹。從前因爲彼此都是一國之主。所以不免有些嫌隙。如今我已是亡國之人。伊利沙伯當然以骨肉爲重。不記前嫌了。看官你們也不必歸咎馬麗。怪他沒有見識。須知以拿破崙一世這樣雄才大略。他自滑鐵盧戰敗以後。以爲英國最講道義。毅然投到英國軍艦。對那艦長說。我一向佩服英國人對待政敵。崇尚寬厚。我如今兵敗國亡。已無抵抗能力。望你國重視道義。容我做個託庇宇下之人。所以我親來投到。足見我是十分信託你們。他那時情形。和馬麗當時修書伊利沙伯時。同出一樣心理。後來兩人都因信託英國誠意。一個上斷頭臺。一個瘐死荒島。足見世上誠

意兩字。真難講呢。且說馬麗得了伊利沙伯回信。立刻收拾行李。帶了那原來二十名衛士。向邊境進發。到了索爾威海汊。（英蘇交界）已見英國守邊使羅德在那裏。駕船迎候。他見了馬麗。甚是恭順。他說奉到廷寄。但請陛下隨帶女侍三人。其餘僕從。一概不叫入境。西登聽說。便對馬麗說道。我情願隨侍陛下。請你還帶了我去。馬麗道。你跟着我已經受盡辛苦。如今你該休息了。還是讓別人去罷。西登那裏肯聽。捏住馬麗的手。不肯放鬆。憑你怎樣勸說。他只是哭而不答。其餘跟隨馬麗的人。勸他臨崖勒馬。不可前往英國。馬麗那裏肯依。下了馬走上跳板。已經快上船了。那時滕德南道院長老。雙足踏在水中。還是牽衣苦諫。說道陛下還不醒悟麼。他們限制陛下只準帶女侍三人。用意已是不善。將來到了英京。還不定怎樣苛待呢。這時羅德恐怕馬麗遲疑不決。或是要多帶隨員。又上前來說道。陛下現在潮長。正好開船。至於這班男女隨員。須請他們趕緊上陸。臣奉到國王嚴命。除女侍三人以外。不准餘人渡海。那長老聽得「嚴命」「不准」等字樣。重又高聲諫道。陛下。你聽見了麼。同是一國之主。又是同姓姊妹。說什麼嚴命咧。不准咧。陛下。你這次失足。後悔就無及了。說着又回頭對黑里斯侯道。爵爺。你快勸勸陛下及早回頭。尚不爲晚。陛下此去。凶多吉少。又

對衆衛兵道。諸君。你們不要放陛下去。老納力小。挽留不住。你們就強拉陛下回來。那怕因此得罪英國。亦是莫大功德呢。羅德聽了長老之言。不耐煩道。你何得這樣出言不遜。這回前赴英國。出於你家女主自願。他如果不願去。我難道好逼住他去麼。說什麼得罪英國。難道我家女主要行劫不成。馬麗對羅德道。這道人出言無狀。請你看我面上。恕他些兒。他那裏知道我們姊妹的情誼。我這次前赴英國。一來暫避國難。二來敝一敝姊妹闊別。將來我要回國。我姊姊當然許我回來。你們諸位不必猜疑。又對長老說道。你一番忠義之心。誠屬可感。願上帝保佑你。長老歎口氣說道。老納不須上帝保佑。陛下倒須上帝保佑呢。但願老納以後每日替陛下祈禱。能挽回陛下的厄運就好了。老納料得陛下此去。必遭奇禍。陛下既立志要去。想是天意沒法挽回呢。馬麗此時伸出右手。教羅德扶了上船。西登緊隨在後。亦登了船。此外僅有其他侍女二人陪伴着他。其餘人等。一概不許同行。羅德立命張起滿帆。向肯白蘭駛去。岸上送行的人。直等到看不見渡船的影子。纔分別散去。滕德南長老之言。後來果然都不幸而中。馬麗這去。就和蘇格蘭及他的臣子長別了。馬麗登陸之時。伊利沙伯早派有人在海邊迎候。這人見了馬麗先替女主道歉。說女主論理應該自來迎接。又

應該立刻請陛下入宮居住。不過但婁侯死得不明。他家裏人還求我女主替死者復仇。所以女主有命。請陛下權時在宮外居住。等把但婁侯這件案子調查明白以後。如果與陛下無涉。那時再請移入宮中。一敘姊妹之情。看官若在別人一聽得這些說話。就可知來意不善。偏是馬麗過於相信伊利沙伯是個好人。但說道。我姊之言有理。我自然應該先把自身的嫌疑洗刷乾淨了。再敘私情。所以任憑伊利沙伯叫他住在何處。他自己絲毫不出主意。伊利沙伯自從馬麗落到他手掌之中。便降特旨派了幾位大臣。組織特別法庭。審訊但婁被人謀殺這件案子。一面又派人到蘇格蘭叫攝政雅各做了原告。雅各此時只想交歡英后。他曉得英后的主意。必欲置馬麗於死地。所以他就順着英后的意思。把自己異母女弟往死路上擠。他接到英后之信。立刻親自來到英國。將從前馬麗寫給布斯威爾的那三封情書。帶在懷中。這三封書。就是馬麗的催命符了。黑里斯侯爵及羅斯主教二人。是替馬麗作辯護士的。他們二人堅持這信是別人假造的。筆跡雖然像馬麗的親筆。但一經研究筆跡專家用心審查。必能看出破綻。所以他二人定要將這信先經專家審查。可是馬麗的仇家堅執不許。究竟就用這三封書做了證據。判決同謀罪名。這事至今世上人還把他當做疑

案。沒人敢說定是真的。亦沒人敢說定是假的。這案子經特別法庭審查了五個月。還是未能定讞。伊利沙伯命叫暫時作爲懸案。且待再有充分的憑據發見。再行判決。照法庭普通規則。案情未曾審實。蘇格蘭攝政宜令歸國。馬麗也該恢復自由。那知這次卻不然。馬麗原住波爾登堡。爲的是便於赴庭就審。此時又令遷居英蘇邊境上的卡而小島之內。他在這裏。望得見本國湖山。只是可望而不可即。後人說這是伊利沙伯刻薄的地方。故意使馬麗心中難受。是真是假。卻不可知。且說特別法庭中的委員之中。有位諾福克公爵。他對於這案竭力要替馬麗開脫罪名。他若是按照良心上的主張。欲脫馬麗於罪。倒是一件光明磊落之事。不過有人疑他別有用意。說他本人要想娶馬麗爲妻。又要把他自己的女兒嫁給馬麗的兒子。在太子未成年之前。他就攝行政事。這話真假雖不可知。然而他確是竭力要出脫馬麗。委員之中。和他意見相同的。還有兩位重要人物。一是威斯德摩侯爵。一是諾勝白蘭侯爵。他們三人替馬麗竭力洗刷。據說他們三人有共同的目的。諾福克公爵如一朝得勢。這兩位侯爵便也水長船高。同時增加不少身分。不料他們機事不密。就有平日和諾福克公爵不睦的人。將他的密謀告知攝政雅各。雅各便立刻生了伊利沙伯。伊利沙伯立

命將諾福克公爵逮捕。威斯德摩及諾勝白蘭兩侯爵知風較早。威斯德摩逃往荷蘭。後來老死異鄉。諾勝白蘭逃至蘇格蘭。後來被攝政雅各拿住。初則囚禁於洛克利文堡中。後來終不免上了斷頭台。這可見馬麗真是個禍水。凡是愛慕他的。沒一個能保全善終。命運之說。誠屬不可思議。這是後話不題。且說攝政雅各自從巴結上了伊利沙伯。把個異母女弟生生陷於死路。他卻得其所哉了。伊利沙伯因他獻出馬麗三封情書。深爲嘉許。不久就許他歸國。還贈送他好些貴重禮品。他歸國以後。把馬麗的心腹臣工。治罪的治罪。放逐的放逐。把諾勝白蘭侯囚禁在洛克利文堡中。將韓密爾登家的人從重治罪。中有六人。業已斷定死刑。幸有權臣約翰諾克斯講情。改爲永遠放逐。雅各自從做了這幾件稱心遂意的事情。以爲從此可以爲所欲爲。還有誰敢說個不字。只是古語說志不可滿。惡不可長。違了這條古訓。有誰能免得了相當的處罰。且說韓密爾登家。有一個人名叫蒲綏和。爲人性如烈火。但是恩怨分明。有仇必報。自從攝政將他家人殺戮放逐。財產入官以後。他便一人逃匿深山之中。打定主意。待時而動。他的住宅經攝政賞給了自己的心腹。這人原是下流無行之輩。他奉到攝政賜第的命令以後。當日就前去收產。這時蒲綏和的夫人染病在床。這人不

由分說。將他攆出門外。連衣服也不准帶走。可憐這有病的婦人。人亡家破。如今上無片瓦。下無立錐。又是天寒衣單。急火中燒。一時迷了心竅。竟成了瘋癩之疾。終日在街頭哭笑無常。屎溺狼籍。他的親友一來是憎他瘋疾。二來恐怕得罪攝政。沒一個敢收容他的。如是者不過三兩日功夫。飢寒交迫。平日是養尊處優慣了的。如何經受得起苦。他一心不忘故有田園。便一步一跌的走到自家門口。倒地死了。有人將這消息告知蒲綏和。他聽了居然並不動怒。但說道。「也好。我替你報仇便了。」第二天他一早離了山巢。先去見了向來和馬麗要好的一位主教。求他出了一紙護照。只說奉了主教之命。前往林德路城中辦公。他又得了主教的許可。暫時借住主教在林德路城中的一所住宅。這所房子正在大街之上。臨街有一座突出街心的月台。後門接連通鄉大道。蒲綏和乘天色昏黑之時。走進了這所屋子。臨街窗上。用黑布遮得嚴嚴的。地上又鋪上了厚氈。免得被人事先覺察。破壞他的計劃。又預先備下快馬一匹。拴在後園樹上。鞍轡都結束停當。後門去了門拴。只是虛掩着。以備頃刻之間。一開後門。便可跨上了馬。逃往鄉間。一面又將槍裝好子彈。擱在架子上。向街心對準了。自己躲在屋子裏。靜等機會。原來他早得了消息。明日攝政要在這條路上經過。所以

費了一夜的工夫。將各事都預備好了。但他幾乎枉用了這些心血。因為攝政左右的人。勸攝政另出他途。不可取道林德路。這城中的居民。大都和韓密爾登家有親友關係。怕有人欲圖謀害。孰知攝政不把這些事放在眼裏。況且他素來膽壯。豈有臨時變更路程。反把那班進忠告的人取笑一番。到了次日。他昂然騎着高頭大馬。進了蒲綏和所在的那條大街。雖然前面有人開道。只是街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。勢不能不緩步慢行。直至到了蒲綏和安下機關的月台面前。彷彿那些民衆和蒲綏和預先約會好了似的。他們把個大街。整個兒快填滿了。攝政一行人。只得在此停住了馬。等待衛士驅散民衆。然後前進。因此蒲綏和得以將槍口描得非常準確。搬動機頭。登時一聲響亮。比尋常槍聲還要利害數倍。因為蒲綏和怕攝政傷而不死。所以加倍裝足火藥。那時候用的是前膛槍。火藥多少。可以隨意增減。所以這一槍放去。那彈子不但穿透了攝政的身子。連他旁邊一個人所騎的馬。亦同時受傷倒地。攝政受了槍彈。只叫得一聲天呵。我被人暗殺了。聲猶未絕。登時跌在地上。那些侍從的人。分明聽得槍聲是從月台上發出來的。立刻打破了前門。一擁而進。去捕拿兇手。剛進得門。已見蒲綏和跨上了那匹備好鞍轡的馬。從後門衝了出去。這班衛士重新出了屋

子攀鞍上馬。繞出後街。追上前去。蒲綏和見後面追騎漸漸趕上。他就拔出刺刀。在自己馬身上刺了一下。那馬受了異常激刺。格外放出氣力。向前飛也似的奔去。到了一處。有個山澗。足有個二丈來闊。他便躡身一躍而過。追騎到了此處。竟沒一個敢冒險的。只得廢然而返。蒲綏和自從脫險以後。不敢在本國居住。就渡海到了法國。法國人曉得他膽壯力大。竟有人願出重價。請他做刺客的。經蒲綏和嚴辭謝絕。他說我只能爲自己復仇。不能把殺人事當買賣做。你們果然要報仇。只須照我的方法做去。何必要借重於我呢。不提。且說攝政雅各自中彈以後。延到這日夜間。纔斷了氣。遺命請但婁侯的父親倫諾克斯侯爵。輔馬麗之子雅各六世攝行政事。英女主伊利沙伯接到雅各被刺的報告。不免落了幾滴眼淚。說是從此以後。我失卻一個良友了。不提。且說馬麗被伊利沙伯拘囚不放。特別法庭又因證據未曾充分。不能判決。他本人雖身不由主。無法自脫。西班牙王卡而斯九世。以及法王亨利三世。都親筆致書伊利沙伯。要求立時將馬麗釋放。伊利沙伯存心要置之死地。那裏肯依。他怕卡而小島地方不穩。法西兩國不難派幾號戰艦。將他劫出獄中。於是又將他移置謝斐而堡中。加派邏卒。日夜輪班巡察。如是者日以繼月。月以繼年。他在落克利文堡被禁纜

十一個月。已覺不能容耐。如今到了英國。先後十六個年頭。一日不會得着自由。最後又將他囚在突白里堡中。派保勒男爵小心監守。他住的是兩間低溼的屋子。他是拘禁久了。體氣虛弱的人。又加之獄內陰溼。漸漸得了風痛之症。有時因腿骨疼痛。竟至行動不得。諸君試想。他是金枝玉葉的貴人。頭上曾經帶過兩國的王冕。那知未及中年。一半光陰。已在牢獄中經過。平日起居服御。何等舒適。如今因受了獄中陰溼。風痛難支。只得仰面哀求獄官。請他給一副溫軟些的被褥。央告了三四個月。纔得獄官許可。從來帝王之中。雖說也有落難的時候。但是要尋一個同馬麗這樣遭遇的。恐怕難得有第二個吧。幸而馬麗先天的體質強健。所以受了十多年磨折。還不能將他瘦斃獄中。伊利沙伯只想糊裏糊塗把馬麗坑死在獄中就完了。不料他命強不死。還有一班曉得女主心理的暗中授意保勒。教他百般虐待。使馬麗早些畢命。女主必然重用。不料保勒對於馬麗。雖是異常嚴刻。但是無論如何。不肯用毒藥將他藥死。自從有人授意教他下毒之後。他到生了疑心。每日送給馬麗的食品。他必要親自嘗過。又凡是要和馬麗見面的。他必要親自陪着。有一次來斯德侯派人到馬麗獄中行刺。被保勒覺察了。竟被他攆出門外。伊利沙伯雖痛恨保勒。然而既不便明說。又

不便另換別人做獄官。以致啓人疑竇。只有靜待機會。想出個殺人不居名的辦法出來。等了好久。總是無機可乘。後來終被他尋得一個機會。他便借題發揮起來。看官要知道馬麗原是信奉舊教之人。那時西班牙和法蘭西的舊教徒。都把他當作爲教受難的人。種種爲他設法。要將他救出獄中。伊利沙伯保護新教。因此獲咎教皇。教皇下了個金牛敕諭。說伊利沙伯背棄宗教。殘害從妹。不但靈魂不能獲赦。連生前國君的資格也同時喪失了。教皇既有了這樣一道敕諭。凡是舊教中人都應替教皇執行他的意志。當時激動了舊教中一位少年志士。他以爲受伊利沙伯這樣虐待。傷天害理已達極點。定要設法救出馬麗。至於伊利沙伯方面。他也曉得舊教中人恨他。於千五百八十五年定下一條例來。說是凡名分上有可傳襲英國王座的人。不論本人或其囑託之人。欲圖不利於己者。須拿交二十五人組織而成之委員會審訊。如查得確證。即依謀逆例治罪。這位少年志士名叫巴賓登。他絕不把這條法令放在心裏。約集了同志五人。個個都是舊教信徒。當天立誓。抱定兩件宗旨。一是暗殺伊利沙伯。一是擁護馬麗承襲英國王位。他們的密誓。外人是絕對不曉得的。但不知怎的竟會被一位大臣名叫華新登的探訪着了。他初則不動聲色。讓這些人去進行。及

至後來決定了行刺之期。他纔將這六個人同時逮捕。伊利沙伯一看這些人的供狀。直把他得意極了。他正想不出將馬麗處死的方法來。如今有了這些人的供狀。就拿他所定的那條法律引用起來。他立刻降道諭旨。給監獄官保勒。教他把馬麗的各種書信收檢出來。交給法庭審查。一面又將馬麗移禁福德林格獄中。保勒奉命以後。深恐馬麗不肯移居。就騙他因他身體虛弱。請他騎着馬出外領受新鮮空氣。又慮他騎馬脫逃。卻選一匹病足的馬給他騎着。馬麗是少年不會和新鮮空氣親近過的。今日忽然得飽餐野景。心中暢美異常。還以爲是獄官特別優待。那知道走了半日。竟被監守他的這班衛士。領到福德林格獄中。他一進門後。見撥給他所住的這幾間房子。門窗上都用黑布遮得嚴嚴的。竟是一個生塚。此時巴賓登等六人。業已審實伏法。伊利沙伯一心對付馬麗。先將馬麗女祕書寇兒及南恩兩人逮捕。凡是馬麗十餘年來在獄中與外人往來的書信。悉被搜去。交付特別審查會檢查。並令開始審訊馬麗教唆謀殺的重案。特別委員會會員二十五人。遂於千五百八十六年十月十四日齊赴福德林格堡。傳集人物各證。開始審訊。起初馬麗不肯出庭。他說會員既非他本國大臣。且位分太卑。沒有可以審訊他的資格。他又引證英國古代法律。說

在英國歷史之中。從來無此先例。不料這班會員並不因被告不肯出庭。中止審訊。他纔着了慌。恐怕有人造作種種僞證。他本人不出庭。無人爲他辯護。或者竟將莫須有的罪狀加在他名下。這纔決定主意。自己出庭辯護。且說法王亨利對於審訊馬麗一事。異常注意。有旨叫駐英大使。將審訊時間官和被告問答情形。詳細奏聞。這位法國大使名叫貝利佛爾。他接奉廷旨之後。立刻行文英國政府。請將審訊時雙方問答的話。由外交部鈔寄一份。以便轉達法廷。著者後來在法國外交部檔案之中。覓得兩次審訊時的問答。特爲錄記於下。「蘇格蘭女主出庭以後。卽在法案下端就座。他先開口說道。今日在座諸君。以我看來。沒一個有能審判我的資格。所以我今在這裏所有語言行動。完全出自我的自願。我今請上帝作證。所有我被控各節。一概都是奸人捏造。我的良心是純潔的。我是個自由國的公主。出世以來。就有國主資格。我只對於上帝負責。我若有罪。除在上帝前對簿外。世上無論何人。都沒有審判我的資格。你們今日的舉動。我是不服到底。請你們把我抗議的話。登諸記錄。並請將這記錄鈔送我一份爲要。」當時二十五個委員之中。有一個就是英國首相。他聽馬麗一番抗議的話。便立了起來。先是反駁馬麗適纔所說的話。然後吩咐書記官。將本特

別委員會組織法令對馬麗朗誦一遍。大概說這特別法庭係根據英國法律。是一種合法機關。馬麗答辯。這條法律不能對他發生效力。因他是一國之主。從沒有一國中的法律。對於他國君主可以發生效力的。首相答辯道。本委員會係奉特旨專為審訊本案被告而設。即使被告不願出庭。本委員會仍當照常行使職權。況且本案關係行刺本國君主。被告有教唆嫌疑。本委員會確有受理及處分本案之權。馬麗答道。這教唆行刺的話。本人不但無此行為。連意想中亦不會有此念頭。本人不能承認。首相就教書記將馬麗寫給行刺主犯巴賓登的信。以及巴賓登給馬麗的回信。都朗誦給馬麗聽了。馬麗道。我生平不曾見過巴賓登。且和他並不認識。也未嘗交換過片紙隻字。至於行刺英國君主的念頭。本人心中絕對不會着想。況且本人自到英國以來。無時不有人嚴重監視。前後左右。都被仇人包圍。即使有欲圖不利於英國君主之心。事實上斷做不到。試問如此大事。和外間人書函往來。豈有不當時破獲之理。直待有人行刺以後。纔知本人是教唆犯。這等掩人耳目之言。稍有常識的人聽了。斷然不信。本人自無端被人拘禁以來。卻有許多人為本人抱不平的。也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來函慰藉的。這些信中。或者對於英國君主有些微詞。然而別人所發言論。

本人不能負責。首相又教把巴賓登的供詞念給馬麗聽過。馬麗道。巴賓登受審時。我不曾旁聽。他究竟說過這些話沒有。我卻不得而知。若是他果然說過這些話。他這人定是膽小作偽之人。你們既說我會和巴賓登通信。請你們把我的親筆信給我看。即使信由他人代筆。那簽名是決不能代的。你們拿給我看。但是須要真的。你們慣能偽造。那些偽造文書。我卻不願意看他。首相於是教人先將巴賓登給馬麗的信檢出給他看。他接過來一看。說道。我不曾見過這封信。書記官又將他本人答覆巴賓登的信給他看。他仔細一看。說道。這信不是我寫的。你們要加我罪名。非得將親筆書信。或是親筆署名的信給我看過。纔能使我心服。你們以前給我看的東西。沒一件不是偽造。你們愛說什麼。便寫上什麼。這種東西。何能入人於罪。說罷立起身來。流淚說道。倘使我果然有謀害我阿姊的心思。和人勾通合謀。願上帝懲罰我。使我靈魂不能獲救。我在獄中。十七年零九個月。身體消瘦。精神委頓。曾經寫信給我親友。教他們設法出我於獄。這是有的。至於你們所說我有教唆謀刺女主的嫌疑。這事我卻不能承認。我說過了。我不但無此行爲。並且無此蓄念。我曾經寫信託人。想把幾個奉舊教而受禍的人救出獄中。這是確有其事。無奈我自己已處於絕境。救人更是無效。

的了。說到這裏。他對着華新漢道。貴爵。我今日一見了你。就知道決無幸事。你和我平時仇怨甚深。不但恨我。並且恨我兒子。你逢人便說我的壞話。以致和我素日有些感情的。都中了你的毒。究竟我怎的得罪了你。定要置我死地。華新漢被馬麗當面訴說一頓。倒覺得不好意思。立起身來說道。我從良心上說話。認你確是有罪。這句話我就對着上帝。也是這般說法。但是我卻處處依理而行。並無絲毫軌外行動。以上是第一日審訊的情形。第二天繼續審訊。馬麗依舊出庭。坐在昨日原坐的地方。今日是他首先發言。他立起身來侃侃而談道。諸位貴爵。你們須知道我是在上帝面前正式加冕過的君主。論理斷沒有到你們所立的法庭親來對簿的道理。你們所有的法律。亦不能對我發生效力。我是個自由國的君主。和世上各國君主。都是平行的。至於你們說我意欲謀害我姊。我須請我所相信的律師替我辯護。你們定要孤行己意。斷定我的罪名。那就任憑你們去做。橫直我已落在你們手中。生死宰割。都由你們。不過我卻要對上帝伸訴我的冤枉。本來祇有上帝可以審判我的曲直。世上不論那個君主。都是我的與國。斷無可以審判我的權力。請你們將我這番抗議的話。登在記錄之中。首席問官答應把他的抗議登入記錄。然後又拿出幾封信來。是馬麗寫給

各國君主。內容都是訴說英國女主的短處。又叫當面讀給馬麗聽了。馬麗道。這事又當別論。我爲恢復本人自由。纔寫這幾封信。這信是我寫的。我今後如有機會。還是要照常和各國君主通信。別說我是個君主。就是一個尋常人。處了我這地位。也要設法託個人情。救我脫離監獄。你們憑着巴賓登信內之言。說我有謀刺英國君主的嫌疑。巴賓登確曾有信給我。我也曾經有回信給他。但是我的回信之中。始終不會有教唆謀殺的話。巴賓登寫信告我。說他要設法使我出獄。我回他信說。出獄是我所最希望的。只是總不可因此使我和我兩人再生出意外危險纔好。至於我的祕書。你們用非刑拷問。所謂三木之下。何求不得。不但他們不會說出什麼。就算說出些什麼來。也是用非刑逼出來的。算不得真正證據。至於巴賓登及他的同謀。他們都已死無對證。你們說是他說的。我卻如何能信呢。說畢。頭也不回。便要走了。委員等還要問他種種說話。他只是不答。但說非得有了代他辯護的律師。再由律師作答。他本人無論如何。再也不答話了。這邊各委員等他去了。仍是照常進行。被告雖是不曾出席。他們便打算按照缺席裁判先例。依着他們本人的觀念定案。卻說法國駐英大使沙都甫。他早看出英廷上下有心要陷害馬麗。及至英廷組織特別委員會審判馬

麗教唆謀刺英國君主一案。他便立刻給法王亨利三世去了一個密報。請他趕緊設法營救。亨利三世立刻派了個專使來到英國。當面向伊利沙伯交涉。最可怪的。莫如雅各六世。他是馬麗親生兒子。對於他母親在英國受罪。卻絲毫不以為意。法國駐蘇格蘭大使歌塞。專爲此事入宮去見雅各六世。叫他設法救他母親。他答道。「他自己做的事。自己擔受。我有什麼法子想呢。」歌塞把雅各六世的話。奏報法王。法王隨即給了歌塞一封回信。上寫着道。「十月四日來書閱悉。蘇格蘭王對於蘇法兩國聯好。得渠贊許。甚慰甚慰。惟是其母無端幽禁十八年餘。渠何以始終不爲援救。卿面渠時。宜再以懇摯之言。激發其天良。在吾輩誼在戚畹。尚且不忍坐視。渠爲人子。詎忍其母久困囹圄而不竭力營救者乎。萬一其母橫遭慘斃。英后固將受世人指摘。渠更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。渠若肯力爭者。英后當諒其母子之誼。釋其母不治。較之吾輩從旁設法。效力自大。且英蘇兩國近支王室中。覬覦兩國寶座者。大有人在。其母若死於非命。尋且禍將及己。英后無嗣。統祚必落於旁支。繼英后而爲國主者。勢必欲兼取蘇格蘭而同隸於一尊。屆時雅各六世本身危險。殆難言喻。卿接此書後。宜再面見雅各。告以余意。若渠不竭力設法營救其母。凡屬歐洲各國君主。皆當以非類

視之。從此自絕於與國。將來自身有急難時。各與國君主。亦將作壁上觀而不與援手矣。至於本國事情。內亂初定。百事棘手。吾母不久將與那瓦兒王而商善後。若得渠允爲合作。國事必大有裨益也。遠道奉使。諸希珍重。千五百八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。亨利發自聖日爾曼宮。歌塞接到此信後。卽日入宮。陛見雅各六世。將法王給他的信遞給他看了。他覺得有些慚愧。當時便派格雷。梅味容。威廉凱德等三人。前赴英國。替他母親乞命。愛丁堡到倫敦。比較巴黎到倫敦近得許多。然而法國專使到倫敦時。蘇格蘭專使尙未來到。足見蘇格蘭朝野對於這事不甚注意。如今且說法國專使貝利愛佛。於十一月廿七日行抵凱來。遇着法國駐英大使沙都牛甫派來的一個急足專差。呈上書信。內容係請他趕緊遄程。遲恐無及。又說恐怕他僱不着渡船。已先期預備快船在港口等候等語。貝利愛佛閱信後。知道倫敦情勢已急轉直下。立即下了渡船。不料風色不順。只得在港內候風。直等到二十八日夜半。風勢纔轉了向。二十九日早晨九點鐘。船抵英國渡佛爾海口。不過一行人因受了一夜風浪。個個都委頓不堪。在渡佛爾逆旅中休息了一日。到三十日那天。貝利愛佛纔帶了參隨。坐了長途馬車。向倫敦進發。這車亦是沙都牛甫預先給備下的。一路上絕少耽擱。到了

十二月一日中午。已經到了倫敦。貝利愛佛不敢怠慢。剛下了車。便命參贊魏野。先赴里哲孟行。請預定專使覲見日期。原來法國專使到倫敦時。那特別委員會已將審訊馬麗一案。六日以前定好了判語。業已移送國會祕密討論。正在這千鈞一髮之時。法國專使忽然來到。伊利沙伯深爲不悅。魏野入宮請期之時。伊利沙伯一心只要延宕時日。當日不予接見。等到第二日。忽然宮中造出一種謠言。說是法國專使參隨之中。在凱來地方有兩個人傳染時疫死了。英女王怕沾染疫氣。未便延見專使。貝利愛佛聽了大怒。他對英國外交部長說道。這等無稽之言。女王何得不事考查。信以爲真。我此來奉有特別使命。非要面見女王不可。如是者又等了六日。貝利愛佛動了真氣。說英國既不把法國看在眼裏。我明日卽歸國覆命。叫我再等一天。也做不到了。外交大臣自然把這番話奏知女王。伊利沙伯因此時西班牙交涉亦正在吃緊。保不定要出於宣戰。從各方面計算起來。犯不着再得罪法國。所以於十二月七日。派人告知貝利愛佛。卽日午後在里哲孟宮中延見。到了約定時刻。貝利愛佛帶了參隨人員。預先在宮門外聽候傳見。少時便有禮官引他們一班人到了女王所在的地方。只見伊利沙伯端坐寶座之上。四圍都是他親信大臣。沙都牛甫是常駐英京大

使。這日也隨同專使一齊入覲。兩位大使對女主恭恭敬敬的行過了禮。然後由貝利愛佛說明奉了法王亨利的特命。派他前來爲前蘇格蘭女主馬麗乞命的一番話。伊利沙伯平時不容有人題及此事。今日真是耐着性子。又操着極流利的法國語。對專使訴說馬麗怎的要謀害他的生命。從前已經發覺過兩次。他都隱忍不發。如今是第三次逆謀發覺。他實在忍無可忍。自己也不知流過了多少眼淚。最使他傷心的。便是他和馬麗是同祖姊妹。論到親誼。不在馬麗和法王之下。如今禍起蕭牆。真是家庭不幸。他本人殊不願有此等情事發生。怎奈朝野上下。紛紛請願。都說若不澈底審訊。後來還有不測之禍。所以是實偏處此。真是出於無奈呢。沙都牛甫和貝利愛佛於是引證許多歷史上的事實。求他媲美古人。務要寬大爲懷。對於這未成事實的案件。從輕發落。伊利沙伯道。我對於各國歷史。也曾有些研究。卻尋不着一件事。可和我所遭遇的相提並論。況且這次主謀的。乃是自己的從妹。尤其是蔑絕人倫。法王素重法紀倫常。遇有如此獍狓之人。想也極願將他置諸於法。斷沒有對於這種人。還要替他求情保護的道理。說到這裏。又對着貝利愛佛和聲悅色的說道。可惜你爲着這不幸之事而來。當然是少興得很。我這裏不久就有回信給你帶去。上覆你主。又

裝出很關切的樣子。問了法王的好。又說國母爲了國事善後。近來也很周旋於隣國之間。可見得做了一國之主。那責任就不由得不背在身上。我也是處於同等地位。爲了國家。便不能不開罪於人。有幾個明白人。能曲予原諒呢。說罷。便退入後殿去了。兩個使臣回到倫敦。靜候伊利沙伯回信。連日不見消息。卻道聽得國會已判定馬麗死刑。他二人便欲再到里哲孟行宮去見女主。一連去了幾次。伊利沙伯終是託故不見。後來到了十五那一天。纔傳出旨意。叫法國使臣入見。伊利沙伯對於馬麗判決死罪一事。並不否認。又不表示有特赦之意。貝利愛佛覺得事到如此。也毋須再往下說。就請女主發給護照。准其即日回國覆命。伊利沙伯允於二三日內。即將護照送去。十二月十七日。英國國會在威斯敏士宮中開會。宣讀馬麗罪狀。並判決死刑之文。登時倫敦各大街上。都有官員分頭宣讀國會判決之文。各處禮拜堂鳴鐘二十四小時。晝夜不絕。並教城中居民。於各家門首晚間舉行烽火。貝利愛佛於全城鳴鐘家家舉火之際。打算再爲一次最後之奮鬪。於是立刻提筆上書英國女主。文如下。「昨日外臣覲見時。蒙陛下允於一二日內報書寡君。不料今日全市囂然。謂前蘇格蘭女主馬麗。已經議會判決死刑。臣等初猶以爲其事未必果信。迨至親聆職官宣讀

罪狀。禮拜寺鳴鐘告警。人家門首舉火慶祝。始知早間所聞者。果爲事實。但外臣等終以爲陛下必不忍使寡君之嫂。陛下共祖女弟。慘受斷頸之刑。以自棄於寡君。故敢再進忠言。求陛下勿爲此冒昧之舉。寡君嘗語臣曰。蘇后若慶更生。余當沒世不忘英主之惠。若不幸蘇后竟死於非命。余當終生飲恨。不忘此殺嫂之仇也。現在蘇后罪狀。既經判決。事出倉卒。可否請陛下緩決須臾。容臣奏知寡君。俾寡君得再申其請。請而不得。在寡君亦知咎有攸歸。而外臣亦得脫去重大仔肩矣。茲謹遣臣參贊聖西爾齋書前赴行在。伏乞裁示爲荷。千五百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。臣貝利愛佛沙都牛甫謹呈。」聖西爾等卽晚從倫敦啓程。前赴里哲孟行宮。請求面見英主。呈遞專使緊要公文。伊利沙伯推說身體不適。不能接見。聖西爾只得將前信交與華新漢轉遞。自己在宮外靜候覆書。接連兩日。杳無音信。孰知聖西爾等在里哲孟候信不得。而倫敦法國大使館中。於第二日黃昏將近時。忽來兩員朝貴。說是奉女主口諭。教面告法國專使。昨信業已接到。女主允將蘇后馬麗行刑之期。展限十二日。以便法國專使啓奏本國君主。此外並無片紙隻字。貝利愛佛不敢怠慢。立刻派了一位隨員名叫仁立思的。帶了專使和常駐大使二人共同簽名的奏本。卽日動身渡海。奏知法王。

法王讀了奏報。立刻親筆寫了回信。教員沙二人再去面見英主。務在得請而後已。仁立思一刻不敢逗留。然而等他回到倫敦之時。已過十二日期限二日。幸而其時尚未執行死刑。貝沙二人打聽得女主正在格林威支冬宮。連忙趕到行在。請求立時陛見。伊利沙伯只是託故不見。接連赴宮門四五次。都被擋回。他二人如何肯就此罷休。還是一日兩三次的催請陛見。伊利沙伯知道不見他們是不肯了的。只得准其入見。二人入覲時。自宮門以至內殿。節節皆依着覲見規則。絲毫不得苟簡。迨至儀官將他們引至女主寶座之前。他二人先行過參見之禮。然後由貝利愛佛發言。無非是一派忠告及勸阻之言。措詞嚴而不厲。抗而不驕。伊利沙伯聽得不耐煩。身體在寶座上頻頻轉動。後來聽到一處。他萬忍不住了。緋紅着臉。在寶座上立起身來說道。貝利愛佛。你剛纔說的這番話。果是你主人教你如此說的麼。貝利愛佛鞠躬說道。臣所說的。句句都依着寡君親筆書中意旨。絲毫不敢增減。伊利沙伯道。你主人給你的信。請你鈔一分給我。倘使信中之言。和你口說的話。有些出入。你須得負其責任。貝利愛佛道。法國君主和法國大臣。從來沒有捏造公文。或文語不符的先例。臣準明早將寡君給臣的信。鈔一分送給陛下。伊利沙伯道。既是如此。你暫且不必多言。說罷做

個手勢。教他左右大臣一齊退去。殿中只賸女主和法使二人。三人祕密談話。足有一小時光景。因為沒有他人在旁。所以雙方說些什麼。都沒有人曉得。只知伊利沙伯允許即日派遣專使。和法國專使。一同赴法。對法王解釋此案關係。然後女主退入後宮。法國兩位使臣。亦同時退了出來。從此這兩位專使。便不能和女主再見一面。只有靜待後命而已。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三日。法國專使奉到英政府離國護照。並說有英國戰艦一艘。在渡佛爾海港專備使節返國之用。到了法專使臨動身的那一天。忽有一人名叫斯達福的。來到法國大使館。說是有要事求見法國大使館隨員特拉伯。這斯達福原是英國駐法國大使的兄弟。來歷是人人曉得的。特拉伯就教請見。見面以後。斯達福附着特拉伯耳邊說道。現在破產監獄裏。有一個人說有要事要當面奉告。並說這事和蘇后馬麗一案有些關係。所以務必請你過去一談。起初特拉伯有些懷疑。怕是有人要中傷他。再一想這事關係不小。或者是錯疑心了來人。亦未可知。於是就和斯達福同到破產監獄之中。見了那人。那人也不顧忌旁邊有人聽見。大聲對特拉伯說道。我不過欠了人二十克郎。就被關在這裏。若是法國大使沙都甫肯替我還了這二十克郎的宿逋。我就能出去刺死伊利沙伯。替蘇格蘭女主復

仇。特拉伯聽了這話。曉得是中人之計。他便說豈有此理。這話若被我大使聽見了。定要將你交付法官。照例治罪。說罷回到使館。將適纔之事報告沙都牛甫。沙都牛甫立刻指着斯達福說道。你也是英國閹閹人家子弟。怎敢拿這叛逆之言。來對我使館中人通報。你須立刻出我使館之門。從此以後。不許再來。這人裝作後悔不迭的樣子。說我犯了彌天大罪。從此在英國存身不住。要請專使回國之便。將他帶到法國去。沙都牛甫那裏肯依。說是你若再敢在此逗留。我就不顧你阿兄斯達福侯爵面情。將你執送有司治罪。這日斯達福出去。果然被捕。特拉伯因為往返破產監獄落了後。專使一行人已先四個鐘頭走了。他隨後趕去。剛到渡佛爾海口。已有警察在那裏守候。將他拘捕。送回倫敦。下在獄裏。當晚審了一堂。特拉伯將斯達福來訪起。直到被捕止。從實說了一遍。並說本國駐英大使沙都牛甫可以作證。第二日復審時。特拉伯請書記官將昨日供辭記錄朗誦一遍。看有無不合之處。不料記錄上所載的。和他昨日所說的。大有出入。照記錄的供詞。不但本人有了干係。就連沙大使也免不了嫌疑。特拉伯大驚。立刻向堂上聲辯。那有人去理他。特拉伯明白問官的意思。無非欲放入人罪。打定主義。無論堂上問什麼話。只是不答。也不肯在供狀上簽字。問官無奈。

只得將他送回原監。一路上警衛森嚴。儼然是押解重犯。到第二日。沙都牛甫被召入宮。面見伊利沙伯。斯達福已預先提到。以便和沙都牛甫對質。斯達福的供詞。竟公然將沙都牛甫和特拉伯兩人牽涉到謀刺案內。主謀人犯之中。沙都牛甫自然忿忿而爭。伊利沙伯如何肯聽。指着他的臉說道。幸而你是個外國大使。不能將你拘禁。於是一面斥退了沙都牛甫。一面就派了大員前往法國。先將審訊馬麗經過情形向法王陳述一番。只將已經判罪。及就要執行的話。避去不說。然後就說到法國大使和本國犯人同謀的話。自從這件事發覺以後。英國女主纔決定要將主犯從重治罪。主犯一日不死。各方面逆謀使一日不止。看官須知伊利沙伯這條計策。真是惡毒到了萬分。他因法王饒舌。就把法王自己所派的大使。亦牽連在本案之內。使他無可再說。一方面又教人將法國大使逆謀。在國內竭力鼓吹。務使人人得知。引起人民仇視馬麗之心。且說蘇格蘭王雅各六世所派專使。於路沿途逗留。他們到英京時。適在法國專使回國以後的第二天。又是法國大使逆謀破露。舉國囂然之時。他們覲見伊利沙伯時。伊利沙伯正是振振有辭。他說你們還來替你們故后求情。有他在世一日。我的性命終難保存。於是就將最近破露的謀殺重案說給這班使臣聽了。洛勃

德梅味容正要開口說話。伊利沙伯頓時大怒。說道我曉得你主人這次派專使來說情。都是你一個人出的主意。我手下若有你這樣臣子。早就應該斬首了。梅味容從容不迫的答道。做臣子的對主上進其忠諫。那怕斧鋸當前。應該說的。還是得說。豈有身為國主。明知其母將慘死異國。可以坐視不救的。我輩為臣子的。到了此時。若不竭忠盡諫。勸國主設法救母。那纔是亂臣賊子。卻該斬首呢。伊利沙伯聽了這番義正詞嚴的話。卻也無話可答。只說你們且暫時退去。我就有話答復你們。梅味容等只得退了出來。一連三四日沒有回信。他們只得到宮門口再去催問。伊利沙伯勢不可卻。只得准其入見。梅味容這番數說大義。一方面替本國母后申辯。一面反坐英國問官深文周納。最後又說以國君擅殺國君。以姊殺妹之非。把個伊利沙伯說的啞口無辭。但說道。我若允將蘇后赦其死罪。你們有什麼法子。保得住我不受害麼。梅味容道。臣等此來。蒙寡君面諭。我國母若得生還。凡我國母應得繼承英國王統之權。自此完全讓給我主。並請法王和西班牙王作證。決無翻悔。伊利沙伯聽罷。一時疏忽。說道。梅味容。你說什麼話。我仇人本祇是一國之主。若照你所說。他竟妄想到我國裏來了。梅味道。陛下竟把寡君當作仇人看待麼。但是寡君卻認陛下是與國君主呢。

伊利沙伯紅漲了臉。說道我方纔不過是比方的話。你切莫誤會。既是你們能想出個完善的方法來。我寧可犧牲本身的安全。證明我對於你主是十分信託。你們且去擬個兩國和好的條件來。我這裏亦有些意見。將來雙方討論一下。便可訂立條約。互相遵守。說罷。退入後宮去了。這邊幾位專使出得宮來。覺得今日一席話。很有幾分希望。心中自是高興。是日黃昏時候。有位內廷執事官來拜會首席專使格雷。格雷當然接見。這人說本人此來。並無公事。不過因社交關係。前來進謁。他先說了些寒暄話。後來便說到馬麗一案。他說伊利沙伯和馬麗二人。確有不能兩全之理。馬麗恢復自由以後。將來他自己或他的兒子一旦做了英國君主。那班從前審訊馬麗的諸大臣。必無倖免之理。若能設法使雅各六世同時拋棄英國繼承的權利。雙方或有融洽的希望。不然。就算伊利沙伯答應釋放馬麗。那班大臣們爲自身免禍計。也要百計阻撓的。格雷等這人把話說完了。便問道。你剛纔這一番話。是否受了女主的訓令。叫你來傳達意思的。這人連忙說是自己的意見。不過說出來作爲一種參考之用罷了。隔了幾日。伊利沙伯召見蘇格蘭專使。一見了面。便說本人實在想不出個兩全的方法來。所請赦免馬麗一事。實在無可挽回了。格雷道。陛下若是決定這樣辦法。

絲毫不能通融。臣臨行的時候。寡君曾有面諭。教臣於交涉決裂之時。以寡君名義對陛下說。大致是寡君對於英國女主伊利沙伯判決國母馬麗罪名。認爲不能發生效力。因爲世上甲國君主。斷無審訊乙國君主之權。陛下和敵國國母。都是自由國君主。彼此立於同等地位。不相統屬。如果臣等交涉無效。寡君將於臣等歸國復命以後。召集國會。討論對付方法。並派專使赴歐洲奉基督教各國。申訴陛下擅殺敵國君主之罪。同伸義討。臣旣而奉諭旨。教臣這樣說法。臣今臨行之先。自不能不將寡君之意奉達。伊利沙伯聽說。登時怒不可遏。說道。我諒你主未必教你用這樣口氣對我說話。格雷道。倘臣有違旨之處。願甘受罪。適纔臣口說的話。願一句句記錄紙上。呈上陛下。以爲異日證明之用。伊利沙伯道。旣如此。我自派人到蘇格蘭去和你主人說話。格雷道。我主有言在先。在臣等歸國覆命之先。決不接見英國專使。伊利沙伯乃推說專使人選未會決定。教格雷等在英暫候。這日黃昏。英貴爵哈婁來訪格雷。見案頭有意大利人所製的一對手槍。精緻無比。他便極口稱贊。不久哈婁告別而去。格雷便教哈婁貴爵的姪子。將這對手槍持去送與他叔叔。這少年高興異常。登時懷了槍。連夜入宮去交與他叔父。不料他纔進得宮門。已被守宮衛士擒住。在他身上搜

出一對手槍。雖然槍中並無子彈。但這少年從此失了自由。衛士就將他關在自己臥房之內。門外時時派人監守。如防大盜一般。第二天一早。外邊就蜚蜚揚揚傳說蘇格蘭專使。又有謀刺本國君主嫌疑。首席專使格雷。親將手槍一對交給刺客。幸而刺客剛入宮門。卽已敗露云云。看官。這件事分明是做就圈套。格雷等如何能甘心認罪。後來費了許多唇舌。謀刺一案。雖然打消。卻是救護馬麗一事。卻從此更無希望了。格雷等知道徒等無益。只得帶了原有參隨。一同歸國去了。他們歸國的第二天。伊利沙伯就派秘書大尉森去訪保勒。原來伊利沙伯對於公然下諭處死馬麗。終覺有些不妥。仍打算用暗殺方法。拔去眼中之釘。所以派自己心腹人探探保勒口氣。看他意思如何。不料保勒立誓不許人走近馬麗身邊。除非有了負責的人簽名的罪狀。纔肯將犯人交出。大尉森無奈。只得回報女主。女主聽罷。頓足大怒道。這人可謂剛愎到極點了。他一向對我說怎的願替我効忠。等到用着他時。他便言行不符了。他想事到其間。不由不決定主意。立刻便教大尉森預備行刑詔書。大尉森自然不敢違抗。寫好詔書。呈上女主請他簽字。伊利沙伯略不遲疑的簽上了名。他此時忘卻自己親生母后。也是死在斷頭臺的。簽好了名。又蓋上御璽。笑着對大尉森說道。你去告訴

華新漢只說馬麗這件案子。從此完了。你話須說得婉轉些。聽說他現在有病。恐怕驚壞了他。看官。伊利沙伯這幾句話。分明是用心調侃。他明知華新漢是只望馬麗早死的人。他偏要說這些欺人的話。證明此人是全無心肝。這日黃昏時分。伊利沙伯教傳皮爾入宮。這人是華新漢的妻舅。他進得宮後。伊利沙伯就將行刑詔書交給他。又吩咐傳語休斯白雷。甘德兩侯爵。和其他貴人封邑。在福德林格堡附近地方的。一同前往獄內。監視行刑。皮爾奉了詔書。當晚離了倫敦。向福德林格堡出發。不提。且說近兩個月來。馬麗早已曉得英國議會和特別法庭。將他判定死罪。定罪的那天。他自家的隨身教士到獄裏來給他送信。馬麗在獄中輕易不得和外人相見的。他就乘這個機會。將三封信給他。教他轉達。一封是給當時教皇昔格士德斯五世的。一封是給西班牙貴族門都沙的。最後的這封。是給他舅家幾斯公爵的。這封信的全文錄後。

表兄鑒。妹戚黨中惟兄最稱知己。今妹無端受人誣蔑。行將梟首法場。爲人君者。下場頭乃搆此兇禍。世事詎可逆料哉。今茲與兄長別矣。求兄爲妹禱於上帝。妹生前不能爲上帝有所建樹。特臨死守道彌堅。不以勢孤而移其素志。區區此心。或可上格天心。妹之凶耗到時。兄亦無須悲忿。外

道人判處正道者以死刑。且被刑者又爲一國女主。論情論法。固皆不合。然在上帝視之。多得一爲道捐軀之人。亦足以垂示後世。果爾。妹死亦甚值得。妹此時若對於信仰肯稍示出入者。亦尙足以逃死。願吾道中人。受新教徒之殘害者。不自妹妹。兄之先君。亦嘗以身殉道矣。妹此次得兄先君爲介。自當見憐於上帝。恕其宿愆。妹有忠僕數人。妹死後幸兄善爲安插。無使失所。又妹生前尙小有負債。亦乞兄爲清償。又請於遺費中撥款若干。爲妹作禱祀之用。願上帝眷顧君家少長。延釐納福。至兄之子女。妹死後面帝時。當並吾子一體乞帝垂恩。妹子不幸。自有生以來。無時不從仇家求生。活。其情至可憐念。妹死後常有約指一枚見贈。俾資遺念。所念者何。念妹以一女子。處於羣仇如蕪之中。四無援助。其惟一之南針。使妹得處迷不昧。居險如夷者。卽恃此信託上帝之一點心耳。妹所遣以持贈約指之人。爲妹多年心腹。渠所面陳之事。皆屬可信。凡妹函中所不及備述者。皆由渠面達。妹之近侍中。惟馬麗西登數十年共處患難。情逾骨肉。渠爲妹故。已無家可歸。此人兄務須爲擇善地安插。俾終餘年。渠將妹事告兄後。兄宜祕勿告人。不然禍且及彼。妹近年來。體氣受陰濕侵蝕。痛苦萬狀。然自以爲道受苦。心殊甘之。吾家人不論男女。一至爲道奮鬪時。人世間一切虛榮。皆可

棄如敝屣。妹願上帝堅兄信心。大節所關。亦當效法先人。慷慨赴義。保存吾家世代令名。至於妹本人。早已蓄志不墮。父母兩姓令譽。甘以軀體爲道犧牲矣。妹蘇格蘭女主法蘭西王后馬麗絕命書。一千五百八十六年十二月四日。

馬麗自從聽得特別法庭判處死刑以後。他知除了伊利沙伯特赦之外。別無生存希望。所以早將一身置之度外。他先後所住的幾處監獄。都是陰濕萬分。四肢早得了個陰濕之症。每當天氣交換時。就疼痛難忍。有時且不能步行。他存心要昂藏就義。一心只怕臨命的那日。步履艱難。使觀者誤認他爲貪生怕死。他於是告知獄官。要請自己的瘍醫蒲古英爲他調治。後來蒲古英到獄中時。馬麗對他說。恐怕不日就要赴義。問他有什麼方法。可使這骨節不致疼痛。免得臨時不能從容踏登斷頭之臺。蒲古英說。欲醫此病。非用草藥將蘊在身上的濕氣表托出來。不能有效。馬麗道。既如此。你可去對保勒說明。趕緊替我尋覓草藥。蒲古英旋即下樓去對保勒說知原委。原來保勒自己亦犯四肢疼痛的毛病。正所謂同病相憐。對於蒲古英的請求。他自無不許。但他還有個副獄官。非得經他同意不可。這位副獄官名叫左利。他說只須請蒲古英將藥名開出個單子來。可由別家

藥劑師去代配。蒲古英道。我不懂得英國藥名。若用拉丁藥名。英國藥劑師又不認識。萬一鬧個錯兒。不是玩的。後來又經過無數辯論。到底還是保勒作主。許蒲古英出獄採藥。可是另外派一個藥劑師陪着蒲古英同去。分明是監視的性質。第二天藥已採到。蒲古英就替馬麗按法調治起來。且說休斯白雷甘德兩位侯爵及皮爾等三人。於二月十七日午時光景。派人先來通知馬麗。說要請求面見。馬麗先回說有病在床。不能接見。若係重大公事。定要親見。須請他們在外邊稍候。等他起來。略事梳洗。再行接見。三人又傳進話來。說是事情緊急。不能延誤。定要立刻面見。馬麗聽罷。便從床上起來。披上一件晨妝長袍。坐在一張靠近小案的椅上。就教請見。登時兩位侯爵在先。皮爾和保勒在後。進到馬麗臥室之中。他自己的男女僕人也跟了進來。順便探聽消息。也有十多個人。把個屋子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半。休斯白雷脫冠在手。操着英語對馬麗說道。馬丹（英人稱女主或他貴婦人之稱）我和甘德侯爵及洛勃德皮爾爵士。奉本國女主之命。謹敬前來告知馬丹。前因有人告發馬丹主謀行刺一案。經特組法庭詳細推究。判決罪狀。其事業經白克黑斯德爵士告知馬丹。敵國女主爲慎重起見。一再延期執行。惟是全國臣庶。深慮女主生命危險。環請早日執行。以

慰臣庶之望。所以今日特遣我等齎奉詔書前來。謹敬宣讀。務懇馬丹聽之。馬麗神色自若。說道。請諸君即刻宣讀詔書。我聽着呢。於是洛勃德皮爾就展開詔書。朗聲讀道。奉天承運。英格蘭法蘭西愛爾蘭女主伊利沙伯。敕知爾休斯白雷侯喬治。甘德侯亨利。大貝侯亨利。肯白蘭侯喬治。潘白洛克侯亨利知之。前因有人舉發蘇格蘭女主馬麗主謀行刺朕躬。經朕發交本國貴爵大臣。特組委員會。將全案慎重審訊。依法判決罪狀。復經國會一致通過。認爲公允適當。又經臣庶一再聯名請願。略謂本案一日不執行。不但朕躬日處於危險之中。卽國家治安。耶穌正教。亦蒙不利。敦請早日明降諭旨。將犯后卽日處決。以慰天下人民之望等語。朕惟國內上自動爵。下逮民衆。對於請求執行本案。衆口僉同。若再姑息隱忍。恐負朝野人民屬望。不得已。惟有割棄私愛。曲徇公意。着將前蘇格蘭女主照判決罪名卽予執行。茲特諭爾休斯白雷侯等。於奉詔之後。卽日前赴福德林格堡該犯后所在處。會同監獄官保勒勳爵。提取該犯后正身。按照刑條。卽行處決。茲特於本詔上鈐用英國君主御璽。以詔鄭重。爾諸貴爵勳臣。當遵諭敬謹執行。欽哉毋忽。本君主御極之二十九年二月十日。頒自格林威支宮。馬麗聽完了宣讀詔書。便合掌向天說道。臣妾馬麗。十九年來備受獄中困

苦。今蒙上帝垂憐。從此脫離苦厄。臣妾將含笑就刑。從此得常侍上帝左右矣。甘德侯在旁說道。馬丹。臣等係奉旨差遣。爲國家安危計。不得不爾。請馬丹曲加原諒。馬麗微笑答道。照你這樣說來。我更是爲道捐軀。我這一死。更值得了。又合掌向天說道。蒙上帝不棄。俾臣妾得以微軀殉道。榮幸何如。又對甘德侯道。老實對你說。我當初還以你主以國君擅殺國君。爲顧全清議計。或不敢公然下詔。處我極刑。必且賄囑親信。將我暗殺。那時我死得不明不白。如今他公然將我明正典刑。我這枉死公案。從此留在青史。後人見了。自有公論。至於你們諸位。當然食人之祿。忠人之事。我絲毫沒有怨恨你們的心。請你們放心罷。說罷。拿手捧了一部新約全書。彷彿是無力之人。倚着拐杖似的。甘德侯上前走一步說道。馬丹。你手裏拿的這部偽經。是教皇等私人偽造的。千萬憑信不得。不然。你的靈魂要受害呢。馬麗道。你所說的。自以爲是。我卻不然。這部經是從希伯來原文譯出。擔任譯務的。是位有名博士。並請公教認可的。怎說不能憑信。甘德侯道。馬丹自幼卽受這一類教訓。未嘗研究其中的是非。所以有此種見解。若是早聽得通人講解。這些謬見。當然可以洗刷乾淨了。馬丹在世之時無多。奉勸不憚改過。趕緊請這裏彼得堡洛的大僧正來替你祈禱一番。庶幾靈魂可以得

救。我等不忍見馬丹臨命之時。還迷信教皇一派訛言。以致靈魂永墮泥犁。我等實爲馬丹關切。知而不言。於心誠有不忍。馬麗和聲悅色的答道。貴爵你錯了。宗教是何等重要之事。我所奉的宗教。不但是我祖父以來。素所敬信。就是我也嘗對於各種譯文。詳加研究。心以爲是。不敢言非。況我會從世界學者互相討論。後來身被拘囚。失卻自由之後。亦嘗將關於宗教之各種名著。靜心研究。自問對於聖道。絕無盲從之處。我一生對於所奉之教。未嘗有絲毫疑意。何至在臨死之時。無端改變信仰。我當初到你們貴國時。也曾聽過你們宗教大家的議論。他們所發揮的道理。始終不能令我折服。蒙你好意。要請什麼大僧正來替我懺悔。殊可不必。倘蒙你諸位見憐。許那與我同被拘囚的教士來。教他替我念經。我就感恩不盡了。甘德侯道。這件事違背我等平時的信仰。恕我等不能遵命。惟我等所說請彼得堡大僧正念經一事。還請馬丹三思。不可錯過機會。馬麗道。謝你的好意。若不許我隨身教士念經。別人一概不必請了。我自問我的死罪。是莫須有構成的。我也不必有教士爲我懺悔。此時只求諸君暫時離開這裏。俾我得在這數小時的生命內。處分些身後的事情。說罷立起身來舉手一揮。這些貴爵見他儀態整嚴。不由不鞠躬退去。他們剛要出門時。馬麗又問道。請

問你們我的死期定於何時。休斯白雷侯期艾艾的答道。馬丹大約是明天八時。馬麗道是了。但你們諸位可知道我於一個月之前。有封私書給我姊伊利沙伯。他究竟打算給我回信麼。甘德侯道。馬丹的函中所陳何事。能見示否。馬麗道。信中就是關於我死後喪葬之事。我要求把我遺骸運送法國。葬在母后陵寢之傍。這事不知可蒙你女主允許否。甘德侯道。這事恐怕難於遵命。但馬丹對於這些儀式上的事。儘可放心。我家女主必以相當之禮相待。馬丹此外究有什麼要我等代達之事否。馬麗道。我死之後。我那些男女侍從。不知你女主肯准他們各歸故國否。我遺囑中對於這班人略有酬勞。只是太菲薄些。倘使你家女主連這一點也不容他們享受。我也無可如何。這兩件細微瑣事。不知諸位貴爵能代我懇求照准否。甘德侯道。這些事我等未曾奉有明文。不敢擅自作主。不過馬丹千歲後。我主定以國君相當之法待遇。這些小事。大約也可包括在優待條件之中。此外大約沒有別事見諭了罷。馬麗剛要說沒有別事相煩。請他們自便的話。忽然馬麗隨身醫士蒲古英高聲叫道。請二位貴爵暫停片時。容某有所陳述。說着。雙膝跪在兩位侯爵面前。休斯白雷侯大聲問道。你有什麼話快說。蒲古英道。人生惟一個死字是最大關鍵。法庭對於尋常犯人。尚且

要給他適當時期。讓他有功夫可以預備後事。我主是一國元首。歐洲各國君主。都是他的敵體。這次自宣讀詔書至執行時期。先後不及一周日。未免與我主以難堪。諸位貴爵縱使不以我主爲重。我輩男女侍從。相隨我主同處患難十餘年。也應該讓我們各盡其心。各人和主人話別一番。略盡我們戀主之心。況且身爲國主人母。臨終時。也有諸多後事須待處分。僅就賬目一項。至少也得半日清算。這半日光陰。我主處分了世務。便無暇顧及本身靈魂上的事務。顧此失彼。狼狽不堪設想。我今代表女主全體侍從。懇求兩位貴爵。寬限幾日功夫。這點在情在理的請願。若蒙兩位貴爵肯爲代表。女主諒來也肯推情見許的。洛勃德皮爾便問馬麗道。馬丹遺囑果然還不會寫下麼。馬麗道。不會寫得。皮爾回顧兩位侯爵道。果然如此。似應再展期數日。不審二位貴爵以爲如何。休斯白雷侯道。那卻不能。主上既定了時刻。一分鐘也出入不得的。馬麗卽對蒲古英道。算了。你徒自取辱。還跪在地下做甚。快給我立起來。可憐蒲古英白髮龍鍾。勉強從地下掙扎起來。又是乏力。又是傷心。幾乎重復又栽倒地上。休斯白雷領着一班人先出了監門。回頭便對保勒道。保勒爵士。我等將這婦人交給你好生看守。非等我們再來時。這其間的干係。在你一人身上。你須仔細了。馬麗等道。

班朝貴去後。對一班女侍看了一過。那種安詳神色。真合古人視死如歸的態度。他先開口叫着迦茵。凱乃迭的名字說道。迦茵。我可不是常對你說的。他們定要置我於死地。目的就因我信仰和他們不同。一旦我得了勢力。恐怕我不保護他們。你今日聽他們的口氣。纔知道我猜的果是不差罷。如今且不說這些。快叫開飯。喫完飯。我有好些事急待處理呢。不料這班人只是抽抽噎噎的哭。誰也無心去顧着開飯喫飯等事。馬麗見狀。慘容笑道。孩子們。這豈是哭的時候。你們果然真心愛我。我今蒙上帝許我以身殉道。是何等體面的事。你們該給我道喜。不該哭呢。況且我在獄中一十九年。備受諸般痛苦。如今解脫之時到了。爲我本人計。我感謝上帝還來不及。怎的會傷心呢。你們男的去預備開飯。我們女的趁這當兒。大家祈禱一回如何。於是一班男侍拭着眼淚出去了。這裏馬麗帶領一班婦女。一齊跪下。念過幾遍禱文之後。馬麗先立起身來。將所有現錢悉數取出來。放在案上。分作好幾分。每分都用小荷包裝好了。寫上各人的名字。一會兒外邊來報晚餐備齊。馬麗依舊坐了首席。女侍一律陪坐。男侍站立椅後。或往來上菜撤菜。馬麗這日食量並不比平時減少。喫飯的時候。和侍女們談起甘德侯強要他皈依新教這一段事情。他笑說道。我的信仰。銅牆鐵壁。像

他這點伎倆。想我就此改變宗教。可謂太不自量。這時別人都還好。只有蒲古英終是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。他想這是他最後一次服侍女主進餐的機會。現在有說有笑的一位寬仁女主。明日天明。就要變成一個無首死屍。因此越哭越想。越想越哭。等到飯罷。馬麗教男女侍臣個個都到面前。斟上一大鐘酒。立起來一飲而盡。說道。這杯酒我替你們衆人飲福。你們也照樣還敬我一杯。祝我靈魂得救。衆人於是各人滿斟一杯。就原立的地方跪倒在地。將酒和淚飲了。大衆又請馬麗將從前侍候有不周到。或辦事有不如主人意思的地方。求他格外擔待。馬麗道。你們的錯處。我固無有不擔待的。但是我也對你們不好的地方。你們亦須原諒。有時我對你們性情躁急。出言操切。這是因我久拘囹圄。以致舉措失常。諒你們必能見原。隨後又和他們講些敬事上帝的道理。教他們務必要堅守舊教。將來我死以後。你們須捨棄前嫌。同在一處居住。彼此也有照應。馬麗說完了應說的話。打算親自去檢點衣服。分給衆人。蒲古英道。陛下不必再勞動玉體。只須將衣服飾事全數取過這邊來。自己監督着料理。豈不省事。馬麗就依言辦理。先教把衣服取過來。照着單子。一點一點。過一遍。隨即在單上每件衣服之下。注上一個人名。這就是他打算把這件衣服送給這人的意思。

各人再依馬麗所寫名字。將這件衣服分別堆在一處。還有不能勻分的東西。他命變賣了。將所得的錢。作爲將來各人回家的川資。各事分配完了。他在單上簽了自己名字。交給專管衣服的人。作爲他已經將單內衣服俵散衆人的憑據。然後又叫將臥房中的各種首飾一齊檢點出來。仍是按人分配。有幾件貴重的物品。他打算送給法國國王國后和他兒子並衆男女至親的。他一概交給他最信託的女侍。教他一一分別送去。衆侍臣等馬麗分配已完。便一齊請他發給免役證書。馬麗道。這事大可不必了。橫直我死之後。你們個個都可自由行動。別人不能留難你們的。這班人又說道。陛下兒子蘇格蘭王。論理還可以責我輩供役的。馬麗一想。這話有理。便各人給予一紙免役證書。這件事辦完以後。他想臨命之時。沒個教士祈禱。究竟不成格式。他於是提起筆來。寫信給他的教士道。「彼人等不允我在生前相見。我只能將生前所犯過失。具體的向你認罪。請你在今晚與明日八點鐘間。爲我祈禱。並以上帝之名。赦我一切愆尤。明早我臨刑時。你當可在大衆之中。得和我再見一面。那時如有機緣。我當在大衆之前。跪在你面前請你爲我祈禱。並請你選幾篇最懇摯最感動的禱文。於行刑時向天朗誦。我因時迫不能將心中欲言之事盡量寫給你知。你出獄之

後。你的生計所需。我也略有替你籌及之處。別矣。你能鈔幾篇好禱文給我送來。我最爲感激。茲隨函附去約指一枚。請你留爲遺念之品。」馬麗剛寫完這封信。接着就寫遺囑。一霎時已寫完了兩大張紙。這裏邊凡是他的親戚故舊。或是在身邊的。或是遠在別處的。他一個人也不叫漏下。多少有點兒遺念品相贈。選了五個代他辦理後事之人。第一是他表兄幾斯公爵。第二是表姪日耳曼。第三是格拉斯高大主教。第四是羅斯主教。第五是他從前內務總管呂意蘇。他選這五個人。都有深意存乎其間。幾斯公爵是因他的爵位崇高。可以借重他的勢力。第三第四借重他們的德望。第五人是借重他的世故閱歷。遺囑寫完以後。他復從頭至尾看過一遍。覺得甚爲滿意。於是擱過一旁。提筆再寫給他夫弟法王亨利的信。上寫着「嫂不幸。致落吾姊氏掌中。呻吟於獄中者已二十年矣。近則彼人及其國會已將嫂氏判決死刑。余以欲立遺囑故。求將從前被收檢以去之文件。向法院索回。願其中已十不存一。余以臨死之人。彼輩尙不容隨意與外人通信。即余要求死後以遺骸歸依母后之旁。亦未蒙許可。今日午後。彼中人來。以執行死刑詔書向余朗誦。其間僅有數小時之猶豫。俾余料理後事。似此待遇。不但余曾爲兩國君主者所不應有。即使余爲英國臣民。尙應有

較長時間之緩死也。余入獄以後。種種困苦。不能盡述於此。老臣蒲古英及他二三忠愿舊僕。當能爲弟面述種切。余自問雖身遭極刑。固非其罪。彼朝野之必欲置我於死地者。實因余前立誓承襲英國統嗣權時。曾對上帝宣言。將永遵公教以爲民倡。此一語。遂成余殺身之媒。故吾於臨命時。欲得一公教教士爲余祝禱。彼人極端拒絕。現在余隨身教士。同被禁於一獄之中。願彼等不允余二人相見。不特此也。且欲介紹某新教主教爲余念經。當時情形。持此函以奉弟者。必能詳陳一切。余之男女侍從。相隨患難幾二十年。余感其恩意。未知所報。且亦無術以報。耿耿此心。未能釋然。吾弟當念叔嫂情誼。及與國君主休戚與共關係。力爲彼等安插善地。勿使流離失所。余心亦可稍慰。再余身後鮮有願念及余者。此後每逢歲時。一切晡經祝禱諸事。亦望弟爲主持。至吾子冲年失母。情亦可憐。亦望推愛善爲護持。倘彼不服教訓。亦惟有聽之而已。嗣後倘蒙憐念。乞以貲財施捨善舉。冥中或可得其資助。刑期在邇。不盡欲言。嫂氏司徒馬麗絕筆。時在禮拜三日午前二時。」馬麗將以上各種文件寫完後。每件各製副本。令各人藏諸衣底。萬一本被監守者搜去。猶有副本可達目的地也。蒲古英請馬麗再想想。還有什麼別事須加入否。馬麗說。我所寫的應有盡有。卽有遺漏。

也不暇再行補敘。將來你面見法王時。儘可慢慢說給他聽。我此時只賸得數小時工夫。祈禱上帝要緊。此時女侍替他舀水淨足。不過十分鐘功夫。淨完了足。便和衣上床。女侍們見他並不入睡。但見他閉目凝神。嘴唇微動。似乎在那裏專心祈禱。有時見他臉上發出一種異常神彩。彷彿是愉快萬狀的樣子。平日馬麗睡時。必留女侍一人在床前講些先聖先賢的故事。今夜他選了一段和耶穌同時釘死十字架兩個強盜的故事。教人念給他聽。他聽完說道。我的罪怕比這兩個強盜還重。我先得求他替我在耶穌面前先容一聲。或者我也一樣的得蒙耶穌憐念。赦我生前一切罪名。隨後叫人把自己常用的手帕都檢出來。他就中揀了一方刺繡最精的。留在身邊。爲行刑時障目之用。不一時。東方露白。離刑期只二小時。馬麗即從床上起身。將內外衣服穿著停當。忽蒲古英進來說道。昨日陛下所立遺囑。侍臣中尙有未知其內容者。應請陛下傳集全體面諭一番。俾大眾知一切處分。悉出聖裁。不然。各人若退有後言。臣實無可辭答。馬麗以蒲古英之言深有關係。即命召集全體侍從。親自傳諭。說遺囑中一切處分。悉係我一人意思裁決。有我親筆署名爲證。望爾等將來勿因此小故爭執。致傷數十年同僚睦誼。說畢。將遺囑及致幾斯公爵法王等函一併交與蒲古英。

教他親自投遞。又命侍臣將昨日裝好之小荷包。一齊取至。這上頭馬麗早經一一識有標記。上書人名及金錢數目。當時即按照標記。親自點交本人。受賞的均不知荷包內所藏何物。其實每一荷包之內。至多者不過三百克郎。至少者僅有二十克郎而已。最後還有一百五十克郎。係分配完了所贖下的。馬麗一併交給蒲古英。教他於各人分手時。按人勻分。總計受現金賞者。共得二十七人。馬麗於處分上述瑣務之時。神色異常沉定。處分已畢。教各人暫時退出。只留女近侍數人。幫他梳洗傅粉。及其他一切妝飾之事。妝飾已畢。徐步進入臥房隔壁靜室之中。內設神壇一座。這地方本是他每日祈禱之處。他這日進來時。教近侍都跟了進來。他自己在神壇前跪下。近侍夾跪兩旁。念過幾遍禱文。然後從神壇前揭開精金製成小盒子一個。內藏聖餅少許。這聖餅還是教皇柏乙士五世所贈與馬麗。教他在臨終受聖餐時喫的。他這日因為並無教士在旁。因蒲古英年德較尊。教他權代教士之職。替他受了聖餐。旋又跪在壇前。打算默禱一番。不料剛跪下地。因骨節疼痛。登時又立了起來。蒲古英忙取些好酒和麪包叫他喫了。疼痛果然止了不少。於是重復跪下。繼續默禱。不料纔隔數分鐘。已聞扣門之聲。馬麗知是一班監斬的人已到。他叫近侍出去通知。請他們稍等。

片時。立刻便出來了。卻說休甘兩侯。因前此特別法庭開審時。馬麗曾有拒絕對簿情事。這次防他故態復萌。或是手下侍從有種種抵抗行爲。特調集武士數十人。在門外排班侍候。倘有前項事故發生。即可憑藉武力強制執行。後人有說是日休甘兩侯不待馬麗許可。擅自闖入馬麗私室。這話毫無左證。據裨史所載。休甘二侯。初在門外靜候。一看八點鐘已到。他們又扣門數下。不料響聲未絕。那內外重門。登時大開。休甘二侯遠遠望去。只見馬麗還是跪在神前默禱。他們二人不便擅入。公推本邑縣長安特魯小男（英國男爵之下尙有小男即稱 *Baronet* 者是也）入內。安特魯此時責無旁貸。手持白節。躡步進入神壇所在室內。屏息靜氣。在馬麗身後立候多時。因馬麗不會理會及他。只得低聲說道。馬丹。我奉諸位貴爵之命。來此已多時了。馬麗聽得身後有人說話。不待禱詞完畢。登時立起身來。對着近侍說道。我們去罷。蒲古英連忙從神壇上取下紫檀十字架一枚。上鐫耶穌殉道神像。雕工甚是精細。他兩手捧着遞給馬麗道。陛下要帶這聖像在身邊麼。馬麗謝過他。說是原要帶在身旁的。因一時忽促忘了。隨即將十字架交給女侍司徒安尼巴。教他敬謹捧着。等自己要用他來安慰時。再向他要過來。說罷。便一手搭服着蒲古英的肩頭。向外便走。只因骨節疼痛。

步履甚是艱苦。及至到了門外。蒲古英便站住了。對馬麗說道。臣等爲陛下服務。雖赴湯蹈火。俱所不辭。今陛下受英人無端陷害。臣若攙扶陛下到斷頭臺邊。將陛下交給殘暴不仁的英國人手中。任令他們宰割。臣心實所不忍。馬麗道。你的話也有理。況且我也不忍教你們見我慘死。你們就在此止步。無須遠送了。說罷。便對安特魯小男道。縣長。請你派個人來扶我。你看我確是一人行走不得。安縣長鞠一鞠躬。立刻指揮兩名武士前來左右扶着。馬麗依舊前進。但馬麗男女侍從。仍是且哭且走。跟在後邊。又到一重門次。那守門的武士。放過馬麗一行人。卻將他的侍從攔住。不讓過去。這些人如何肯依。都說我輩相從女主前後已數十年。別的不說。但就我主入獄以後。將及念年。我輩那一時不在他跟前侍候。今日是我主在世最後一日。難道反不容我們送一送終。莫非你們存什麼歹意。要將我主先用私刑拷問。然後纔動大刑。故而不教我們看麼。蒲古英在衆侍從之前。他見守門武士蘊神一般攔住去路。任你百般央告。只是置諸不理。他就要面懇休廿二侯。不料休廿二侯。亦和這班武士一鼻孔出氣。不允所請。就有幾個膽壯的。要趁人多。一擁而過。無如他們都手無寸鐵。一個個被武士打得七損八傷。推進門內。馬麗見這情形。頗爲不忍。便提高聲音說

道。你們這等舉動。確係太慘毒了。你們不容我近侍送終。莫非真有將我處死以外。還用別樣非刑的意思。此時安特魯縣長走上前來說道。我奉上命。准馬丹近侍中選定四人在刑場中侍候馬丹。但是非等馬丹到刑場後。奉休甘兩侯傳喚。不得逕入。諸位近侍們。現在只宜在此止步。靜候傳喚。馬麗道。據你說來。你們教我一人跟着你們走。連這有定額的四名近侍。也不叫陪侍在旁麼。安縣長道。休甘兩侯的命令如此。我實在作不得主。馬麗聽罷。便回過頭來。向司徒安尼巴手中取了那紫檀十字架。又向他人手裏取了日錄。及手帕兩物。卽對衆侍從說道。二十年來。我們主僕什麼虧也喫了。什麼辱也受了。這次是我們末次受辱。我們將他來供獻上帝。作爲我等最近的犧牲。這幾句話還未說完。男女二十餘人。一時號咷大哭。有幾個在地上亂滾。拔自己的頭髮。搥自己的胸脯。也有跪在地下。牽住馬麗衣裙連連接吻不肯放手的那一片狂呼「我那可憐國母」之聲。哀動肺腑。如是者好久。安縣長怕擔干係。用手一揮。一班武士。將馬麗隨侍人等。一齊逐進門內。將門嚴閉。然而號哭之聲。仍是不絕。馬麗走到樓梯口。忽見安特魯梅味容在梯口等着。他原是馬麗近侍之長。後來英人因他二人關係深切。不容長在一處。早經隔離多時。這日是馬麗最末一日。商明獄

官准其前來作別。馬麗一見了他，上前快走幾步，跪倒在地，請他替自己祝福。梅味容一面禱天祈福，一面涕泗交流，幾至不復成聲。馬麗待他禱祝已畢，說道：梅味容，我望你力輔吾子，和你在昔輔我一樣。我死之後，你須立刻回國，將在這裏所見的一一告知吾子。我望他生前百事順遂，我靈魂面上帝時，還要替他求福呢。梅味容道：陛下這是做臣下的所奉最悲慘的使命。陛下勿慮，臣必遵命敬謹奉達。馬麗此時纔站起身來說道：今日是我脫離一切苦痛之日，依我看來，消息之佳，無逾於此。你告訴他，我司徒馬麗，今日得大解脫，我死時篤信公教，不愧為蘇格蘭婦人，也不愧為法蘭西婦人。我並不將置我於死之人懷恨在心，你告訴他，我一向宗旨，英蘇兩國，必須合治。我死之後，於他的統嗣權絲毫無損。梅味容，我和你暫別，將來在天上再行相見。說罷，即搭伏着梅味容肩頭，下了樓梯。休廿二侯和一班貴爵都在這裏候着。馬麗見了這一班人，態度不抗不卑，先說他們不應不許自己近侍送到刑場，然後再請他們格外垂念。准近侍們到刑場送終。休廿二侯商量了一會兒。甘侯前來問道：請馬丹想一想，近侍之中，何人最為愜意，可令最愜意的六個人前來侍候。馬麗遂於男僕之中，指名叫蒲古英、戈融，及日爾佛三人。女僕之中，指名叫迦茵凱乃迭，及愛爾斯伯

寇兒（馬麗西登其時或已亡故）兩人。及至把名字說了出來。甘侯纔說六人止限於男僕。此等地方。女子實不便去。因彼等往往舉動失措。大聲號哭。殊失嚴肅體統。馬麗道。我敢保我的侍臣。決不致放肆失儀。他們無非要和我作最後之惜別。我想你們女主。他自己亦是個婦人。決不會限制你們。不容我男女近侍送終的道理。況且你們諸位。亦須放明白些。到底我是何等人格。是你們女主的從妹。亨利七世的女孫。法蘭西王后。蘇格蘭女主。今日到了臨死之時。莫非這一點小事情。你們都不能通融辦理麼。休廿二人重又密商一番。決計容納馬麗要求。立刻派兩個武士按照馬麗指名所要的男女近侍帶了下來。馬麗此時仍由武士二人分左右扶了。縣長前導。馬麗在後。休廿二侯及其餘貴族殿後。梅味容替女主拽住裙角。緩步進入一所大廳。卽是從前特別法庭設案審訊之處。這時馬麗的裝束。略須表述一番。頭上蒙一塊鑲邊繡花夏布白巾。上邊又罩着細孔白紗。從頭上下垂。直拖到地。上身披一件黑緞子外衣。圍身貂皮出鋒。袖長幾及於地。鈕扣係黑玉製成。形如橡實。四面用小珍珠鑲邊。領口係義大利式。頂上掛一串香珠。腰邊佩帶金十字架一枚。念珠兩串。以上是馬麗踏登斷頭臺時的裝束。至於這斷頭臺的構造。在下亦須說個大概。給諸位知

道。臺高約離地二尺。寬廣各十二尺。四面有木欄杆圍着。上用黑氈噴遮得嚴嚴的。臺上設木几一。高不盈尺。又有軟墊一塊。預備犯人跪時墊膝之用。又有大木砧一具。上面亦用黑氈噴蓋住。馬麗連跨兩級。登得臺上。那劊子手即趨前一步。跪一膝行禮。口稱今日之事。係奉上帝命執行。請馬丹不要見罪。說話時。猶恐那把大斧被馬麗看見。想用身子擋着。無如衣服緊小。遮掩不住。早被馬麗看見。便說道。法國殺人用劍。何等輕巧。我但願你能用劍殺我。我很感激你呢。劊子手道。這事恕我作不得主。這些東西。都是上邊預備好了的。請馬丹恕我。馬麗道。我怎能派你不是。你是個好漢子。我拿手給你吻一吻。那人接住了手。在唇邊輕輕一吻。然後立了起來。將木几安在馬麗身旁。馬麗隨即坐下。休甘兩侯站立在左。安縣長和劊子手立在其前。監獄官保勒立在其後。其餘朝中貴爵。和本地紳士。足有二百五十餘人。都立在臺下前面。皮爾重又展開行刑詔書。宣誦一遍。纔念一二句時。馬麗近侍五人適從樓上下來。走進刑場。一齊聚在臺後。男僕立在沿牆一張長檯之上。女僕二人並肩跪於長檯之前。同時馬麗養的一隻西班牙種叭兒狗。乘人不備。也跟了進來。看了廳內人多。有些害怕。滾雪球兒似的跑到馬麗身邊。便蹲着不動了。當皮爾宣讀詔書之時。馬麗毫不去理。

會他。態度始終十分安詳。皮爾念完詔書。高叫一聲上帝佑我女主伊利沙伯。當時卻沒有一人和他。馬麗合掌植立。神色不變。臺下的人見他神彩格外煥發。比平時愈加美麗。他忽開口對臺下說道。「諸位貴爵。我自出世以來便是一國之主。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法律。不能拘束到我。我和英國女主。是同祖姊妹。又是他的合法繼承之人。我在英國。已拘禁近二十年。喫過無窮的苦痛。受過無限的冤枉。這些苦痛冤枉。論理已是不該受的。誰知禍不止此。今日竟要我喪失生命。諸位貴爵。請你做個證人。我死時仍是確信公教。蒙上帝許我爲道授命。我心中極爲感謝。至於你們說我有謀害你主伊利沙伯的嫌疑。我至死不能承認。我不但沒有謀害他的心思。並且一向極敬愛他。萬一我當國的日子長些。我還可以幫他調和英蘇兩國的意見。我曾把這番意見寫信給你們女主。他竟置之不答。到後來仇恨我的人。竟欲置我於死地。這些人我並不恨他。等到我死以後。是非自有公論。究竟誰是定要將我處死的。亦有人會曉得的。我今日臨死之時。不願將這些人的名字宣佈。恐怕上帝聽見了。定要爲我復仇。」此時休甘兩侯。恐怕耽誤時刻。又怕馬麗演說激動衆人天良。發生不測。他們就教彼得堡洛大僧正走上前來。對馬麗說道。馬丹。我奉我女主之命。剛說到這

裏。馬麗就攔斷他話頭說道。大僧正。我無事求助於你。你的話。我不要聽。請你不必往下說罷。大僧正那裏就肯罷休。說道。馬丹。你在世之時無多。及早回頭。還來得及。請你把那些僞教道理趁早捨棄。一心依靠耶穌基督。你的靈魂。還可得救。馬麗道。你這番話。對我是白說了的。請你免開尊口。容我從容就死。說罷。見大僧正仍要往下再說。便坐了下去。拿背脊對着他。不料這人偏是不肯放鬆。他見馬麗轉過身去。便從旁邊繞到他面前。剛待開口說話。馬麗又一轉身。仍復面朝臺口。此時休斯白雷侯便開口說道。馬丹。你可謂執迷不悟。還是讓我輩替你祈禱一番罷。馬麗道。你肯替我祈禱。總是你一番好意。我甚為感謝。但須恕我不能奉陪。因我所奉的不是同一宗教。休侯並不理會馬麗所說的話。教大僧正立時代為祈禱。馬麗自願自的坐在小几上。閉目默禱。那位大僧正卻提高嗓子。朗誦禱文。除馬麗近侍數人之外。其餘二百餘人。齊聲附和。馬麗亦不做理會。先時坐下默禱。後乃改為跪在臺前。用法文朗朗祝禱。等餘人讀完禱文。他又改用英文。以便他人懂得他的意思。大致無非求上帝感化英人。對於奉公教的人不加壓迫。又求上帝保佑他兒子。使他得為令主。末後又求上帝使他本人得憑藉耶穌基督的功德。靈魂得獲超度。並說俄頃之間。要將他頸血

灌地。供獻於耶穌十字架之前。甘侯聽到此處。忽然不耐煩起來。他說馬丹你若信從基督。該把基督放在心裏。何必說許多教皇派的浮文。馬麗只不理他。還是力求各聖「惟舊教中人崇拜諸聖如聖雅各聖保羅之類」在上帝前爲他緩頰。許其靈魂得獲超度。旋又高呼我主。求你赦我生前一切罪惡。且呼且口吻手中所持的十字架。禱畢仍坐小几之上。甘侯上前問道。馬丹。你要對教師認罪麼。馬麗答道。我不會犯罪。所以無罪可認。若是憑空捏造。那纔真犯罪呢。甘侯道。既是如此。請馬丹預備就死罷。此時劊子手就要上前解去他的衣服。馬麗登時起身來擋住他道。這事不勞你動手。隨即教兩個女侍前來。先卸下頭上素巾和披紗。然後代他脫去上身外衣。二人且脫且哭。一滴滴熱淚落在馬麗身上。馬麗道。你們不必哭。須知我心中毫無畏葸。亦無痛苦。說時。拿手指在他們額上虛畫一十字架。又在每人頰上各吻了一下。從頂上取下金十字架一枚。一手遞給迦茵凱。乃迭。一面對劊子手說道。論理凡是我身上所有衣服飾事。都應歸你所有。不過這件東西。在你無所用之。我纔給我女侍。將來由他倍價給你。你可願意。劊子手不待迦茵接到手中。連忙伸手搶去。說道。這東西應該是我的。馬麗也不動怒。依舊脫卸衣飾。直至上身裸體。下身僅餘貼肉襯裙一條。

然後仍坐在小几之上。迦茵從脫下衣服中。取出馬麗預先選定的那方繡花夏布手帕。替馬麗蒙了臉。休廿二侯和其餘諸人。都駭異萬分。因英國無此習慣故也。馬麗心中。以為英國行刑方法。必與法國相同。所以坐在小几上。將頭頸伸得直挺挺的。專待刀下。不料這英國劊子手。到此不知怎樣下手。提着大斧。只是立着不動。幸虧劊子手的副手。將馬麗向前輕輕推倒。馬麗不由得初則雙膝跪下。繼而仆倒在地。此時他纔明白。用手摸索那塊木砧。等到摸着以後。將頭靠在砧上。兩手掌墊在頸下。好似仍在那裏祈禱的樣子。劊子手副手恐怕斧落之時。連手一齊斫斷。將他雙手移開。馬麗口中正朗念拉丁禱文。第一句還未念完。劊子手巨斧已落。不過其勢稍偏了些。以致斧刃陷入後腦。頭顱不會落地。馬麗受了這一斧。已是不省人事。所以不會移動。劊子手拔出巨斧。這次觀得親切。又斫第二斧。這次雖對準脖子斫去。然而頭仍未斷。直斫到第三斧。將一縷連肩頭的肌肉切斷。身首纔得分離。然後提起那血淋淋的頭顱。舉得高高的。任衆人觀看。口裏說聲上帝佑我。女主伊利沙伯。那位彼得堡洛大僧正接着說道。凡是我女主仇人。都應如此結果。此外只有甘德侯說了一聲阿們。其餘觀衆。都因喉間噎塞。或是唏噓下淚。連一聲阿們亦叫不出來。此時馬麗束

髮的紗巾。業已褪落。有人看見他頭髮業已全白。如七八十歲老嫗。他的五官。因受斧時劇痛。歪斜至不可辨認。雙眼張而不閉。上下唇微微顫動。有好些人看了這形狀。嚇得臉都變色。直至一小時後。頭顱和身上的肌肉。纔漸漸的不跳動了。馬麗受刑時。手裏還拿着紫檀十字架及日錄等物。這些東西。劊子手因他並不值錢。不曾收去。在馬麗近侍之中。卻視爲無價之寶。大衆上前爭取。獨迦茵凱乃迭因不見那隻西班牙小犬。叫着名字偏覓不得。後來劊子手副手移動屍體時。纔見他瑟瑟縮縮的躲在馬麗裙下。趕也趕他不走。那人用手提開。他仍垂首帖耳的爬到馬麗肩邊伏下。被迦茵看見了。將他抱開。那狗只是嗚嗚的叫。此時監獄官下令。叫衆人退出刑場。蒲古英求保勒許他將馬麗的心取出。以便攜赴法國。並說這是我主遺囑教如此辦的。保勒盛怒拒絕。將他推出門外。此時刑場之中。只有馬麗屍體和劊子手一人。據布朗都美說。在此無人旁見之時。劊子手做下一件慘無人道之事。但究係何事。他也不曾說明。兩小時以後。馬麗屍骸已陳列在大廳中間長案之上。覆以黑布。直到午後三時。經兩個本地瘍醫。將他剖體實藥。但他二人技術有限。只是草草了事。保勒帶幾個衛兵。在廳監視。論理馬麗尊爲人主。又是個婦人。在這剖腹實藥之時。不應令衛士

等任意觀看。然而此時還有什麼人肯講這些禮節。據傳說馬麗下體和兩腰都已浮腫。像是已成鼓脹之疾。然而竟體潔白。絕無絲毫斑點。開腹取五臟時。見其脾甚健全。肺上有淡黃小點。腦比尋常長短輕重相同之婦人大逾六分之一。從各方面看來。若不死於非命。他的壽命必且甚長。且說休廿兩候。將馬麗受刑情形登時做了報告呈上伊利沙伯。一面吩咐將馬麗屍體用香料填塞。裝在鉛棺之中。鉛棺之外。又加上木槨。停柩五閱月有奇。不許令人窺視。馬麗侍臣。依舊拘禁在堡中。不許出外。這是後話。且說馬麗受刑以後。有個貴族名叫亨利太保的。立刻騎一匹快馬。前往倫敦。將這喜信報知女主。以為女主必然高興萬狀。不料伊利沙伯慣會裝假惺惺。他一聽得亨利太保口報。登時大發雷霆。他說這還了得。這事定惟秘書大尉森是問。怎麼連我的命令。都給弄錯了。我雖然簽了執行詔書。但是叫他暫不發表。等我決定好了主意。再定行止。怎的就送往福德林格去。以致鬧出這場亂子。看官。他這場假怒不打緊。卻晦氣了大尉森。登時將他逮捕。送倫敦塔大獄監禁。後來罰金一萬鎊。纔得無事。（不定亦是做就圈套）伊利沙伯一面痛哭他親愛的妹子。一面傳密旨。派人在海口嚴行監視。不許船隻開往外國。他的意思。是不令馬麗死耗傳至外國。一面

密派親信辯士。往各國遊說。縱使將來馬麗死耗得達到外國時。其地人民。已受密使先入之言。叫人相信其咎不在伊利沙伯。同時倫敦城裏。大舉慶賀。夜間懸燈舉火。或是提燈行列。有些熱度過分的。竟闖入法國大使館中。強將其中陳設投諸烽火堆中。觀其烈炎橫飛。拍手取樂。法大使沙都牛甫。自從被嫌以後。一向軟禁在使館之中。忽一日奉女主召見。沙都牛甫雖不能不往。然而打定主意。今日而見女主。無論如何。總不說話。他見女主時。只見他穿着一身喪服。見他進來。立刻降座相迎。待遇優渥。爲從來所未有。先問法國現在。亂黨舉動如何。又說將舉傾國之兵。助法王定亂。絕不提及馬麗死事。後來他見沙都牛甫只不開口。於是改變話頭。先歎一口氣。說道。沙卿。自從上一次見你之後。我遭遇了一件極大不幸之事。就是我妹馬麗冤死這一件事。我敢對天立誓。我始終沒有將他置之於死之心。我若存有此心。我靈魂不得超度。詔書確經我簽字。不過我大臣之中。分明犯了欺君之罪。若不念他們平時忠謹。我定須將他們個個斬首。沙都牛甫只是鞠躬。不說是。也不說非。不過看他給法王的報告。以及法王的回書。可知他兩人沒一個相信伊利沙伯的一派胡言。且說馬麗的靈柩久停不葬。據伊利沙伯所說。因爲要籌備大喪。所以就擱時日。其實他怕出殯

之時。離馬麗受刑相隔太近。聲氣招得利害。想把人心平了下去。再辦葬事。即使有人批評。較之心正在熱烈時。相差多了。他善能揣知社會心理。曉得多數人一經有了先入之言。便不易改變意見。就是馬麗近侍。他不教立時釋出。正是怕他們出外宣傳。不料馬麗屍體。不經高手泡製。日久腐氣四溢。那些奉派監柩之人。都不願當這苦差。紛紛報告長官。說若再不卽掩埋。怕全屍就要腐爛了。到了八月一日。忽有許多成衣匠來到福德林格堡中。說是奉女主之命。來替馬麗侍從做送殯時應穿喪服。無如他們不料伊利沙伯有這等量度。早已自出貲財。製備好了。這些成衣匠。也不管他們已有未有。仍是量了各人身材。趕做起來。到了初七這日。已一齊做好。初八黃昏時。堡門外來一輛黑絨遮嚴了的大車。四角上綴有飄帶。上繪蘇格蘭國徽。後面英國御林軍官一員。率領騎士二十人。各人又隨帶馬夫侍僕數人。都是一色素服。一到門口。軍官率衆下馬。排隊走入馬麗停柩的大廳上。吩咐將靈柩移至車上。軍官和騎士。都是免冠在後跟着。氣象甚是嚴肅。且說馬麗男女侍從。見女主靈柩被人移去。本人等又未奉明令送殯。便紛紛聚議。說是應該派一代表去見那監視移柩的軍官。准他們一體送殯。正在聚議時。那軍官已履聲橐橐而來。對大衆說道。奉女主之命。

前來通知大衆。大葬典禮定於八月初十舉行。今日不過預將靈柩移赴殯宮。免得臨時忙亂。你們有願今日即隨同前往的。亦可照准。到正日那一天。無論職事大小。均准一體送葬。大衆聽了這番話。纔放了心。當由蒲古英就男僕中選定六人。即日跟了梓宮前往。其餘諸人。等初十日一齊參加大葬禮節。這日十點鐘。柩車自福德林格堡出發。沿途有人手持火把在前引導。到了次晨二時。已到彼得堡洛。那裏有一所大禮拜寺。規模極其宏大。亨利八世之后嘉德林。即葬在其中。今日該寺內正殿中央。已搭起一座暖閣。四面用黑絨爲幕。並繪有蘇格蘭國徽。這是舉行大葬禮時。代表靈位之所。內陳王冕一具。暖閣右方。英后嘉德林之陵在焉。馬麗之陵。即在嘉后陵寢對面。地坑業已掘好。四邊用磚嚴砌。靈柩落穴以後。上邊再加白石陵頂。且說柩車到寺門時。寺內住持大主教。和前任在刑場諷經的大僧正。率領全體寺員。都在門外恭候。旋將靈柩自車中抬出。直進寺內大殿。既未作樂。亦無種種儀文。隨將靈柩安放穴內。當有瓦匠人等。將穴口用磚封固。只留一條狹縫。預備正式行禮時。將御用手杖（如吾國古時圭璋之類）安放其內。不一時掩埋已畢。蒲古英梅味容等七人。暫時寄宿大主教宮內別室。凡朝貴來會葬的。都在此地取齊。第二日即初九日。女主差人

將正殿內滿懸黑幕。並教蒲梅等人在場監視。女主之意。無非表示其對於喪禮鄭重之意。孰知他二人心裏明白。這等死後粉飾。無非欲掩人耳目。所以心中略無感謝之意。八月十日。倫敦城內前來會葬之貴族紳士僧侶陸續來到。馬麗男女侍從亦均約齊前來。總共約有三百餘人。先有禮官依來賓官階爵秩。分別安置地位。然後由大主教領袖羣衆諷經祝禱。禱詞一概皆用英文。蒲古英因禮節悉遵新教規制。不肯與祭。帶了馬麗一班男女舊僕。都在迴廊下靜候。祇梅味容和穆白雷兩人。不願爭這一點故節。他說既係祈禱上帝。不論用何種儀式。何國文字。上帝當然一樣來格。所以依然隨衆行禮。英國來賓對於蒲古英率領同事避席而出。頗爲詫異。後來主教講演經文已畢。前日護柩的那位羽林軍官出了禮堂。尋着了蒲古英一班人。說是主教快要舉行授聖餐禮了。請他們諸位進去同受聖餐。蒲古英答道。我輩是公教信徒。對於這些禮節。並不贊同。我們不願參加在內。軍官一肚子沒好氣。仍復回到禮堂之中。又過了一會。他又叫人來請蒲古英。說是現在關於宗教上一切禮節業已完畢。祇餘王家普通葬禮一部分未完。請他務必參加。否則今日豈不虛此一行。蒲古英這纔同着來人進了禮堂。但是他們到時。那掩埋御用手杖。封閉墳面隙縫一事。已經

快做完了。至此大葬之禮已畢。所有會葬諸人。齊赴大主教宮中會餐。這日伊利沙伯對於馬麗舊人。似乎竭力討好。所以預先傳旨。今日會餐席上。須由這一班人作主客。不料這班人眷念舊主。雖蒙女主殊恩。他問什麼也不喫。自始至終。但有掩面唏噓。連旁人見了。也為之不歡。席終以後。他們依舊回至福德林格堡。那邊管堡主將。已奉有女主旨意。教將馬麗舊僕悉數開釋。聽其自由各歸故土。這班人得知了這一聲。頓時收拾行囊。於八月十三日一同出了堡門。各自作別歸家。蒲古英最後出門。他一過了吊橋。回過臉來。指着福德林格堡高聲咒道。你這不祥之地。我從此不願再見你之面。但願上帝降禍於土。俾殺吾君者。得其應得之報。此等詛咒之語。本非奉基督教者所宜出諸於口。惟蒲古英悲憤深切。故不覺其出言之痛。後來青史上對於伊利沙伯擅殺馬麗一事。無不痛下貶詞。至於今日。凡人談及此事。莫不唾罵。然則蒲古英咒詛的話。也算有應驗了。



1123
1122

著名學文界世
史慘麗馬后蘇

究必印翻權作者有書此

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

每册定價大洋柒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杜 馬

譯述者 魏 易

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Library Masterpieces of the World
THE TRAGIC STORY OF STUART MARY,
QUEEN OF SCOTS

By
ALEXANDRE DUMAS

Translated by
WEI I

1st ed., Sept., 1930

Price: \$0.7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B
四
二
五
分

AS
449171

449171

